

爱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

新 华 出 版 社

爱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王 庚 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ИГОРЪ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ЛОСОВСКИЙ

АЛЫЙ КАМЕНЬ

本书根据《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62 年版本译出

爱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王 庚 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K 本 6.26 印张 字数 136 千

1980 年 3 月第一版 1980 年 3 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1，000 册

书号：10203·008 定价：0.53 元

内　容　提　要

六十年代以来，在苏联文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许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心理的分析和精神道德的探索，出现了一批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各类道德问题的作品。这种倾向引起读者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本书即是最早表现这种倾向的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以如何对待爱情为主题，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苏联男女青年的形象。叶戈里雪夫在一次轮船失火时，从水中救上来一位姑娘娜达莎。原来娜达莎是在和她的新婚丈夫马特维度蜜月时发生这场不幸的。马特维已经死了。叶戈里雪夫同娜达莎结了婚。就在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马特维出现了，原来他还活着……作者把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摆在主人公面前，用生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读来亲切感人。

叶戈里雪夫的书架上，放着一块红宝石。不过，红宝石的故事，可不是叶戈里雪夫告诉我的。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有关红宝石的事情，尤其不愿提及……

红宝石的故事，我是从别人那里打听来的。这个故事，就象一幅拼图玩具，被人弄散了，要重新组成画面，我得慢慢地才能理出个头绪。图画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很长时间对不上号，这可使我说什么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好在，我的耐心还够用。人类命运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头来，恐怕还得由我来加以分析。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叶戈里雪夫为我的顽强精神所折服，终于有一天打破了沉默。他只讲了不多几句话，谢天谢地，整个故事便犹如云开日出、水清见鱼了。

现在，关于红宝石的故事，我已知道得清清楚楚。

显然，我的力气没有白费。

指使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收藏家贪婪的猎奇，也不是文学家的职业情趣……而是一种探求生活奥秘的渴望。正是这一点，才使我认为有必要寻根究底。

这个“底”，我是找到了。

也许，还没到尽头。但是，我有把握地说，主要之点，我是抓住了。这块红宝石，在地质学家的眼里，显然不是什么罕见之物。他们既然是这种看法，可能也是对的。不过，我说的红宝石，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东西……

闲话少叙。且看故事内容如何，便知高低……

一

一幅油画。叶戈里雪夫出神地望着它，象是着了迷。他的身影，映在油画上。画面上的线条，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幅风景画的大致轮廓，只能依稀可辨；而画家的艺术构思，也勉强得以捕捉。

这幅风景画，画的是蜿蜒起伏的群山中，一个明丽的早晨。平心而论，这与其说是高山峻岭，还不如说是杂草丛生的岗峦，因为不见树木，显得光秃秃的。山岗脚下，清澈见底的小河流水，欢快地跳跃着，奔腾着。银色的水花，在桔黄色的晨曦中，辉映着绚丽的光泽，时隐时现，一霎时，便融化在潺潺流水之中，同欢快跳跃着的涟漪一起消失。这种幻觉，只有叶戈里雪夫才能感受到。他甚至觉得，在这种和平的景色中，在岸边白色的帐篷里（风把这些帐篷吹得圆鼓鼓的），在水心翻倒的扁舟上，在乱蓬蓬的山植树丛下，有一种奇特的、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于是，血红的霞光，也变得有点吓人了，而那些千姿百态的朵朵白云，也仿佛镶嵌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凝滞不动，似乎正体验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惊慌……

叶戈里雪夫走近油画，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一切都消失了，那起伏的山岗、蜿蜒的小河，鲜红的太阳……在他的眼前，只剩下一块粗麻布，上面匆匆忙忙涂抹着一层浓重的油彩。颜色也显得较前暗淡，满是一些细碎的、肉眼几乎难

以辨识的线条[①]。

“你看什么？那么认真！”多尔科夫问。他双手端着茶炊，从叶戈里雪夫旁边擦身而过。

叶戈里雪夫没有注意到多尔科夫。他继续凝视着那幅画。说得确切一点，是凝视着油画的右下方。那里有用奔放的笔体，写的几个字：“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这几个字，吸引了叶戈里雪夫的注意。他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上面摸了摸。它们没有消失，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那清晰可见的字迹，同叶戈里雪夫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真切。是的，他没有搞错。而这一切，又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既不现实，又不可思议。但是，叶戈里雪夫自己也明白，他不是做梦。这幅画，显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它被人用自制的镜架装置好，就挂在眼前的墙壁上。它的作者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

叶戈里雪夫顺了顺气，又一次仔细看着那幅画。这些为人不知的山岗位于什么地方？是谁把山脚下面那些白色的帐篷扯碎的？

他转身走到窗前，试图使自己紊乱的思绪平静下来。透过窗户，他看见了坍塌的井架，还有那枝干低垂的、叶枯色暗的赤杨。从门前台阶通往井台，有一条细长的小径。小径虽铺设在平坦的地面上，却曲曲弯弯，使人联想起不知是那位绅士淑女，把自己卖弄风骚的腰带，丢弃在草地上了……

“过来喝茶吧！”多尔科夫叫道。

叶戈里雪夫踩着轧轧作响的地板，小心翼翼地穿过房间，

---

① 油画，只宜远看，不能近看。离得太近，便会产生犹如这里描写的感觉。——译者注

来到凉台上，在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藤椅发出哀怨的声音，象是在抗议。叶戈里雪夫对家俱这些劳什子，从来不放在眼里。不管什么样的座椅，在他的屁股下面，都无一例外地避免不了毁灭的命运。

多尔科夫用一只小碟子啜着茶，嘴里不停地嚼着细碎的糖粒。他喝了三杯水，才吃完一块糖。与此同时，叶戈里雪夫已经走出凉台，来到别墅的院子里了。这个院子，按照莫斯科人通常所具有的概念，是很大的，有二百平方米。但是，叶戈里雪夫环视四周，则不无遗憾之意。苍白的几棵红松，干枯的数株白桦，象是病体缠身的患者，无力地倚傍在低矮的栅栏上，在轻轻地叹息。叶戈里雪夫最讨厌那一排排栅栏。在他看来，正是那栅栏，把树木和灌木丛围挤得密不透风，俗不可耐。正象乡下人说的：鸟儿关进了竹笼，叫起来也不觉得好听。

叶戈里雪夫坐在褪色的井架旁边，望着井底。

“你看见了什么？”多尔科夫问，走到他的跟前。

“看见了星星，”叶戈里雪夫回答说。

多尔科夫不明白。他扬起头，天空一碧如洗，没有星星。于是，他又回头朝井底瞥了一眼。长长的井壁尽头，是一潭黑亮的井水。水中倒映着叶戈里雪夫阴郁的脸。在这张脸旁边，倒真的有一个发亮的圆点。那就是星星。

多尔科夫并不以此为奇。他知道，在深井里，白天是可以看见星星的。

“怪人！”多尔科夫苦笑了一下，把他的粉红色的、青年男子的下巴，朝着叶戈里雪夫一努。

他们走回屋子。叶戈里雪夫重新看那油画。不错，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署名是他。那就是说，这幅画是他画的

了？也许，这出自另外一个人的手笔，他也姓斯特罗加诺夫，而不是叶戈里雪夫听说过的那个斯特罗加诺夫。

山岗，帐篷，象谜一样，默不作声。

多尔科夫已经穿好了胶鞋。

“走吧，”他说。

他手里提着一只篮子，肩上披着雨衣。刚刚下过一场雨，林子里潮气很大。

“你这张画，是从哪里弄来的？”叶戈里雪夫问。

多尔科夫惊奇地抬起眉毛。

“从哪里弄来的？不知道。是和别墅一块买来的。一个月前，我买了这家别墅，言明，连家俱、地板和图画，一并在内。”

“卖主是谁？”

多尔科夫吁了一口气，想了想，说：

“这个谁，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呗。你干吗对这个感兴趣？”

叶戈里雪夫是不便向他说明原委的。要说明原委，远非三言两语……

林子不大，树也不密，可总还算是一座真正的树林。空气中弥漫着腐枝败叶的霉味。叶戈里雪夫敞开心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悄没声息地，在树干之间，缓步徐行。脚下，松软的草地上，蘑菇随处可见。红菇的紫色顶盖，同发黄的残枝败叶，是不难分清的。但是，叶戈里雪夫无心采集蘑菇。他心里想的是，即使时间不长，也能让他一个人独处片刻。他轻轻地拂去粘在他面上的透明的蛛网。沉默的、寂寂无音的树林，透明的、飘忽不定的蛛网，就这样和它们在一起吧，什么也不要。他的步态轻巧，动作迅疾，以便尽力

做到不至于踩坏青草，碰折树枝。当他把纠缠在一起的枝条分开时，他的手指是那样轻微，仿佛有一个可爱的婴儿，在枝条下面熟睡着似的。

叶戈里雪夫不知道多尔科夫在哪里，而多尔科夫也不晓得他的朋友云深何处。他贪婪地往篮子里拾放着蘑菇，甚至把多到不能胜数的、晒黑了的、毒气很大的变形牛杆菌，也带着露水拾了起来。后来，他发现不见了叶戈里雪夫，便喊了起来："啊呜——，啊呜——"但是，叶戈里雪夫没有管理。他觉得，在静悄悄的树林里，高声喊叫，举止放肆，是不礼貌的行为。就象在教堂或博物馆里，喧哗嘻闹，很不得体一样。再者，按照叶戈里雪夫的见解，人在树林中，也是不可能迷路的。迷路一说，只有在大城市，才会经常发生。

多尔科夫只是在别墅近旁，才赶上了叶戈里雪夫。他气喘吁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朝自己朋友的篮子瞥了一眼，发现空空如也，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得意洋洋地说：

"以后跟着我走，我知道哪里蘑菇多。"

他的篮子里，尽是变形牛杆菌和红菇，满的都快洒落到外面了。

"我们马上就来烧蘑菇吃。"多尔科夫脱下雨衣，头上包了块毛巾，把砂锅放到电炉上。

"听我说，"叶戈里雪夫突然开口道，"把你那张画给我！"

多尔科夫一怔：

"你要它干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叉开粘满红菇的紫色薄皮的手指。

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

"真是个怪人！"多尔科夫说。

叶戈里雪夫明白，多尔科夫并不吝惜他的画，只是不高

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了人。

“好吧，”他粗声粗气地说，样子很不好看。“不要你钱，白送你就是。一张画呗，我又用不着它，无所谓。不过，你得给我说说，你干吗这样心事重重，不言不语？”

叶戈里雪夫仍然站着，只是倒换了一下脚，接着叹了一口气。

“活见鬼，”多尔科夫气得骂起来，连声音都变了。他回头瞥了一眼蘑菇，水已经渍出来了，蘑菇踡缩成一团。显得又小又少，远不象篮子里那么多。

“活见鬼!”多尔科夫又骂了一句。“不想说，就别说。拿走吧!”

叶戈里雪夫立即从墙上取下镜框。他走到室外，在台阶上把画上的灰尘抖落净。多尔科夫朝门口扔了一张报，他就用报纸把镜框包了起来。

叶戈里雪夫把包好的镜框夹在腋下，用左手朝多尔科夫挥了挥，便向篱笆门走去。

“怎么，就这样走了？”多尔科夫问：“蘑菇不吃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叶戈里雪夫早已走到大路上了。叶戈里雪夫不无遗憾地想到，多尔科夫这个周末过得可真扫兴。多尔科夫本应邀请别的什么人到别墅来的，找一个比他叶戈里雪夫更有趣味，更能谈得来的伙伴才是。他接着又寻思道，也许这样更好：人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一走，多尔科夫就会方便一点，他自己也会轻松一些。

二

叶戈里雪夫住在市内西南区九楼上。这套住房，是半年前，分配给娜达莎的。人家给她安排在三楼，她自己偏要住九楼。因为她喜欢登高远望，喜欢微风拂面。那辽阔的天际，是她最神往，必得要看的。她本人就常常这么讲……

叶戈里雪夫不喜欢这套住房。他和娜达莎原来住的是一个租来的单间，住了整整四年，也算是各有所好，自得其乐。他就是不喜欢住的太高。院子里，有几株椴树。每到六月，椴树开花，芳香四溢，可香味飞不到九层楼上。从地面到九楼，距离是太远了。叶戈里雪夫不喜欢让自己悬浮在空中。腾云驾雾，提不起他的兴趣。他只巴望着离地面越近越好，即使让他躺在柏油马路上，他也会甘之如饴。

挤电梯，他很感不便。电梯里，又窄又小，憋闷的厉害。四壁高墙，方寸之地，压得他难于呼吸视听。他呼哧呼哧喘着气，周身不适，难受极了。

可是一进家门，电梯留给他的烦闷和气恼，九层高楼远离地面的种种不便，即顿然消失。走廊里，散发着浓郁的铃兰花香，沁人心脾……

叶戈里雪夫通常是在餐厅的沙发上睡觉的。这里，总是弥漫着一种廉价烟草的辣味。而在娜达莎的房间里，则除了爽神怡情的铃兰香味外，还有用香波洗净的头发、墨汁、水彩画颜料等甜甜的香味。真是别有一番情趣。这是娜达莎的世界，是属于她自己的、特殊的、迷人的所在，同叶戈里雪

夫的那个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在娜达莎的房间里，窄小的白色床铺旁边，放着一张床头小柜，上面摆满了香水瓶、各种各样的小纸盒。不太高的衣柜，外表铮亮，象镜子一样，映出了屋内的全部家俱。四面墙上，都挂的有娜达莎的设计图：一座座窗户宽大、阳光和空气都很充足的住宅；一条条通向远方、直到那蔚蓝色天之尽头的街道。只有非常幸福的人们，才配住这样的住宅……

在每一张设计图上，都象有娜达莎的眼睛在看着叶戈里雪夫。他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娜达莎的眼睛，确实在看着他。他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街道几乎是在快速奔跑，象她的步态一样轻盈，迅疾，而那些宽大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户，使叶戈里雪夫想起了娜达莎平时晨间所唱的欢乐的歌曲。

娜达莎不在家，叶戈里雪夫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间一步。那不算太小的餐厅，就足够他活动的了。他觉得，不经允许，就冲入她的世界，是不得体的……

……他很担心，在电气列车上，人们会问起他腋下的图画。车厢里，人头攒动，摩肩擦踵，真能挤死人，连叶戈里雪夫也受不了。而在平时，他的双肩是很有力的，象岩石的峭壁一样，任何巨大的人流，碰上他，都会自行分开……而这一次，他不得不用一只手高擎着镜框，就这样悬空高举着站了一路。

叶戈里雪夫打开屋门，开了灯，把镜框放到椅子上，连外套也没来得及脱，慌忙把花瓶端进厨房。他把昨天的花扔掉，给瓶子里换上了新鲜的清水，然后将一束天竺牡丹花插入瓶中。这是他刚从地铁站旁边买来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卖花女人，特意为他留下这束花。叶戈里雪夫每日傍晚都要找

她来买花，她理解他的用意……他爱花，带着一种同姑娘们同样羞涩的感情，那是一种近乎嫉妒的爱。他嫉妒娜达沙是那么爱花。每当她闭上眼睛，把脸埋在丁香花丛中时，叶戈里雪夫便转过身子，不忍再看。她向丁香花发出的微笑，远比对他发出的微笑，次数要多得多……但是，嫉妒总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因此，叶戈里雪夫总是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

展开报纸，叶戈里雪夫双手擎起镜框，紧紧贴在墙上，试着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电灯明亮的光，能直接照到画面上。灯光下，那幅风景画在他的眼里，有点平淡无味，而且画得也不好。太阳过红，天也太蓝，和剧院里的布景差不了多少。萦绕在他心头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惶惑之感，现在消失了。可是，画面右下角的署名还在，它仍然和先前一样证明，这幅画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画的。

门响了。叶戈里雪夫不由得身子一震，他想把镜框挂好，却偏偏歪倒一边。他把这幅画带回家，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听见，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胶皮雨衣的綷縩声。接着，寂寂无音。叶戈里雪夫明白，娜达莎此刻已卸下她头上的雨帽，正对着镜子梳理她那浓密发亮的、长长的黑发，而头发会从她的手指间溜出来，散披在她的肩上和背上……她一定会皱着眉头，眼里流露出疲累的神气，把头发用发针别好，……那双棕色的大眼，多么神奇，多么聪慧，多么镇静安宁啊……

镶木地板发出橐橐的声响，娜达莎马上就要进来了。叶戈里雪夫突然觉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他看到了这幅画以后，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把它给娜达莎拿回来了，可直到如今，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盘考虑……只是在娜达莎快要走到他跟前时，他才最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感到惶惑不安

的是，娜达莎将会有什么反映，这是他根本无法预料的……

叶戈里雪夫站在餐厅中间，迎接他的娜达莎。

“你好，斯捷潘。”娜达莎说，轻轻吻了吻他的面颊，贴在他的胸前。这种亲昵的表示，只有一秒钟，她马上挣开身，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叶戈里雪夫仅仅来得及刚刚感觉到一点点香味（那是娜达莎特有的甜滋滋的体香和铃兰的温馨的花香……），可娜达莎早已不见了。他明白，她是不会很快就出来的……换上睡衣，她要打开凉台的门，欣赏一会城市的夜晚，闪烁的万家灯火……最近一段时间，她显得特别疲累。她所在的小组，接受了一项任务，为开垦处女地的人们，设计一个新村图。娜达莎总是忙到很晚才能脱身……

叶戈里雪夫怜惜娜达莎，可他帮不上她的忙。他轻轻地敲了敲卧室的门。

“什么事，斯捷潘？”娜达莎平静地问。

他默不作声。于是，娜达莎走了出来。她把睡衣拉拉直，盖住了丰满的乳房。她的浓密的黑发，掩在三角头巾下。聪慧的大眼，黧色的面庞，在叶戈里雪夫看来，象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愁云。在她那纤细的、长长的脖顶上，喉旁近处，有一条淡蓝色的血管，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的血液在流动。这条淡蓝色的血管，以及锁骨下面的浅浅的肉窝，是叶戈里雪夫最喜欢亲吻，最使他心荡神驰的地方……

“你想说什么？”娜达莎问。

他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油画跟前。娜达莎看了一眼油画，莫名其妙，又把目光移向叶戈里雪夫身上。他指了指右下角的署名，让她看。娜达莎很快地读完，惘然若失，回头又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突然面色发白，她的脸也好象一下子瘦了许多。

"这张画是多尔科夫的。我偶然在他的别墅里发现了……"

娜达莎一把抓起镜框，走到桌子跟前（在枝形吊灯下，这里比较亮一点），贪婪地看着画上的署名。接着，她把画紧紧地贴在胸前，转向叶戈里雪夫，喃喃地说：

"不会的，绝不会的……"

她那安详的、棕色的美目，显得惆怅不已。希望的火花，在她的眼睛里刚一闪烁，便立即熄灭了。

叶戈里雪夫觉得，应当说几句什么话，来安慰安慰娜达莎，可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连他自己，也还什么都不清楚呢。他象木头一样站着，周身象是被汹涌的波涛冲击着……

"天哪！"娜达莎喃喃地说，"马特维？难道是他画的吗？不会的，绝不会的！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不呢？署名是他，是他亲笔写的……马特维的笔迹！"

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马特维的名字，这在叶戈里雪夫的心里，每一次都激起隐隐的苦痛。

"这幅画是怎样落到多尔科夫手里的？"娜达莎问。

"他也不晓得。这幅画，他是连同别墅一起买来的。"

"原来的主人是谁？"

"他没告诉我，"叶戈里雪夫抱愧地回答说。

"干吗不告诉你？"

"这个，……他就是没有说……大概是他不想说……"

"你没问他？没有要他告诉你？"

娜达莎垂下眼帘，走到窗户跟前。

叶戈里雪夫不知所措地摊开手，嘴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问过他……你要我怎么办呢？"

娜达莎没有说话。叶戈里雪夫叹了一口气，倒在沙发上。他感到热的要命，衣领也紧得他脖子难受。

“你说的那个多尔科夫住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他。”娜达莎说完，立即脱掉睡衣，直奔卧室。三角头巾从头上掉下来了，浓密的黑发象水一样，顺着她白皙的背直泻而下。

“这会儿去也太晚了，”他说。

娜达莎没有管理。卧室里，哗啦一声，不知什么东西打翻了。只听见娜达莎疼痛的呻吟声，显然是摔倒在地板上了。

“我同你一起去，”叶戈里雪夫无望地说，但马上却又意识到，娜达莎不愿意和他分担自己的痛苦、怀疑和惊慌，因为这仅仅是她个人的隐痛，她的惊慌，她的痛苦与欢乐，与叶戈里雪夫是没有关系的。

“我一个人能找到，”娜达莎从卧室里走出来说。她穿着青色的外套，蓝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衫，发辫盘在头顶上，一下子好象变成了一个十年级女中学生。“你只要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你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应该打听确实，这画到底是他画的，还是别人画的。”

同她争辩，或者说服她，都没有用。娜达莎平时同叶戈里雪夫是很合得来的。他说什么，她都顺从。可是，一旦她打定主意要怎么办，那就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使她回心转意。叶戈里雪夫也没心思要拦住她不让去，尽管他担心，她未必能找到那别墅……他明白，让娜达莎一个人去，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便告诉了她多尔科夫的地址。娜达莎谢过他后，走了出去。门砰的响了一声。叶戈里雪夫一个人留在家里。

现在，他可以好好想一想，拿出个主意来了，但是，思绪太乱。他走进娜达莎的卧室，坐在她的床上。

最初一瞬间，他似乎觉得，娜达莎就在屋子里，就站在他的身边……叶戈里雪夫环顾周围，看见了打开的衣柜，扔在椅背上的毛巾。空气中弥漫着铃兰的花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周身立刻产生一种既温柔又不安的感觉。他意识到，一种不太干净的、令人厌恶的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钻进了他的生活，而这正是他时时暗暗提防而又不请自来的东西，只是他自己还不愿意承认罢了。

过了一个小时，或者多长时间，他不知道。窗外，城市的噪声已经平息。清新的微风，把窗帘吹得飘来飘去。卧室里静悄悄的，寂寂无音，显得有点空空荡荡。叶戈里雪夫觉得，在这样空空荡荡的地方，他是不能再呆下去了。走廊和其他两个房间，都亮着灯。一霎时，叶戈里雪夫感到，他好象是被人用镊子镊了起来，放到显微镜下，睁大眼睛冷酷地观察着……他戴上了鸭舌帽，熄了灯，走出了家门。

他估摸了一下，娜达莎天明前，未必能够赶回来。她不会赶上末班的电气列车的，而不得不在多尔科夫处过夜。于是，叶戈里雪夫决定去找他母亲。他的心里萌动了某种思虑，那原本是可以不必考虑的……

叶戈里雪夫的母亲，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住在诺沃基列耶沃村，房子很小。这个区，现已划归莫斯科。那里，盖了不少住宅区，都是高高的多层楼房，有地铁直通市区。二十年前，叶戈里雪夫一家从西伯利亚迁到莫斯科近郊时，诺沃基列耶沃村还是一个偏僻的乡间小镇，绿树几乎淹没了一切。

叶戈里雪夫的父亲，战前在林业局工作，任局长。他同一个姑娘结了婚，姑娘是从穷乡僻壤的乡间，来到林业局的。一九三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就是叶戈里雪夫。那年

轮古老的、两抱粗的松树，那浑身散发着酒味和马合烟味的粗鲁的人们，那一点也不给人以亲切之感的天空，那冬天象冰窖、夏天似蒸笼的气候，深山老林无不具备。叶戈里雪夫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母亲把他带到采林区。给孩子催眠的，不是母亲温柔的摇篮曲，而是拖拉机刺耳的隆隆声。他小小的年纪，才五岁，就懂得了“停工”、“计划”、“立方米”是怎么回事。他留心观察，树身怎样在电锯的吱吱声中，被截成两段。当松树美女般的躯体倒在地上，发出哀怨的声音时，他情不自禁地别过脸去。他实在可怜那些锯倒的大树。它们是日见稀少，越伐越所剩不多了。无数条林间小道，向四面八方延伸。没有遮阴的小草，被赤阳烤成枯焦，而拖拉机仍然一个劲地向树林深处前进。

父亲经常同林务局派来的检查员吵架。在叶戈里雪夫看来，树木在他父亲的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森林，而只是立方米。那位检查员是护林的，所以，叶戈里雪夫心甘情愿站在他一边。

战前，父亲被调到莫斯科，在林业和造纸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给他们分的住宅，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在市中心。可是，父亲请求在莫斯科郊区给他拨一块地皮，他就在那里自己盖了一座小木屋，亲手在院子里栽了几棵云杉树。

战争爆发了，父亲上了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这时，叶戈里雪夫也长大成人了。他照料着父亲亲手栽的云杉树，终于明白了，森林原本是值得人爱的，尽管你要不停地砍伐它。老树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给小树让位子，让小树也见见阳光，所以，不必过分怜悯它们。生活的规律，本来就是如此……

公共汽车的车厢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位乘客。叶戈里

雪夫下了车。汽车停在广场上。那里，推土机把地面铲得坑坑洼洼，七零八落。即使在这样夜半更深的时候，起重机仍然在发出隆隆的声响。施工地段，被聚光灯照得一片白。叶戈里雪夫转进胡同，很快地便来到郊外。苍白的樱桃树，从低低的栅栏上面伸了出来，象是朝着他张开了欢迎的手臂。乡间长满青草的林荫道，在他的脚下，发出有节奏的、悦耳的声音，给人一种近乎在自己家里的舒适的感觉。

母亲的小木屋，正亮着灯。叶戈里雪夫心里一喜，这样，他就不至于因敲门而把邻居吵醒了。他轻手轻脚地推开篱笆门，可是，突然又想到，这么晚回来，一定会使母亲吃惊，给她带来不必要的慌恐，这一晚上，她就别想睡觉了，一定会睁着眼睛捱到天明。要是见了叶戈里雪夫，她会一眼就看出来，儿子心头正重压着某种深沉的苦痛。叶戈里雪夫是无法使母亲平静下来的。既然她的儿子心里不好受，那么，做妈妈的就应当什么都知道……

叶戈里雪夫明白，此刻走进家门，是不行的。他又回转身，轻轻地扣上了篱笆门。天已大亮了。他把衣领翻上来，朝着广场，那轰鸣着起重机的方向走去。那里，就是城市的边缘，再往前走，是倾倒垃圾废物的黑魆魆的空地。

他一边走，一边追忆着往事。四年前，也正好是这一天，他和娜达莎到这里来散步。他向她求婚。这已经是第三次求婚了。她答应了，说是她愿意。她擦去脸上的泪珠，答应怜惜他，关心他，做他的忠实的妻子。

但她没有说，她将爱他。她是无法这样说的。因为她爱过一个人，而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死了，可是娜达莎仍然一直爱着他。就连叶戈里雪夫自己也知道，这种爱情，娜达莎是一直藏在心里的。他知道这个，但仍然感到幸福。

因为没有娜达莎，他就活不下去。再说，他相信，他们夫妻生活只能是越过越好……

娜达莎爱的那个人，名字叫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是个地质学家。九年前，在牟沙斯克的尤里亚河上遇难身死了。

叶戈里雪夫把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从娜达莎的口里，懂得了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的为人，了解到他是怎么死的。再说，他自己就亲眼看见过，尤里亚河那光秃秃的河岸……一霎时，他的眼前又似乎浮现出：从蓝色的晨雾中苏醒的树林，象血一样殷红的朝霞；象镜子一样闪闪发亮的天空，翻滚着乳白色泡沫的河水；在漆黑的夜晚，他从浪涛中抢救下来的姑娘……

三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叶戈里雪夫当时在莫斯科林学院读书，上二年级。他和他的同学们，到牟沙斯克林业区进行暑期实习。公共汽车从牟沙斯克开出，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他疲累至极，但却无法入睡……刺人的草垫子扎的他难受，他翻过来转过去，怎么也睡不着，终于忍不住，披了件衣服，从闷气憋人的草棚里走了出来。院子里，月光如水，一片银白。护林员卡彼托诺夫的小木屋，位于林中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树干匀称的松树，是造船的好木材。它们英俊挺拔地站在那里，象是精神抖擞的仪仗队。

去年，叶戈里雪夫就来这里实习过。这会儿，他在林中

完全是以主人的身分出现的，丝毫没有做客的感觉。头一次到这地方来，他幻想着这一定是个神奇的所在，是理想可以纵横驰骋的地方。可是，等来到森林里，亲眼看到那些树木以后，他很快就明白了，冲击他身心的那股蓬勃热情，除了妨碍他冷静地思考以外，别无任何益处。森林向一切不通业务的外行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秘密。它的疾病和忧虑，只是向叶戈里雪夫略微有所流露。这样，叶戈里雪夫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一番，他要从事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还需要学习多少知识，付出多大的劳动。他明白，森林需要的是对它的亲切的关怀，真心实意的爱，需要献身于它，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至于对它的赞美，它是不屑一顾的。

他在林中空地上毫无目的地徘徊着，信步徐行，直走得两腿发软，几乎跌倒在沼泽里。他狠命的咳嗽了一下，声音大得象雷鸣。他终究还是感到，自己不是来作客，而是在自己家里，所以，用不着拘束……森林就是他的家，是的，他此刻正在家里。

松树在亲切地向他问好，絮絮低语，声音是那样轻柔，沁人心脾。他按照云杉树的标志，找到一条林间小路，缓步而行。灿烂的银星照着他，时而调皮地向他眨眼睛，时而又巧妙地藏在繁枝密叶间。这静静的夜，是最使叶戈里雪夫神往的。所以，当他发觉，头顶的天空，不知何时突然泛成一片白，他立刻感到意兴未尽。那即将破晓的黎明，来得太早了，叶戈里雪夫真不愿意同心爱的满天星群就此分离。

不，这不是黎明。高高的天空，忽明忽暗，时而发出刺目的亮光，时而又变成漆黑一团。叶戈里雪夫明白，这是熊熊大火的反光。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什么地方起了火，便朝着火光闪烁的方向跑去。愈到林边，树木愈见稀疏。眼前，

横着一条大河，水花飞溅，在火光的映照下，象磷火一样飘忽不定。河水殷红如血，水面弥漫着茫茫白雾。河中心一艘内燃机船正在燃烧着。这艘船刚刚完成了从库图里姆到博尔斯克的航行，是不久前才下水的一艘客轮。甲板很宽，可供游人散步。船舱考究，有豪华的铺位。船上还有漂亮的餐厅。它气魄雄伟地航行在尤里亚河上，以自己特有的速度和外表的美，使迎面而来的条条平底小渔船，顿生敬意，四散逃避。即使那些大一点的帆船，也很乐意为它让路。当它疾驰而过时，留在它身后的河岸，显得是那样的空虚而缺乏生气。

而现在，这艘华美的客船却正在燃烧着。长长的火舌从船舱的窗口飞出，仿佛无数条喷火的龙。浓重的滚滚黑烟，吞噬了桅樯和高大的白色烟囱。叶戈里雪夫费了很大劲才看清，甲板上有人影晃动。他们象受伤的蚁群一样，惊慌奔跑，死里逃生。

急流冲击着失火的客船。它避开了湍急的漩涡，可仍然在燃烧着，火势越来越猛，象是给干草堆上倒了一桶汽油一样。

忽然，叶戈里雪夫听到了拍水的声音。他望着晦暗的河水，发现离岸不远的地方，漂浮着一个人影。这个人，慌乱地挥动着手臂，拚命想接近河岸。但是，他的力气显然已经耗尽了，他时而浮上水面，时而又沉到水下。

犹豫是不行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叶戈里雪夫扑通一声，和衣跳入水里，脚上还蹬着大皮靴，身上还披着棉上衣。他及时赶到了，用双手从水中托起一个轻飘飘的、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的身体。赶回到岸上一看，他才明白救上来的是一位姑娘……

他把她放到沙岸上，俯身看着这位姑娘。湿漉漉的黑发，

粘在她的脸上和肩膀上。睡衣已经烂了一大块。裸露的肩头流着鲜红的血。

叶戈里雪夫匆匆脱下棉上衣，盖在姑娘身上。她一直昏迷着，不省人事……叶戈里雪夫动手给她做人工呼吸。几分钟过后，姑娘发出了呻吟声。她微微张开双眼，接着又立即昏迷了过去，不过，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少危险了。

叶戈里雪夫朝着尤里亚河看了一眼，那只燃烧着的大船，象被命令驱使似的，缓缓地顺流而下。船身吃水越来越多，船速也越来越慢。侥幸逃生的旅客，都集中在对岸的沙滩上。那里，烧起了几堆篝火。岸边近水的地方，几只小船穿梭般往来奔跑，搭救着近岸落水的人们。

叶戈里雪夫不明白，躺在他脚下的姑娘，为什么不象大家一样往近岸游，却游到这远离大船的彼岸来了。看来，她是吓昏了，迷失了方向。

他不知道，该拿这位姑娘怎么办。应当把她送到对岸去。那边，人们兴许正在寻找她。都是同一船上的人，有人会认出她的。可是，这里却没有船……也许，该烧起一堆篝火？或者，向对岸呼救？叶戈里雪夫想不出个好办法。

天已慢慢地亮了。一棵棵松树，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河面上升起了茫茫白雾，对岸完全淹没在迷雾中了。

姑娘仍未苏醒，重又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叶戈里雪夫伸出双臂，把她从地上轻轻地托起来……他打定主意，把姑娘送到护林员卡彼托诺夫的小木屋去。

松树刺人的枝叶，撕扯着他的衣服。叶戈里雪夫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拨开树枝，免得树枝扎伤了姑娘的脸庞。

他抱着她，谨小慎微地用肩膀推开树枝，沿着林间小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透过疏枝

密叶，洒在姑娘的脸上。叶戈里雪夫仔细看着她。这姑娘有十七、八岁年纪，已长成一般少女所待有的迷人的身材。她体态苗条，肩膀俏丽，膝头滚圆，臂肘瘦削，完全和孩子一样。这不仅使叶戈里雪夫顿生怜悯之情，而且在他的心头激起一种亲切的、富有魅力的感觉。这种感情，他还是生平第一次体验，一时尚难以名之……

姑娘一直在静静地睡着。叶戈里雪夫把她抱到护林员卡彼托诺夫的家里，姑娘始终处于昏迷状态。卡彼托诺夫的妻子，索菲娅·彼特罗夫娜，让姑娘躺在床上。她找来了碘酒瓶子，然后，把两个男人赶到屋外。

“嗨，真是多灾多难，”卡彼托诺夫蹲在门前台阶上，用羊毛缠着手指头。“应当告诉那边，说咱们救了一个姑娘，说不定人家正在找她呢，这是一定的……”

“是一定的，肯定在找她。”叶戈里雪夫同意他的看法。

“我这就去，”护林员熄灭了烟头，站了起来。

直到很晚很晚，他才回来。他说，他搭小船过了河，到了对岸。那条大船已经沉没了。他问过了旅客和船长。……他了解到，这次失火，死了不少人。重伤号和病人，已乘小汽船，被送到博尔斯克州中心医院去了。从牟沙斯克也开来了快艇，搭救留下来的人们……很快就要开船了……

护林员找到了快艇的艇长。艇长正站在甲板上，把沿着舷梯爬上来的旅客名单，记在拍纸簿上。他的脸被烟熏的黑森森的，一只胳臂上缠着绷带，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往来的人们。卡彼托诺夫好不容易捱到他跟前，刚要开口，他马上挥手让他走开。后来，听说救上来一位姑娘，他立即在拍纸簿上记了下来，并答应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牟沙斯克港负责人。

卡彼托诺夫本来还打算向旅客们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

认识那位姑娘，可是，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死里逃生的人们，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焦头烂额，向他们打听，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他们也不会理解他……加上，孩子的哭声，人群的嘈杂声，乱哄哄的，简直没有个说话的地方。

天慢慢黑下来了，直到夜幕完全降临下来，快艇才离岸。护林员毫无所获地回来了。

白天，整整一天，姑娘都没有恢复知觉。黄昏时分，她的体温增高了，嘴里开始说梦话。她仰面躺着，手指揪着被头，干裂的嘴唇轻轻翕动着。叶戈里雪夫和卡彼托诺夫伛下身子，听到她微弱的声音：

“马特维！马特维！……”

整整一夜，她都在喃喃地呼唤着这个名字。第二天，天一亮，卡彼托诺夫套上马，驱车前往牟沙斯克。天快黑的时候，他带了一名医生回来。医生仔细检查了病人，对他们说，从各方面的征象来看，姑娘只是神经上受了点刺激，不必送往医院诊治。对于这种病人，安宁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比吃药更为有益。

清晨，姑娘的烧退了，神智开始清明起来。她张开她那棕色的大眼，环视着晦暗的小木屋，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她的眼睛停在叶戈里雪夫身上。她皱起眉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

“安静点，安静点，”叶戈里雪夫轻声安慰她，一面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但是，她猛地打掉他的手，突地在床上坐起来，拚命地大声喊：

“马特维！马特维！”

随后，她又倒在床上，一声不响地静静躺着。

天明的时候，她的神智又清醒了。看她张开了眼睛，叶

戈里雪夫叫来了索菲娅·彼特罗夫娜和卡彼托诺夫，他生怕病人再喊叫或者发生痉挛性的动作。可是，姑娘却静静地躺着。她的眼神显得懂事明理，镇静安详，显然，她现在已明白，她是在什么地方，叶戈里雪夫端来鸡汤喂她喝，她轻轻啜了几口，好象并不太饿……叶戈里雪夫又按照医生的嘱咐，读报给她听，又让她听了一会收音机播送的音乐节目。她始终静静地躺着，不说一句话，眼睛睁得圆圆的，不看叶戈里雪夫。有时，她会突然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叶戈里雪夫便没了主意。他怜悯她，不忍看着她受苦。他的心绞痛，不由得别过脸去。姑娘发现了这一点，再没有低声饮泣。她躺着，一动不动，悄无声息，但是晶莹的眼泪，却顺着面颊滚落，滴湿了头下的枕头……

随后，她又把头偏向墙壁，嚎啕大哭。当叶戈里雪夫给她端来饭食时，她不再和先前那样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天花板了，而是望着窗户，看着那北方金色的夏天，如梦的天空。有一次，她喝完鸡汤，微微欠起身子，用臂肘支撑着，轻轻地问：

“今天是几号？”

从这天起，姑娘的身体开始好转了。她此刻正躺在什么地方，是谁在关心照料她，姑娘没有打问。她的眼神显得空虚无神，淡漠无趣。不过，她的面颊已露出少女所特有的红晕了，声音也变得较前有精神了。

说实在的，叶戈里雪夫难得听到她讲几句话。姑娘很少开口。只有当人家问到她的时候，她才勉强答应几句。不过，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她小心翼翼地、转弯抹角地问这问那，一周后，叶戈里雪夫和卡彼特诺夫已经了解到姑娘的身世了。

她叫娜达莎。娜达莎·索科洛娃。今年十七岁。春天，从中学毕了业。她的丈夫是个地质学家，名字叫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们是两周前结的婚。婚礼是在库图里姆举行的。马特维的地质队驻在博尔斯克。新婚夫妇搭乘漂亮的客轮，是准备到那里去度蜜月的。

娜达莎和马特维认识以前，住在婶母家里。婶母是个吝啬的、脾气很坏的女人。娜达莎中学刚毕业，婶母就把她赶到自家菜园里去务菜，然后让她拿上菜，到自由市场去卖。

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跟着他的地质队，在途经森林中一座破旧的小镇时，患了感冒，留住在娜达莎的婶母家里。有几位地质工作者和他同住，他们一共住了三天三夜。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乐观豪放，膂力过人，象一股旋风似地吹进了娜达莎平静的内心深处。他教会了娜达莎怎样不动声色地背着婶母，悄悄地从家里跑出来约会。

在娜达莎的眼里，马特维简直就是神话中的王子。她不但用整个身心来爱他，而且把他当神来崇拜。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会这样幸福。有时候，早晨醒来，看见他就在自己身边，她会生怕他有朝一日不爱她了，因而会吓得哭起来。

马特维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娜达莎连做梦也想象不到。他的父母是在敌机一次轰炸时去世的。他没有赶上移民列车，被留在沦陷的城市。城市被我军光复后，他作为“团的儿子”被炮兵师所收留。而后，又被送进保育院。他从保育院跑了出来，在克里米亚、高加索流浪了半年。接着，又来到敖德萨，上了技工学校……他还念过夜校。毕业后，来到莫斯科，考上了加里宁有色金属学院。他住在大学生宿舍里，是文娱晚会的积极分子，喜欢写诗歌，画油画。每逢假日，他到索尔基罗沃契那雅车站卸货车，以便挣点看戏、参观展览会的

钱……他的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什么都想知道，对任何知识都注意学习。他会“不留情面地”同学识渊博的教授争论，如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也会虚心地向人请教，承认自己确实知之甚少。他就是这么一个内心外露的人……在读四年级的时候，他入了党。大学毕业后，人家想留他在莫斯科工作，他自己却坚持要求参加地质勘探队到深山老林去……

娜达莎听着他叙述他的经历，感到自己太渺小、太愚蠢了。除了库图里姆，她还见识过什么呢？当马特维向她讲述雷马尔克和奥金托的故事时，她把牙齿咬的紧紧的，为的是不要使自己哭出来。她从马特维的身上，时时都能找到某种特殊的才智，而这正是她自己所缺少的……她完全为他倾倒了。她的眼睛一张开，童话也就结束了……

……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便离开了库图里姆。娜达莎带上自己的物什，打定主意，再也不回这地方了。婶母送她到码头上，她们拥抱在一起，两人都哭了。娜达莎只流了几滴泪。婶母劝她要小心防备男人家，照她看来，马特维总有一天会取笑娜达莎，把娜达莎抛弃的。婶母在和娜达莎吻别时，还讲了几个娜达莎早已听腻了的故事，结尾都很惨。娜达莎答应听从婶母的劝告，但总觉得可笑。她信赖马特维，就象把身子贴在岩石上一样觉得可靠。她决心跟着他走遍天涯海角，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永远同他在一起。对她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第二个人，能象马特维那样好。

在客轮上，他们包了一个单间。这个单间，有漂亮的窗帘，软绵绵的地毯，明亮的镜子。如此豪华的设施，娜达莎还是第一次见到。而马特维根本没有留意房间里的摆设。他眼里只有娜达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新婚的妻子。

他把她抱在怀里，忘情地接吻；把她用双臂托起，满舱

里转；给她唱滑稽歌曲，逗她发笑，轻轻抚摸着她娇嫩的面颊，哄她入睡。用小匙子喂她吃饭，用新梳子替她梳头。说不尽的温存，没完没了的爱抚。娜达莎完全迷醉了。她无法制止他这样做。她宁愿满船上的旅客，都做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船在水面行驶了三天三夜。有一天半夜里，娜达莎突然惊醒了。她感到慌乱和恐惧，十分空虚。睁眼一看，天花板一片赤红，象有无数条火龙在蠕动。它们跳来跳去，时而暗淡，时而发亮。马特维不见了。他的外套挂在衣柜里，而柜门大开着。客轮在瑟瑟地发抖，柜门震得噼哩啪啦响。头顶上，一片脚步声。什么东西在叭叭地爆裂着，突然，一声巨响，象是倒了下来。又是刺耳的吱吱声。“失火了！”娜达莎听见有人在拚命地喊，嗓音都嗄哑了。她一把抓起睡衣，胡乱披在身上，就往外跑。她仿佛听见门外有马特维的声音，可是，却不见马特维。黑沉沉的夜，变成了一片火海。天空象闪电一般亮。舷梯旁边的水，红得象血。甲板上，挤满了吓得不知所措的人群。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娜达莎被挤倒了。她拖拉着身子，爬在甲板上，大声地呼喊：

“马特维！”

人群的嘈杂声，烈火的呼呼声，把她的声音淹没了。火焰吞没了甲板的接高部分，吞没了救生船，一切能够燃烧的东西都起了火。

烈火熊熊的栏干倒坍了下来，耀眼的火舌张牙舞爪地向娜达莎扑来。她尖叫一声，跳到河里。她的游泳本领是不错的。开头几分钟，她脑子还清楚。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游得尽可能地离失火的船远一点……

客轮象是被水围困在那里，动弹不得。娜达莎陷在漩涡里，怎样也游不出去。她喘着气，拚命用力，却始终未能远离熊熊燃烧的客轮。

客轮四面八方都起了火。它燃烧着，象一堆巨大无比的篝火。一股火苗，带着炸弹爆炸的巨响，冲入水中，河面顿时浓烟如注。甲板在倒坍……客轮在火的箝制下，没头没脑地东摇西晃。

忽然，娜达莎看见了马特维。他攀着舷梯，费力地往上爬。火舌向他扑了过去。一霎时，滚滚浓烟遮住了他的身影。他继续吃力地往上爬，终于很快地爬到了甲板上。

娜达莎仿佛能感觉到，她的马特维在火海里爬行有多么难受。她明白，他是在找她。他准是在岸上没找到她，又特意跑到船上来找。娜达莎发疯似地高声呼喊：

“马特维！”

但是，他听不见她的声音。于是，娜达莎鼓足力气，向着客轮游去。浓重的黑烟笼罩着她的身体，烧迷了她的眼睛。无论是客轮，还是河岸，她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爆乱的火星不时跳蹦在她的肩头上，她也感觉不到疼痛。这时候，风把浓烟吹散了，她又看见了马特维。他就站在船尾上。周围是一片火海。

忽然，啪地一声，燃烧着的甲板掉下了一大块。残骸带着熊熊的火苗，飞向船舷，娜达莎的眼前又是一片浓烟，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身体碰上了一节烧焦了的木头。她迅速抓住这根木头，拚命的划，当烟雾又一次被风吹散后，她划得几乎靠近了船尾……可是，马特维已经不见了……

娜达莎不能相信马特维已经死了，她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她在漂浮在水面的破块、碎片之间，吃力地游着，抱着一线

希望，兴许能再看见马特维。游着，游着，她的力气用尽了……后来，她失去了知觉，身子不由自主地随水漂流……她迷迷糊糊地感到，自己已被冲到遥远的岸边……

叶戈里雪夫坐在门前台阶上，一边听着娜达莎回忆往事，一边不停地抽着烟。

他到这地方来，是为了利用暑假干点活，挣点学费。了解到娜达莎的遭遇后，他决定不能再继续呆下去了，应该同娜达莎一起去。如果把娜达莎一个人留在这里，对于他来说就等于犯罪。他甚至没有想到，他应当怎样处理同这位少妇的关系。这个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娜达莎遭遇了不幸，他应当帮助她，这就是一切……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把自己的几件衣服拿来改了改，送给娜达莎穿。卡彼托诺夫慷慨解囊，送给娜达莎一路的盘缠。叶戈里雪夫则负责沿途照应娜达莎。这一切进行的都是那样自然而又合理。

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牟沙斯克。两人径直向码头走去。娜达莎走在前面，叶戈里雪夫跟在后面。两人谁也不说一句话。娜达莎一次也没有问，为什么他老跟在后面，而不和她并排走。她甚至没有转过身子，回头看看，看他是否还在……

码头的负责人不在，他到博尔斯克去了。这是女秘书告诉他们的。女秘书取出一份从失火的轮船上抢救下来的旅客名单，让娜达莎和叶戈里雪夫看。名单是女秘书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名单的折叠处，有火烧的痕迹，有几处几乎烧透了……

随后，女秘书又告诉他们，潜水员前天还从河里打捞上来四具尸体，是两名男尸，两名女尸。其中有一对是夫妻，他们的父母很快就认出来了。一具男尸，烧伤面积很大，容颜已辨识不清。从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证件，因而没法弄清

他是个什么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掩埋了……至于这次轮船失火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尚未调查清楚。潜水员如今仍在沿着河床打捞……

听到女秘书说有一个男人烧得很厉害，无法辨认，娜达莎止不住呜咽起来，她的脸埋向墙壁，肩膀不停地颤抖。叶戈里雪夫仔细地、一个一个地看着生还者的名字。名单中没有姓斯特罗加诺夫的，也没有姓娜达莎的……

“别灰心，”叶戈里雪夫怯生生地说。“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兴许，潜水员捞上来的，根本就不是他……我们再给博尔斯克打个电话，问问看……您丈夫他们那个地质队，队长姓什么，您知道吗？”

“听说过，”娜达莎有气无力地说。“是索科洛夫教授……说好他在北方旅馆等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给旅馆直接打个电话问问看。兴许……”

“那是不可能的，”娜达莎叹了一口气。但是，尽管这样，叶戈里雪夫还是毫不犹豫地挽起她的胳臂，两人一起向邮局走去。

当叶戈里雪夫打电话的时候，娜达莎一直站在电话室门口。叶戈里雪夫问了旅馆的主任，接着又和一楼值班员通了话……

“他们也在等马特维，”他从电话室出来后，难为情地看了娜达莎一眼，说。“已经三次派人出去寻找了。昨天又派了几个人出去，但至今没有消息……”

“那您还等什么？”娜达莎痛苦地说。

他们来到了广场上。

叶戈里雪夫小心翼翼地问：

“您打算怎么办？”

娜达莎没有回答。

叶戈里雪夫到食品店给娜达莎买了点东西吃。娜达莎点头示意，感谢他的盛情。她接受了他的一片好心，这使他很高兴。

“去找您婶母吗？”他问。

“不，”娜达莎摇摇头。“我再也不回库图里姆了……我要上学……马特维希望我能继续念书……”

过了一会，她象是下定决心似地，皱起眉头说：

“马特维是在莫斯科上的学，我也要尽力想办法到莫斯科去！”

“这好办，”叶戈里雪夫高兴了。“我就是莫斯科人，家住莫斯科，我们一起去！”

“我不能和您一起走，”娜达莎说。“六月眼看就过去了。我要准备考大学，怕来不及了。我打算明年春天再去莫斯科。现在，只好留在这里了……”

她想，先在这里找个工作做，干什么都行。这样，就有整整一个冬天可以复习功课，迎接高考了。此间铅笔厂正在招收一批学徒工，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一去就可以分到住房。叶戈里雪夫和娜达莎去找人事科，科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他劝娜达莎最好到机工车间去，因为这个工种，工资高一点。娜达莎填了履历表。科长请她拿出护照和工作证，娜达莎慌忙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

他们只好出来。两人走到街上，一言不发。

“我给库图里姆写封信，叫婶母把我的出生证寄来，”娜达莎说。“得有几天等。我胡乱对付着过吧。车站，码头，都能休息。”

“不行，这不是个办法，”叶戈里雪夫说。他提议，她最好

能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就住在他母亲家里。他母亲有自己的房子，就她一个人住。娜达莎去了，和他母亲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至于出生证，可以等到了莫斯科以后，再发信要。

娜达莎头一次认真地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他站在她的面前，高大，笨拙，垂着双手，张惶失措。

"谢谢您，您想得真周到。"娜达莎喃喃地说，"不过，您怕也知道，我同您一起走，会有许多不便……"

他尽力说服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引起流言蜚语的。再说，管那些干什么？对付着住上一年，到秋天娜达莎就可以考大学，而后就住到大学生宿舍去了，实在不必过虑。

他们沿着窄小的、石子铺面的马路慢慢地走着。只有一层的低矮的楼房，屋顶湿漉漉的。雨点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两人就这样慢腾腾地走近了车站。叶戈里雪夫来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由乌法中转莫斯科的火车票……

"再等四十分钟，火车就来了，"他说。"您别难过，娜达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就这样，娜达莎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什么也没有问叶戈里雪夫。她给娜达莎在餐厅里支了一张床，而把儿子赶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去住。

于是，娜达莎就和他们母子俩住在一起了。出生证从库图里姆寄来后，娜达莎立即到民警局办了手续，领了新护照。以后，娜达莎在设计局找到了工作，当上了制图员。局长发现她天资聪颖，劝她报考建筑学院继续深造。娜达莎把她的工资拿出一部分交给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午饭，她在机关吃，早饭和晚饭，在家里吃，而且总是同叶戈里雪夫母子在一起，三人同桌共餐。吃饭时，大家都很少说话。一

到傍晚，娜达莎总喜欢唱一会歌。她的嗓音婉转嘹亮，非常悦耳……

对待叶戈里雪夫，娜达莎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态度是十分友好的。要是他问到她的事情，她总是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工作情况呀，考试准备的如何呀，有啥说啥，没有半点芥蒂。有一次星期天，叶戈里雪夫请她看电影，她谢绝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敢提出新的邀请了……

在料理家务上，娜达莎是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的好帮手。擦地板，买东西，削土豆，去商店，上市场，她什么都干，而且，样样搞得尽如人意。这一切，她是不声不响地做的，心平气和，精细认真。要是叶戈里雪夫回到家里来，他总是既不看书，又不读报，眼睛老是跟着娜达莎转。这时候，他的脸儿变得温柔亲切，象是受到了感动似的。有一次，一家人坐在桌旁吃饭，叶戈里雪夫目不转睛地望着娜达莎……她只好从餐厅里走了出去。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俯身向着儿子，低声地、心里很难过地说：

“她不爱你，孩子。怕是以后也不会爱。”

叶戈里雪夫一把推开饭碗，从桌旁站了起来……

过了一年。

秋天，娜达莎考上了建筑学院，她要搬到学校去住。

“有空来玩吧，”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对她说，口气颇为冷淡。

她不喜欢娜达莎，嫌她对叶戈里雪夫那么少情无义。这个，娜达莎自己也能感觉到。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唱着歌，象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快活。叶戈里雪夫看着她那样高兴，心里很难受……

“以后，可以去看您吗？”他问。

娜达莎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她是很怕羞的。

“欢迎您来，斯捷潘，欢迎您。”她不好意思地说。

过了一周，他去找娜达莎，邀她一起去看戏。娜达莎同宿舍的姑娘们，好奇地看着叶戈里雪夫。她们的眼睛，流露出嘲讽的神情。他穿一件黑外套，那么肥，象是一个大口袋。领带也结得不好看，歪歪扭扭，松松散散，不象个样子。至于他的脸色，那就更糟糕了：由于激动和害臊，红得象一块熟猪肝。

“好呵！看戏去！同你在一起，我真高兴!”娜达莎挑战似地大声说给女友们听，顺手挽起叶戈里雪夫的胳膊就往外走。

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约会了不知有多少次。到了春天，叶戈里雪夫正式向娜达莎提出求婚。

“谢谢，斯捷潘，”娜达莎喃喃地说。“我非常尊敬您。您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这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

又过了一年。叶戈里雪夫大学毕业了。娜达莎也升入二年级。他拿上报到书，行李都打点好了。就在动身前的一刹那，他打定主意不走了。他到学院去，说是他母亲有病需人照顾，学院给他发了毕业证。他念书的时候，是个学习努力、态度诚恳的学生，人人都知道，所以他的话人家自然会信以为真。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自己远走高飞，”他对母亲说。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不赞成。为娘的心里当然知道，儿子放弃他的理想，那是很不容易的。他爱大自然，可是更爱娜达莎……

叶戈里雪夫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工作，因为在莫斯科，并不需要太多的林业专家。他东奔西走，吃了不少苦头，终

于在共和国林业管理局找到了工作。他那里上班，又累人又憋气。他只好将就着干呗。他的命运，要由他自己来争取。一年后，他再一次向娜达莎求婚，希望她同意做他的妻子。娜达莎令人绝望地回答说：

“我是永不出嫁的，斯捷潘。我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您明白吗？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要是有一天我打算结婚，那么，我的丈夫就一定是您。”

一九五七年，这一对年轻人结婚了。

娜达莎的女友们感到奇怪，她到底还是嫁给叶戈里雪夫了。娜达莎做过各种设计，已经名闻学院了。一位著名的大建筑学家，已答应让她参加设计室的工作。学院里，有多少人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个招人疼爱的姑娘呵！她所在的班级里，有许多大学生在追她，其中有不少是很有才干、前程远大的人哩。

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男女大学生们，看到新郎得意洋洋、循规蹈矩地坐在新娘旁边，而新娘则低着头、沉默无言，都感到迷惑莫解。

客人走了。新房里只剩下娜达莎和叶戈里雪夫两个人。这间屋子，是他们结婚前两天，才从娜达莎一个熟人那里租来的……房间虽不大，但是有着高高的塑料装饰的天花板，窗外又是古朴的莫斯科式庭院，阳光很充足，而且灯柱就在窗户跟前，即使夜间屋里也不十分暗。娜达莎熄了灯，不动声色地从睫毛下面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然后用缓慢的手指解开了自己的衣裳。叶戈里雪夫走到走廊上，不停地抽烟。过了一会，他掐灭烟蒂，走了进来。娜达莎站在窗前，听到他的脚步声，浑身不由地一颤……

“我躺在沙发上，”叶戈里雪夫说。“你睡吧，睡吧……”

就这样，在沙发上，他睡了整整两个星期。

有一天，黎明时分，他醒来，看见娜达莎一个人坐在床上，用被头拥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他。

“来吧，”她小声地说。“睡在沙发上，你不觉得冷吗……”

从此，他们便成了夫妻。

娜达莎对待叶戈里雪夫，还是和先前一样，平静安详。她的学习很忙，而叶戈里雪夫也要上班，搞他的公文报表。一到晚上，两人都回来了，便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在屋子附近散散步……

叶戈里雪夫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夜晚的来临。他盼望和娜达莎在一起，就象盼望过节一样。这个节日，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美好，一天比一天更多了一层新的内容……

叶戈里雪夫已经满二十六岁了。娜达莎在他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抱着她那柔软芳香的身体，浑身沉浸在一种虚幻飘渺的、近乎游仙意味的梦境之中。他的双手，直到第二天，还终日保留着一种凉酥酥的、滑腻腻的感觉。那是娜达莎的体温。他把她叫做：

“我的娇妻！我的爱神！我的姑娘！……”

当然，他的话并没有说得让人听见，而是悄悄的、自己对自己在心里说的。这样的话，让人听见，本来是不可以的……

娜达莎大学毕业了。那位著名的建筑学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让她参加了自己的工作室。娜达莎很快又得到了一套新住房。叶戈里雪夫和娜达莎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四年了。娜达莎是个忠实的妻子。她疼他，体贴他，他是幸福的。娜达莎是否幸福，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从来没有问过娜达

莎……

当着叶戈里雪夫的面，娜达莎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她原来的丈夫。叶戈里雪夫有时似乎觉得，她兴许把马特维早已忘了。可是，他在内心深处却感觉到，她没有忘！她不向叶戈里雪夫诉说自己工作的不顺心，也没有请他和自己一起分享取得成就的欢乐。她的喜悦和悲伤，理想和忧虑，都深深埋在心底里。这是叶戈里雪夫所探测不到的。她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叶戈里雪夫满意，她尽力去做就是……

这一点，叶戈里雪夫自己也看出来了。他很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心的隐痛，也就慢慢消失了。从得悉马特维死讯的那一天算起，已经九年过去了。叶戈里雪夫觉得，任什么样的马特维早已不在人世了。他只不过是娜达莎的一种幻觉而已。

可现在，那个早已不在人世的人，却画了一张风景画。而且，明明白白，就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这幅画是怎样落到那别墅的？多尔科夫是从谁手里买到的？卖主到底在哪里？……这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它怎么会出现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呢？

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难道死而复生了？

叶戈里雪夫百思不得其解。

四

……叶戈里雪夫来到公路上，天已大亮了。

他独自徘徊了一夜，距离城市这么远，以至不得不搭便

车才能回去。他从卡车下来，上了电车；再从电车下来，上了公共汽车；最后又坐了一段地铁。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到达家门口。

娜达莎正站在凉台上远望。叶戈里雪夫在下面看见了她，向她招手，但是，她没有注意到他。

叶戈里雪夫咬紧牙，忍受着窄小的电梯间的憋闷，上了楼。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太阳早已出来了，可是，屋里走廊上和餐厅里都还亮着灯。显然，娜达莎昨晚就回来了……她一个人在家空守了一夜，而叶戈里雪夫却在郊外彷徨了个通宵！他懊悔不已，轻轻地敲了敲卧室的门。

"请进，"娜达莎说，仍然站在凉台上。

他不想到凉台去。凉台离地面那么高远，他感到很不舒适。站在高处，他会觉得自己年龄太小，孤立无助。他在卧室通往凉台的门口，询问似地看着娜达莎。

"多尔科夫是从列别津斯基手里买的别墅，"娜达莎说。

"列别津斯基？"叶戈里雪夫觉得奇怪。

这一点，他可说什么也没有料到。不过，他却立即明白了多尔科夫为什么不把这告诉他的原因。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列别津斯基是林业管理局行政事务科的科长，是叶戈里雪夫和多尔科夫的顶头上司。

"我看，应该找找列别津斯基，向他打听一下，他是从哪里弄到这幅画的。"娜达莎接着说，"你不能今天就去吗？"

她这样说，表情是那样镇静安详，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可是，她饱满的嘴唇却在轻轻地颤动。叶戈里雪夫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知道她是在尽力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

"当然可以，马上就去都行，"他回答了她的询问。"不过，今天是星期天。得到他家里去找，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

方。”

“住在起义广场的那座大楼里，”娜达莎说。“我问过多尔科夫，他告诉了我列别津斯基的住址。”

说完，她走到叶戈里雪夫跟前，皱着眉头，仰起脸儿看着他。

“去吧，斯捷潘，去吧，求求你。别生我的气。我不知道这幅画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它是怎样出现的却需要弄清楚。这很有必要。去吧，呵！”

“别着急，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叶戈里雪夫说。“早饭你吃过了吗？放心，我会打听得一清二楚的。”

娜达莎把他送出了门。早饭，他也没有来得及吃，真想吃点东西。不过，他还是决定立即去找列别津斯基。在前往地铁的路上，叶戈里雪夫顺便走进自动售货咖啡馆，往收费箱里放了几枚硬币，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块腊肠夹面包，连它们是什么味儿也没觉察出来。

一路上，他挖空心思考虑着，应当怎样向列别津斯基说明他的来意。当然，斯特罗加诺夫和娜达莎的往事，是不能提及的。

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周详，叶戈里雪夫已经走进了起义广场的大楼。他上了电梯，按了电铃。给他开门的恰巧是列别津斯基自己。这是一个体格孱弱的老头子，有五十来岁年纪。身材修长，面容瘦小。鹰鼻子，黑眼睛。虽然颧骨很高，皱纹满脸，但是目光炯炯，精神矍铄。

他在领导才干方面，颇有名气。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性格平易随和，态度彬彬有礼。列别津斯基的妻子，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去世的。现在，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呵，是斯捷潘·格里哥里耶维奇。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列别津斯基高兴地说。“您来得可真巧。要是您不喜欢先喝一杯咖啡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来吃早饭。”

“我只耽误您一分钟，”叶戈里雪夫说，一面进了门厅。“打扰了您的休息，实在对不起……我，我……急需弄清楚一个问题……在多尔科夫的别墅里……也就是说，在您从前住过的，不，就是您从前那个别墅里有一幅风景画……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画的。您能告诉我，这幅画是怎样落到您手里的吗？”

列别津斯基挑起他那浓浓的黑眉毛，感到有点奇怪。

“是这么回事。”他说。“斯特罗加诺夫是我的朋友。我很想了解他的进一步命运……也就是说，打听他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因为，他很早就死了，不过……总而言之，您知道，……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看出了列别津斯基的怀疑，赶紧语无伦次地解释了一番。

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做出认真回想的样子，他没去正视叶戈里雪夫的眼睛。过了一会，他的脸儿变得柔和起来了。他点点头，笑着说：

“是的，是的，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那里，是有这么一张风景画。不过，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它是怎样落到我手里的。”

“您自己怎么会不明白呢？”叶戈里雪夫懊丧地问。

“这很简单。那座别墅是我承继一个远方亲戚的遗产。我搬进去的时候，那张画就在墙上挂着……看来，它是我那位亲戚搞来的。本来，应当由他给您解释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这位亲戚已经死了三年了。……您看，我是爱莫能助……”

“这我理解，”叶戈里雪夫说，“那不用说……既然他已经死了……”

“到屋里来坐会吧，我们喝杯咖啡。聊一聊。”列别津斯基说。

叶戈里雪夫再一次道过歉，便转身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他又一次想到要吃饭，而且，后悔不该谢绝列别津斯基的咖啡。再说，就是到他屋里稍呆一下，看一眼这老头子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不是也挺有意思吗？同事们中间，有好多人来他家里玩过，都说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是个大怪人。在他的房间里，既没有床铺，也没有桌椅。他本人就在厨房吃饭，就睡在那张体积不大、式样古怪的软绵绵的沙发上，不脱衣服不脱鞋。这个习惯，还是他住在列宁格勒时养成的。当时要避空袭和炮击，随时准备往外跑……他经常邀请科里的同事们到他家里去，说说笑笑，打打纸牌。可是，他连一次也没有请过叶戈里雪夫，因为叶戈里雪夫不会打纸牌……

娜达莎给他开的门。叶戈里雪夫刚一走出电梯，就见她在门口站着。

“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叶戈里雪夫脱下大衣，说。“是这么回事。那座别墅是列别津斯基从一个亲戚手里承继的遗产。风景画就是那位亲戚搞到的。现在是没法弄清楚了。那个人已经死了……”

“他那位亲戚姓什么？”娜达莎问。

“不清楚……我当时没有留意去问……这无关紧要……”

“你白跑了一趟，”娜达莎小声责备了他一句，说着，便走进了卧室。

“他那位亲戚姓什么，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死了，反正也不会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叶戈里雪夫跟在她后面，说。

这一夜，叶戈里雪夫是睡在自己的沙发上的。他辗转反侧，未能成眠。娜达莎也没有睡着。她的卧室里亮着灯。第二天清晨，叶戈里雪夫的心绪很不好。他看了妻子一眼，发现娜达莎瘦多了，她的丰满的嘴角，有几条细细的皱纹。

“别这样，”他温柔地劝说她，一面拉住她的手。“我全明白。不过，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

“你什么也不明白，斯捷潘。你是不会明白的。”娜达莎缩回自己的手，苦痛地说。“我不是因为好奇才打听这些的。要是我打听不到这幅画是怎样落到别墅的，它是马特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画的，我宁愿……哎呀，这些想法逼得我快要发疯了！你看，突然画了这样一幅画，是五、六年前画的吧？”

“什么？”叶戈里雪夫没有听懂她的话。“已经过了九年了……”

“问题就在这里，”娜达莎喁喁私语，转身向窗前走去。

“你是说，他……呵，亲爱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简直令人费解……你自己也亲眼看见过，一切都清清楚楚。这幅画，显然是十年前画的……如果不是十五年前的话。”

“绝不会十五年前，”娜达莎转过身子，脸朝着他说。“十五年前，绝不可能。他画的是山和帐蓬。这就是说，马特维已经是地质学家了……而他是五一年从大学毕业的。”

“那他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实习时画的，”叶戈里雪夫试图说服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上面费神呢？要是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立即把画拿给一位美术专家，请他鉴定一下。他会告诉我们这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如果……当然，这是容易查明白的……

娜达莎走到叶戈里雪夫跟前，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我知道，是我给你惹的麻烦。”她声音低沉地说。“你难过，心里很不好受……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很少考虑到你……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我不知道，真的能不能确定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呵，这件事弄不清楚我是不会安心的……”

“亲爱的，我今天就去……”叶戈里雪夫回答说，一面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娜达莎黑美的长发。“只是，我不知道，该到哪一家……我到特烈基亚科夫美术博物馆[①]试试看。”

他马上就该上班了。扶着娜达莎上了电车后，叶戈里雪夫给局里挂了个电话。他对女秘书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说，他有件事情得耽搁一下，晚一会才能到。打完电话，叫了辆出租汽车，他便直奔拉甫鲁申斯基胡同。

特烈基亚科夫美术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员告诉叶戈里雪夫说，这个问题只有图画修复工作室才可能帮助解决。工作室设在博物馆外面。

值班室民警指给叶戈里雪夫到工作室的路。他敲开了主任办公室的门，接待他的是一位大胖子。这就是主任。他是个中年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叶戈里雪夫向他说明来意，展开外面的一层报纸，把那幅风景画摆在他的面前。

主任请来了修复图画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瘦削的小老头，尖尖的下巴上胡子全白了。

主任对他说：

“季莫菲·伊里奇，请您看看。这位同志想确证一下这幅风景画创作的大致时间，看是哪一年。”

季莫菲·伊里奇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带了一个放大

① 苏联著名的俄罗斯美术博物馆，在莫斯科。——译者注

镜和一个小瓶子走了进来。小瓶子装的是深绿色的液体。他拿起放大镜，对着风景画仔细看了看，在画面的山岗表面部分，一厘米一厘米地认真观察着，然后从瓶子里蘸了点那种深绿色的液体，在山岗上滴了一点，再用毛笔轻轻地把湿绿点抹平。

他看了一会后，然后伸起腰来，把放大镜和绿色小瓶子装进工作服口袋，转过身子看着叶戈里雪夫。叶戈里雪夫坐在椅子上，伸长脖子，等着他要说什么话。

“没有什么，问题是很清楚的。”小老头抬起他那尖下巴，用嘶哑的假嗓子说。他一面用棉球擦着手指，一面继续解释道：“这幅作品的作者，用的是一般的国产油画颜料。山岗的底子打得不好，一看就知道，出自业余画家的手笔。打底子用的是酪朊（酪素）胶水和捣碎的白垩混合物。上油色用的则是通常的甘油。山岗的形态，涂底的剂料，画面的油色，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十分明确地断定，此画作于一九五七年以前，并且，绝不会超过一九五四年。”

“是吗？”叶戈里雪夫问，连声音都变了。他伸出一只手，擦着汗津津的前额。

“不会比这更早，”老头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您想必知道，我们国家是从一九五四年才开始大批生产高质量的颜料的，而这幅画就是用这种颜料画成的。”

主任出面帮腔了。

“叶戈里雪夫同志，请您不必怀疑。季莫菲·伊里奇说得完全对。如果作品是二、三十年以内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断定是哪一年。”

叶戈里雪夫费了很大劲才说了一句：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街心花园的旁边，有一尊塑像，塑的是一个足球队员。叶戈里雪夫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花园，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了下来。他突然感到疲累至极。那幅风景画用报纸包着，就放在他的身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着，猛吸了几口，然后，呆呆地望着图画修复工作室的砖砌的墙壁，仿佛那墙壁能够解除他的疑虑似的。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荒诞怪异、不可思议，把他的脑子弄得乱哄哄的。他想到，那位小老头的话也不完全是他没有料到的。一开头，叶戈里雪夫就朦朦胧胧地感到马特维活着。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隐藏得这样深，以至他自己都没能觉察到。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娜达莎搞错了。马特维活着。那一次，在尤里亚河上，他并没有淹死。他游上了岸，得救了。马特维活着。这些年来，他兴许也在寻找娜达莎……当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找，这也说不定。如果他真的下决心找，那么九年时间，是满可以找到的。可能，他也在想，娜达莎淹死了……

叶戈里雪夫觉得身上发冷。他扣上了外套的钮扣，站了起来。

林业管理局设在一幢古老的三层楼里，位于莫斯科河沿岸街上。叶戈里雪夫把那幅画放进办公桌的柜子里，问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列别津斯基是否已经来上班了。

“早已来了，”卓娅回答说，态度很冷淡。她是一个外表庄重、原则性很强的女人。比方说，她既不染指甲，也不涂口红。就连眼下最时髦的服装，她也从来不穿。“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上班很长时间了。顺便告诉您，他还问到您呢。”

行政事务科的同志们，都满怀兴趣地看着叶戈里雪夫。他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和平常不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于看

到他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翻阅着文件。在科里，除了多尔科夫以外，他是不同任何人讲一句话的。他不善于交际，没有知心朋友。他在这个办公室呆了三年。在这一千零八十天里，他谈过的话，合起来还不到十句。大伙儿也早已把他给忘了。

“请通报一下，”叶戈里雪夫对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说。

“不行，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这会儿正忙着哪！”女秘书回绝了他的请求。

叶戈里雪夫用鼻子哼了一声，理了理外套的钮扣，从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旁边擦身而过，直入科长办公室。

列别津斯基看见进来的是叶戈里雪夫，便从文件上抬起头，以手示意，请他坐在安乐椅上。

叶戈里雪夫将自己庞大的身躯勉勉强强挤进安乐椅，一坐下就开口说：

“我说的还是那幅画……请原谅，我给您添麻烦了。不过，我必须弄清楚，您那位亲戚姓什么……您知道，事情复杂化了……原来，他还活着。”

“谁活着？我的亲戚活着吗？”列别津斯基彬彬有礼地问。

“呵，不，”叶戈里雪夫脸红了，匆匆回答说。“是这么一个人……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还活着……并且，需要找到他……您那位亲戚姓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至关重要。”

“他姓戈尔德贝尔格，”列别津斯基耐心地说。“全名是：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戈尔德贝尔格。这可以使您满意吗？”

“不过……他是个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地质学家。著名的地质学家。”

“那当然！”叶戈里雪夫说，“当然如此，不可能……呵，请

您原谅。还有一个问题。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死在什么地方？”

列别津斯基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撇起嘴唇。

“他是在一次勘探中去世的……不过，我好象觉得，您在上班的时候跑到这里来谈这个问题，大概不是时候吧……”

“是的，是的，”叶戈里雪夫窘迫至极，慌忙回答，一面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非常感谢，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

他在地毯边缘上绊了一跤，差点没有摔倒，急忙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列别津斯基请他留步。“您大概今天没有按时上班吧？”

“我给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打过电话……”

“不错，您打过电话。但是，您的电话并不能代替您上班。既然牵涉到这个问题，那我倒想问问您。您该不是对您的工作不满意吧？”

“为什么……不满意？”

“我有某些理由足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您，毫无疑问，是一个工作认真、态度诚恳的人……不过，请原谅，您是过于冷漠无情。您只不过是履行了您应该尽的义务罢了，如此而已……我们科里的同志们，彼此都相处得很和谐，为工作操心，而您好象是一个外人，诸事与已无关。叶戈里雪夫同志，这样下去不行。在我们这个时代，可是不能当小公务员，干一天，混一天。再说，您和我，我们大家，从事的是这样一种工作……我们的对象是森林。而森林，这是祖国的未来。这就是说：我们都在为未来而工作。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坐在我们亲手栽的树下乘凉……这个，您恐怕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吧？”

叶戈里雪夫默不作声。第一，他不能相信：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就一个不剩地都去坐到树下乘凉，而再也没有人干活。第二，他搞不清楚，列别津斯基到底想把他如何发落。

“去吧。”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冷冰冰地说。“我劝您还是好好考虑考虑我的话……”

叶戈里雪夫出了科长办公室的门。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以嘲笑的目光，翻了他一眼。

下午五点，叶戈里雪夫从柜子里取出那张画，拿着它回了家。

娜达莎还没有回来。叶戈里雪夫脱下鸭舌帽，对着镜子，拢了拢自己粗短的头发，他留的是平头。接着，朝厨房瞥了一眼。他很想吃点东西。他在碗柜里翻腾了一阵，没有找到什么可吃的。就连面包也没有，叶戈里雪夫拿了个饭盒，塞到手提包里，下到一层楼上，朝便餐馆走去。在楼门口，正好碰上娜达莎。她那白色的小绒帽，勉勉强强地戴在发髻上，头发散乱，气喘吁吁。

“哎呀，斯捷潘！”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断断续续地说，“呵，我是跑着回来的。一路上，老是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叶戈里雪夫不敢正视她的脸，垂下眼帘。

“你干吗不说话？”她问他。“你到那位专家那里去过了吗？”

“去过了，”叶戈里雪夫低声地说。“我见到了那位专家，娜达申卡[①]……你不要激动。听我说，一切都很顺利……那位专家在图画修复工作室工作。我让他看了画。他对我说，这

① 娜达莎的爱称。——译者注

张画，作于一九五七年以前……

“是吗？这不可能！”娜达莎大声地说。一面松开手，向墙跟前退了一步。“绝对不可能！”

“看在上帝面上，你安静一点吧。”叶戈里雪夫慌忙劝她道，一面伸出胳臂，抱住她的肩头。“嗳，不要这样……听我说，一切都很好……他活着……假如专家的话都是真的……嗨，他是不会弄错的。从颜料来判断，这是最容易确定的……”

叶戈里雪夫还向她说了几句什么话，不过，声音小得已经听不见了。同楼的人们，从门口经过，惊奇地看着这一对夫妻。

“他活着！”娜达莎带着绝望的口气说，闭上了眼睛。“他活着，一直活得好好的！可我竟然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应当有所感觉，我的心应当听到他的声音……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在呼唤着我！天哪！这太可怕了！”

她象吓呆了似的，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推开他，迅速跑上了楼。高跟鞋的答答声越来越远，几分钟后，已经听不到了。

叶戈里雪夫望着手提包里的饭盒，不知如何是好。楼口台阶上电灯通明，可他似乎觉得周围是一片黑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了便餐馆。

在便餐馆里，人人都认识他。他的早饭和晚饭经常是从这里打的。每次给他的，照例是他想要的：两份白菜汤，两盘肉煎土豆丝。

上了电梯，他想到：今天还好，运气不错。娜达莎喜欢吃肉煎土豆丝。她把鲜土豆切成细丝，把香肠切成薄片，再放点大葱，在电炉上煎。刚一炒熟，又鲜又脆，她拿起就吃，也不怕烫，还眯起褐色的大眼，笑哈哈地说：

“呵，多有味！真香呵！”

当然啦，便餐馆的土豆丝，绝不会那样可口。不过，它总是娜达莎喜爱吃的东西啊。于是，叶戈里雪夫挤到电梯里，一个劲地就净想土豆丝。至于别的什么比土豆丝更重要的事，他倒满不在乎了……

他怕娜达莎会在房子里哭，需得回去安慰安慰她。他不会安慰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可是，走进家门，看见娜达莎已经梳洗过了，桌子也铺好了。上面放着一瓶花。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偏偏是今天，他竟忘了在地铁附近买一束鲜花。

吃完晚饭，娜达莎说她有点头疼，回自己房间去了。叶戈里雪夫洗完餐具，抹完桌子，然后，躺在沙发上看报纸。报上登的是新闻报道：关于开展迎接苏共二十二大的劳动竞赛，宇航员格尔曼·季托夫应邀即将访问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叶戈里雪夫一边看着报，一边留神倾听娜达莎屋子里的动静。没有任何声音……叶戈里雪夫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脑子象是蒙上了一层雾……他没有睡觉，甚至也没有打盹。他听见起重机的轰鸣声如雷贯耳……现实好象退缩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看见的是遥远的过去……列别津斯基今天对他讲的话，他记得清清楚楚。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无疑是对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应满足于当公务员。而他叶戈里雪夫，就是一个公务员。他只干他自己份内的工作。不关己事，概不过问。在以前，他还幻想过要改造大自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少费心思……上大学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朋友。大伙儿谈起来，激烈的不得了。有时，很晚了，还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散步谈心。滑雪比赛，图书展览，欢乐的大学生晚会，伴着吉他翩翩起舞，纵情歌唱，什么没有呀！那是一种多么有

趣、多么明朗、多么丰富的生活呀！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怀恋的，它给人一种温柔亲切的感觉。可惜，它已经过去了……它好象隐蔽在一堵玻璃墙后面，你能看得见，但是摸不着。朋友们把他叶戈里雪夫也早已忘了……也许，是他自已把大家忘了？为什么他要变得这样阴郁沉闷，落落寡合呢？他自己也发现这一点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离奇古怪的，难以理解的。要是从前，他，叶戈里雪夫，从来就不是生活的旁观者。争论呀，音乐呀，他什么不参加呀……为什么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这总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造成的吧！他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娜达莎……什么也没有吗？……难道这还少吗？

叶戈里雪夫想着想着，连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竟然睡着了。半夜里，他受了惊，吓醒了。他坐在沙发上，环顾四周。灯亮着，光华四射，寂默无声。屋子里，静悄悄的，显得空旷，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叶戈里雪夫突然觉得，娜达莎已经走了……他站起来，侧耳细听。娜达莎的房间里寂寂无音。他脱掉皮鞋，踮起脚跟，走近门前。房门关得很紧。他推开门，朝床上看了一眼。被子没叠。娜达莎已经不见了。只有梳妆台上那盏带罩的台灯，还在亮着。

叶戈里雪夫浑身发热。脸胀得通红，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他走进了卧室，四下搜寻……终于看见了娜达莎。她和衣睡在安乐椅上，一动不动。

叶戈里雪夫立即觉得脚下软弱无力。他坐在床沿上，小声地喘气。娜达莎两条腿交叠着，静静地睡着，她的连衣裙下，露出她那滚圆的膝头……娜达莎用手掌托着下巴，静静地睡着。她那饱满的嘴唇半张着，修长的细眉稍稍扬起，好象正在做着什么梦……

叶戈里雪夫轻轻吻了吻她的手。那种亲切的，只有娜达莎身上才会有的甜甜的体香，立即使他周身沉没在一种温馨的氛围中。他想到，要是这个女人突然离开了他，远走高飞，那他的生活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不是一切都完了……如此巨大的损失，那是任何工作（不管它有多么好，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无法补偿的……

他踮起脚跟，重又走回餐厅，把灯熄灭后，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是，直到天亮，他都没有平静下来。他的心绞痛，为他亲身经过的恐惧而痛苦……

五

早晨，叶戈里雪夫把娜达莎送到电车站。

“你放心，这不过是几天以内的事情，”他说。“不是那么不容易搞清楚的。马特维是否活着，现在哪里，都能查明。比方说，可以到地质部去看看。向他们打听一下戈尔德贝尔格。既然马特维能把画送给他，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和马特维在一块工作过……”

娜达莎从电车的窗口，向叶戈里雪夫挥了挥手。她手上戴着无指手套，是黑色的。从那天晚上起，她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林业局行政事务科办公室，叶戈里雪夫如坐针毡。他不时偷眼看看表。五点一到，他立即锁上抽屉，走了出来。他行色匆匆。地质部是六点下班，这他早已打听到了。

地质部位于起义广场，对面就是列别津斯基住的那幢大

楼。这偶然的巧合，不知怎么使叶戈里雪夫颇为不快。

他沿着明光铮亮的白色楼梯，上了三层楼，在一间屋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挂着牌子："地质部部务委员、主管矿藏事务的副部长费·米·扎亚尔斯基"。

他敲了敲门。随后，走了进去。

一位体格匀称，面色黝黑的男同志，从桌后站了起来。他留着小黑胡子，很象格鲁吉亚人，或者亚美尼亚人。在他的西服翻领上别着列宁奖金获得者的闪闪发光的金质奖章。

"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戈尔德贝尔格我很熟悉，"他在仔细听完叶戈里雪夫的话以后，认真地说。"一个很好的同志，经历过不少事故。他是卓越的、天才的地质学家。生来就是一个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至于谈到斯特罗加诺夫……请您告诉我，他是哪一年从大学毕业的？"

"一九五一年。"

"据我所知，他没有在部里工作过，同戈尔德贝尔格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位地质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戈尔德贝尔格历次出去勘察，都要在莫斯科组成勘探队。参加勘探队的人，我是了解的。顺便说说，这个，您是能够打听出来的。"

扎亚尔斯基叫来了女秘书，请她把参加戈尔德贝尔格勘探队的人员档案拿来。

"您对哪一时期的人员情况感兴趣？"当女秘书把厚厚的几叠尘封绳捆档案卷宗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副部长问。

"最近五年以内的。就是说，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时间……"叶戈里雪夫回答说。他估摸着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可能同戈尔德贝尔格就是在这几年认识的。

扎亚尔斯基挑出三个卷宗，打开了其中的一个：

"让我们看看……噢，在这里……在这五年里，戈尔德贝

尔格出去勘探，一共是三次。头一次是到西藏[①]。第二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②]。最后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到托尔察。以后，他生病了，就再也没有出去过。请您看看吧。参加这三次勘探队的，都是头一次的原班人马：地质学家巴特尔仁斯基、柯罗文、马尔科夫、尼古拉伊科。还有收容队和一些工人，但是他们通常是不列档案的……您说的斯特罗加诺夫这里没有。”

“为什么每次都是原班人马呢？”叶戈里雪夫不由自主地问。

“这一下子解释不清。是这么回事：戈尔德贝尔格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怎么才能给您说得通俗一点呢……呶，一句话：勘探队不能让大多数地质学家都参加，也不需要当时的部里领导人，因为戈尔德贝尔格有几位他自己很信任的继承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他的学生。就是他们和戈尔德贝尔格一起去勘察的。”

“明白，”叶戈里雪夫说。

他从扎亚尔斯基办公室出来，惘然若失，垂头丧气。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大街上，路灯都已亮了。高大的楼房，被街灯照得一片银白。这座由探照灯自下而上照得亮堂堂的楼房，在叶戈里雪夫眼里很象许多美术作品上画的冰山。无数的帆船，受到了北冰洋上风暴的袭击，撞在冰山上，碰得粉碎……他，叶戈里雪夫也受到了风暴的袭击……他从大楼旁边经过，朝地铁走去。

---

① 即我国的西藏自治区。——译者注

② 在苏联的叶尼塞斯克省。——译者注

娜达莎正俯身在绘图板上描图。她没有听见叶戈里雪夫是怎样进来的。他站在门口，看着她，当她绘图的时候，他总喜欢这样看她。如果她画得得心应手，她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脸儿也变得更加年轻、容光焕发。在这样的夜晚，她总是乐得唱呀，笑呀，缠着叶戈里雪夫撒娇。于是，他便心跳得不能自制，抱着她，吻她，轻轻地、用她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的娇妻，爱神……我聪明的姑娘。”

他不能把这些话说得让人听见。这是他的心声。而娜达莎却不知道叶戈里雪夫是怎样叫她的。不过，他自己也不想让她知道。

而此刻，娜达莎既没有唱歌，也没有笑。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绘图板。

“我回来了，”叶戈里雪夫小声地说。

她抬起眼睛，看着他。

“我到地质部去过。关于马特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看来，事情很复杂……你别难过，我反正会打听到的。只是需要寻找另一条途径。”

“什么途径？你是怎么想的？”娜达莎轻轻地问。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叶戈里雪夫抱愧地说。“明天，我到民警局去。那里有一个中央居民住址查询处……”

“大概有这么个单位。”娜达莎同意他的看法，不知怎么，却神情奇怪地看着他。她站了起来，拿走绘图板，从厨房端来了晚饭。

“你不吃吗？”叶戈里雪夫问。

“我已经吃过了……”

收拾完餐桌，娜达莎又埋头去绘图。叶戈里雪夫则躺在

沙发上读报纸。已经夜半十一点了，他疲惫不堪，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娜达莎问道：

“你打算下班后去民警局吗？”

“是的，”叶戈里雪夫睡意朦胧地答道。“白天，不会放我去……”

“那好。我相信你……你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她停顿了一下说。

娜达莎关了灯，走进卧室。叶戈里雪夫的睡意一下子飞跑了。他觉得，娜达莎在说“我相信你”时，带着一种特别的声调。他心里激动不安。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服了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激动不安的。她信任他，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样想着，他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民警局根本没有什么中央居民住址查询处。这是一个值班大尉告诉叶戈里雪夫的。大尉衣袖上戴着红臂章。在战时，这个查询处倒确实有过。但是，战争早已结束了。那么，它的存在也就成为没意义的了。当然，民警机关可以找到居住在我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而这种寻人方法，只有寻找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失踪的人时才使用。

叶戈里雪夫向热情周到的大尉表示感谢，转身要走，但是大尉请他等一等，给他签署了一个通行证，劝他到一百四十七号找达里伊同志。

“可能，他会对您有所裨益，”大尉说。

达里伊少校外表年轻，动作灵活，长着一双机敏的绿眼睛，在微微翘起的小鼻子上，长满了有趣的雀斑。

“事情麻烦了，”听完叶戈里雪夫的话后，他说。“一般地说，我们只是偶尔搞搞这类事情。甚至《共青团真理报》还报

道过我们的事迹。找我们帮忙的都是战争期间牺牲了儿子的母亲，或者成为孤儿的孩子……比如，不久前，我们找到了包里斯·安东诺夫的父母亲。找了四年才找到。原来，他把自己的姓搞混了。查询结果，他不是姓安东诺夫，而是姓纳扎罗夫。不过，我们总还是找着了。”

“找了四年？”叶戈里雪夫问。

“那可不！您以为很容易吗？您不要再到地址查询处去打听了。等机会吧。图画修复工作室也可能搞错……您说的那位地质学家，他叫什么名字？”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

“哪年生的？什么地方人？”

“他是一九二八年生的。什么地方人，我不清趁，怕是他本人也弄不明白。他的父母亲是在一次飞机轰炸时去世的。”

“轮船上的火灾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可以到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地质管理局去打听一下，”达里伊少校若有所思地说。“既然您这位斯特罗加诺夫搞的是专业工作，那他们那儿一定会知道是否有这个人。总之，我们尽力而为就是了。我想，要是斯特罗加诺夫还活着，那我们当然能够找到。您的地址我记下了。我们将来找到后会通知您的。”

“得等很长时间吗？”叶戈里雪夫说。

“是的，非等不行。”达里伊干笑了一下，说。“要耐心等待。四个月后，请您来电话，我会告诉您，您的事情进行得如何。也许，会解决得快一点。有这样的可能性……”

从民警局出来，叶戈里雪夫直奔叶列塞耶夫斯基商店。

今天发工资，他和往常一样，要到商店给娜达莎买点好吃的东西。她爱吃的糖果是核桃蜜饯，还喜欢土耳其柑桔，黛特拉酒。柑桔和糖果，叶戈里雪夫很快就买好了，而要买酒则还得再跑几家商店。他一见食品店就进去看看，并不急着回家，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给娜达莎说的。他不能对她说："要耐心等待，过上四个月，就会通知我们的。"这样说，显然不行。而进一步怎么办，还需怎样做，连叶戈里雪夫自己也不知道。

来到"民族"咖啡馆，他终于找到了黛特拉酒。

他在向女服务员付钱的时候，看见了多尔科夫。多尔科夫正在帮一位姑娘脱大衣。

这姑娘体形窈窕，个子很高，金色的发髻盘在头顶，象一个花篮，额前搭拉着长长的刘海。叶戈里雪夫知道，这是当前最时髦的法国女人的发型。娜达莎象是故意作对，偏不梳这种发型，她是随便把头发拢在头上。叶戈里雪夫觉得这种发型实在没有什么好。他认为，只有非常愚蠢的女人，才肯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俗气。

叶戈里雪夫不愿使多尔科夫难堪，慌忙背转身子。但是，多尔科夫却看见了他。多尔科夫朝他的后背笑了笑，对着那姑娘的耳朵悄悄说了句什么话，便挽着她的胳膊走到叶戈里雪夫跟前。

"莫斯科是一个大村庄，"多尔科夫附庸风稚地说，"条条大路通向"民族"宫[①]。认识一下吧。"

"我叫丹尼雅，"姑娘作了自我介绍。一，面把她那软绵绵、香喷喷的小手，伸向叶戈里雪夫。

① 指"民族"咖啡馆。——译者注

"她是个大学生，在我们的母校学习。"多尔科夫解释道。"知道林学院的新闻吗？爷爷还在搞经济学，而玛留什卡却领了退休金了。"

"她真的退职了？"叶戈里雪夫不胜惊奇地问。

"是春天办的手续，"丹尼雅点点头，表示肯定。"给她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这个小老太婆灰心丧气，每晚都在家里借酒浇愁。"

"《林妖》[1]还照样出版吗？"叶戈里雪夫问。

"是的，"丹尼雅笑着说，"照样出版，还有《鱼美人》[2]。"

在大学三、四年级，多年以前就一直出版着两种讽刺性壁报，它们经常处于传统的互相敌对状态中。《林妖》属男学生一派，《鱼美人》归姑娘们一方。在这两方壁报上，经常登载着很俏皮的漫画、诗歌和小品文……叶戈里雪夫很高兴，学院里的老传统还在……

"我们干吗老站着？"多尔科夫说。"来吧，坐下喝一杯。"

"不行，我要走了。"叶戈里雪夫说。

"少说蠢话！"多尔科夫表示反对，"你来得及登上你的九重天的。来吧，来吧，跟我们喝一杯。"

"喝一杯吧，"丹尼雅说。"我请您。"

叶戈里雪夫拿不定主意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人家向他提出什么请求时，他总是不好拒绝的。再说，他现在也不急着到什么地方去。坐下来，回忆回忆过去的大学生活，也颇为惬意。他不再坚持要走了。

---

① 林妖，即树精，是神话中的一种人形妖怪，经常在森林里出没。——译者注

② 美人鱼，又译鱼美人，是古代民间故事中，长发披散、生有鱼尾的裸体女人形象。——译者注

多尔科夫要了一瓶香槟酒，要了三百克的“三星牌”白兰地。

“劳驾，务请给我们拿亚美尼亚酿的白兰地，”他表情庄重地向女服务员说。接着又对叶戈里雪夫解释道：“格鲁吉亚的‘黑点’是不容易买到的。”

“什么‘黑点’？”叶戈里雪夫不明白。

“难道您没听说过？”丹尼雅惊奇地说。“送是一种新牌子，是大香槟掺白兰地。美妙极了。”

“还有一种伏特加掺大香槟，”多尔科夫补充道，“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新牌子了，它的名字叫‘白熊’。”

叶戈里雪夫很有兴趣地看着他。多尔科夫在上班时不说一句话，恭谨卖力而不引人注目。而在这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多尔科夫在餐桌上特别活跃。他一面喝着大香槟掺白兰地，一面口若悬河，毫无顾忌地讲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叶戈里雪夫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而丹尼雅却开心地哈哈大笑。在这位女大学生的漂亮的、扑着脂粉的光滑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难为情的影子。

当叶戈里雪夫不安地看表的时候，姑娘说：

“尤拉，不要迷惑人了。你看，他的时间不够。”

叶戈里雪夫感谢丹尼雅救了驾。要是他本人，可真没办法打断多尔科夫的话。他从桌旁站了起来。

多尔科夫送他到门口。

“丹尼雅是你的未婚妻吗？”叶戈里雪夫问。

“怪人！”多尔科夫匆匆回答说。“瞧你，一下子就想到是未婚妻！”

“再见，”叶戈里雪夫说。他心里觉得不好受，可自己也

不知道为什么。

“到我的别墅来玩吧，”多尔科夫说。“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家。别墅真不错……在北方，我吃了五年苦，真没白吃，钱是攒了不少……知道吗，差不多成了一个大地主呢！那儿的空气有多好，不象城里，到处都是汽油味。你会来吗？”

“也许会的……”

叶戈里雪夫从看门人手里拿来自己的“黛特拉”，出了咖啡馆。

娜达莎站在凉台上，向下张望，看着街道。一见叶戈里雪夫回来了，她立即返身回到屋里。

叶戈里雪夫脱掉大衣，把柑桔和“黛特拉”交给娜达莎。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饭盒。

“你到哪里去了？这么长时间。”娜达莎问。“喝酒啦？”

“同多尔科夫喝了一杯白兰地，”叶戈里雪夫回答说。“从民警局出来后，偶然在街上碰到他……”

“民警局的人是怎么对你说的？”

“我给他们留了个条子。他们说，这是能查清楚的，但是时间不会很快。他们要我过上四个月后再给他们打电话。”

“四个月？”

“是的。时间是长了点，但他们没法搞得更快一点。”叶戈里雪夫抱愧地说。

“那有什么，本来嘛，”娜达莎点点头。“你坐下吃饭吧。”

叶戈里雪夫觉得，娜达莎象是冷笑了一下。他把不太多的几块土豆和肉丸子放在碟子里。一点也不想吃。

娜达莎收拾完桌子，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在门口，她回过身子，说：

“我们只好耐心等吧。干吗不耐心等呢？马特维是死是活还不是一样？打听他的地址，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娜达莎！”叶戈里雪夫说。

“打听他的地址，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她又说了一遍，声音越来越高。“这个斯特罗加诺夫凭什么跑到我们家里来？我们要他干什么！他把人搅得够心烦的啦！”

“别说了！娜达莎。”叶戈里雪夫痛苦地喊道。

“好，我别说了。”娜达莎回答说，“你也别装模作样啦！别再装出你想找到他的样子叫人看啦！”

“我……装样子叫人看？！”

“你自己清楚！”娜达莎说。“难道你真的想找到他吗？你要是真的这样想，那才是怪事！”

她的脸胀得通红。

叶戈里雪夫猛地站起来，转身走出了屋子。

“这全怪你，全是你造成的！”娜达莎在他的身后大声喊道：“谁叫你把我从尤里亚河上带走的？要是我留在那里，马特维也肯定能找到我！”

叶戈里雪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手抱住头。娜达莎下面的话，象石头一样，重重地击在他的心上。

她说：

“我以后再不求你办任何事了，听见了吗？任何事情都不会求你！我是你妻子，我向你发誓，永不反悔。在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绝不求你！我反正把马特维已经丢了，是我自己丢的，一辈子丢掉了！他还活着，我知道！我真得感谢命运，是它给了我这么大的幸福！……所有这一切。一切！再多的东西我也不需要……我没权利要更多的东西。我只想见他一面。只一面。就连这都办不到，现在，我可明

白了……斯捷潘，你干吗要走呢？这是你自己的家，你还是回来吧。以后再不要强制自己，再不要装模作样了。我向你保证，你永远再不会从我嘴里听到他的名字。”

叶戈里雪夫跑进屋子。娜达莎哽咽着，他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了。他想拥抱她。她一把推开他的手，砰的一声关上了卧室的门。有好几分钟，他站在房中间，一动不动。后来，他开始收拾东西。他把内衣、衬衣、袜子放在手提箱里，向四面看了一眼，想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别的东西，他似乎不再需要了。于是，他锁上手提箱，穿好大衣，戴上鸭舌帽，走到关紧的门前。

“我走了，娜达莎，”他说。“你别着急，我先借住在多尔科夫的别墅里。这样做很有必要。这样，你心里就会轻松一点……现在，跟我在一起，你心里不好受，这我理解……别这样折磨自己吧，娜达莎……已经发生的不愉快，我们谁都没有责任。至于马特维，我一定要找到他……要是他活着，我非找到他不可。再见了，娜达莎。……”

他在门边，呆了一会，仔细倾听着。卧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在离开家门以前，他把花瓶里的花拔出来，扔到了垃圾箱里。他不喜欢枯萎了的花。宁愿什么花也没有，绝不能要那枯萎了的花。

还在老远，他就看见了多尔科夫的别墅一片漆黑。整个村子沉入了甜蜜的梦乡。电气列车发出隆隆的响声，从远方驶过，声音转瞬即逝。静静的夜，是这样安宁甜适，以至叶戈里雪夫不得不屏声敛气，免得破坏这诗一样的梦境。他想到，多尔科夫大概会在“民族”咖啡馆耽搁了下来，或者留宿在莫斯科市内也未必。需要另外找一个投宿的地方。可惜，

不能回到母亲那里去。说什么也不能让妈妈知道……

叶戈里雪夫把手伸进栅栏，轻轻打开了篱笆门，登上了别墅的门前台阶。他看见，通往凉台的屋门，原来是开着的。这就是说，多尔科夫在家。可为什么不开灯呢？叶戈里雪夫轻轻地敲了敲门。

一个房间的窗口忽然亮了。多尔科夫不是立即就出来的。叶戈里雪夫抽了足有一支烟的功夫，才看见他终于开了门。多尔科夫眯缝起眼睛，在黑暗中寻找着。

“是我，”叶戈里雪夫说。

“斯捷潘？！”多尔科夫吃惊地问。停顿了一下，他又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想在你这儿借住一夜，行吗？”

“行是行，不过……啊！算了，请进。”

屋子里，杂乱无章。桌子上，杯盘狼藉。吃剩的食物残渣、烟头、扔的到处都是。沙发上坐着一位姑娘。那是丹尼雅。她那梳的高高的发髻散乱了，歪在一旁。她把被子一直拉到自己的下巴跟前。

“请原谅，伙计，”多尔科夫说。“我们没有想到你会来。”

“我马上就走，”叶戈里雪夫窘迫地说。

“哪儿的话!”丹尼雅象唱歌一样，快乐地说。“您请留下吧。您睡在沙发上，我同尤尔卡[①]到树林里去玩。我想去林子里玩个通宵，他硬要我去别墅里过上一夜。好，不说这些了，我们来喝酒吧。”

“我不想喝，”叶戈里雪夫谢绝了。但是，多尔科夫硬把他按在椅子上，并且，给他斟了满满一大杯白兰地。

---

① 尤拉的爱称。尤拉是多尔科夫的名字。——译者注

“这样不好，”丹尼雅说。“我还没有祝酒呢！我想请大家举杯，为了月亮永远明亮而干杯！为了青春年少就无忧无虑地死去而干杯！为了生活得轻松愉快而干杯！为了爱情而干杯！”

“瞧，一下子就干这么多杯，”多尔科夫笑着说，”还是斯捷潘做得对，他没等你说完就干了杯。”

“爱情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叶戈里雪夫闷声闷气地说。

“人人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多尔科夫不无同情地说。“可见，生命是这样短促。丹尼雅说得好，应当在青春年少时，就无忧无虑地死去。”

“要是照你说的那样，大家都在青春年少时无忧无虑地死去，那么谁来生儿育女呢？”叶戈里雪夫回敬了多尔科夫一句。顿时，他自己也感到他的身体内部是那样的空虚。“这话叫人听起来真可怕！”

“可您，叫人看起来真腻味！”丹尼雅生气地反驳道。“我知道，您会责备我说得不对。不过，真正错的不是我，而是您！在莎士比亚[①]时代，人们为了爱情会上吊呀，决斗呀……那是什么时代！再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也不完全是为了爱情。那只不过是他们自己觉得个人的感情受到某种侮辱罢了！”

“说得对！”多尔科夫赞赏地鼓励她。

“您不要以为，我是主张放荡淫佚。”丹尼雅摇摇头。“不，我不是这种看法。问题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在莎士比亚时代被认为是可怕的轻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已经成为行动的准则。就连恩格斯也曾经预言过，爱情将会变得象友谊一样简单朴素，争风吃

① 莎士比亚，威廉（1564—1616），英国大戏剧家。——译者注

醋将会消失，孩子将由国家来教育。”

“说得好！”多尔科夫接着打气，一面向叶戈里雪夫眨眼睛。

丹尼雅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看了酒杯一眼。

“我再也喝不下了，”叶戈里雪夫慢腾腾地说。

“你简直是一个遗老，”多尔科夫说。“是一个旧生活的余孽。你大概应该生在屠格涅夫[1]时代才对。你不信？呶，生活没有使你学会一点东西。我看，生活已经在开始教导你了。别人的生活，我当然不愿意干涉，不过，我觉得，既然合不来，还不如各奔东西。”

“二十世纪是一个损失的年代，”丹尼雅醉醺醺地说。“人们已经习惯了丢失许多东西。……不过，他们怕丢失，也想着干脆什么都不要倒省事。”

她把头巾披到肩膀上，赤脚穿着软底拖鞋，走了出去。

“躺下睡吧，”多尔科夫说，“要关灯吗？”

“你们俩怎么办？”叶戈里雪夫问。

“到林子里去散步！……欣赏明媚的月光。和丹尼雅在一起，是永不疲倦的。她是个聪明的姑娘。”

“不错，一个聪明的姑娘，”叶戈里雪夫同意他的话，一屁股坐在床上。“她爱你吗？”

多尔科夫干笑了一下，熄了灯。

---

① 屠格涅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1818—1883），俄国大作家。

六

在加里宁有色金属学院，叶戈里雪夫什么也没打听到。斯特罗加诺夫这个人，大伙儿是记得的。但是，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为了尽可能做到不漏掉任何一个线索，叶戈里雪夫还到大学生宿舍去了一趟。宿舍管理主任是一个文静的中年妇女，戴着一付眼镜。她听说是找姓斯特罗加诺夫的，脸上立即浮上甜蜜的笑容，热情洋溢地说：

“是的，我记得他。黑黑的皮肤，象个茨冈人。会画画。还给我画过一张……有一次，五一前，清洁女工病倒了，他在三十日那一天，把每层楼的地板都擦得明光闪亮。就他一个人擦，象个行家一样。”

“他同谁最好？”叶戈里雪夫问。

“这他可没有向我汇报过……”

叶戈里雪夫怏怏不乐地回到了别墅。多尔科夫把钥匙留下，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别墅的空气，真的是无比的清新美妙。每一天，叶戈里雪夫都要向娜达莎工作的地方打一次电话。

“喂，”她说。

一听到娜达莎的声音，他便把电话挂上。

她在上班，那就是说，她的身体还好。

“喂，干吗只听到你出气，不听你说话呢？”第四天，他又给娜达莎打电话时，娜达莎问他。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

“好吧，随你的便。”娜达莎说。“昨天，阿那斯塔西雅·伊万诺夫娜来了。她问到了你。我告诉她，你正在开会。这就是说，她对咱们的事儿还不清楚。”

叶戈里雪夫闭上眼睛，挂了电话。

下一步怎么办，去找谁，他没有主意。也许，还应当再去一次地质部。这个想法，是他在早晨上班时产生的。可以再去一次地质部，把参加戈尔德贝尔格勘探队的地质学家地址都记下来。他们中间总会有人认识斯特罗加诺夫的。

这一次，叶戈里雪夫没敢去打扰副部长。他找到了女秘书，请她拿来了地质学家的档案，问她，同戈尔德贝尔格一起去的地质学家都住在什么地方。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女秘书忙着跑来跑去，叶戈里雪夫只好向她苦苦哀求。女秘书终于发了恻隐之心，她领他来到地下室，部里的档案就放在这里。那位严肃的、胡子黑森森的档案管理室主任，从架子上把叶戈里雪夫熟悉的那一大卷档案袋取了下来。

叶戈里雪夫从拍纸簿上撕下一张纸，把地质学家的姓记了下来。他们是：巴特尔仁斯基、马尔科夫、柯罗文、尼古拉伊科。档案管理室主任对所有这些人都很熟悉，立即告诉叶戈里雪夫：巴特尔仁斯基一月前到国外去了；柯罗文和尼古拉伊科现住列宁格勒；而马尔科夫去年已经退休了，住在他的女儿家里。他女儿是个演员，在瓦赫丹戈夫剧院工作，住在斯塔拉柯纽舍夫胡同。关于戈尔德贝尔格，档案室主任说，这是个身材很高的人，同叶戈里雪夫差不多，只是身上的黑毛多而长，甚至鼻孔里、耳朵上都长着毛。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还象旋风一样，在部里走廊上跑来跑去，脚步声很大，声音很宏亮，讲起话来真象发怒的狮子在咆哮，女秘书想起来都害怕。

“他的名字叫列夫[1]，真是名符其实。”档案室主任说。“这个人确实具有狮子般的气质。他不合某些人的脾胃。有人想使他屈服，但未能达到。即使把他关在笼子里，他也是好样的。”

“什么笼子？”叶戈里雪夫问。

“这很清楚是什么笼子，”档案室主任不愿把话说透。“他在一九四八年到了北方，寻找他的红宝石。他的同伴中有一个很讨厌的家伙，写了诬告信，说是戈尔德贝尔格想叛逃出国，把自己搞到的重要矿藏图也带走。于是，就在北方，戈尔德贝尔格被捕了，关进了监狱。”

“不过这是诬告呀！”

“可那个时候，有人是相信诬告的。戈尔德贝尔格很早就被人侧目而视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姓[2]，而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坚持真理，为了国家的利益无所畏慎。这样的人，在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的眼里是很讨厌的……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当时都死在他们手里。只有戈尔德贝尔格的性格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象自己终生寻找的红宝石一样，没有掺杂一点别的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关在监狱里，他还坚持写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论红宝石》。这部著作非常重要，因此关了三年后，不得不把他放了出来。他一出狱，立即振作精神，又去进行新的勘探去了。”

“那么，他找到自己的红宝石了吗？”叶戈里雪夫好奇地问。

① Лев，俄文意思是“狮子”。“列夫”是这个词的中文译音。“列夫”用作人名较常见。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名字就叫“列夫”，——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译者注

② 戈尔德贝尔格这个姓是德国人的姓。——译者注

“这个，谁也不清楚，”档案室主任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密。”

就这样，叶戈里雪夫第一次听到了关于红宝石的故事。

……他把写着马尔科夫地址的小纸条装在口袋里，便朝着斯塔拉柯纽舍夫胡同走去。

罗曼·谢尔盖耶维奇·马尔科夫看来并不太老。他肩膀宽大，手臂短小，体格结实，脸庞黝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站在那里，象一个树墩。头一眼看到他，叶戈里雪夫就想，可能，戈尔德贝尔格选来参加勘探的人，都和他一样刚强。

马尔科夫把客人领进一个正方形的房间，室内阳光充足，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靠墙放着一张铝制行军床，上面盖着一条毛毯。在窗前放的一张书桌上，胡乱堆着各种颜色的电线，有的是线头，有的是线圈，有的则是绝缘带的碎节。在直顶到天花板的四壁上，糊的是绿色、橙黄色、红色的收据，它可以证明一个业余短波无线电爱好者已有的联系。从收据的数量来看，可以判断，马尔科夫是一个嗜好很强的无线电爱好者。他的收据可真不少。罗曼·谢尔盖耶维奇在谈话间无意地流露出，他同格尔曼·季托夫有着间接的联系。当季托夫乘着他的飞船“东方二号”飞越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马尔科夫从他的无线电里比别人更早地知道了这个消息。

马尔科夫在谈到斯特罗加诺夫时说，他认识这个人，他们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勘探时，在一起呆过。叶戈里雪夫听了他的话，惊得瞠目结舌，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而马尔科夫坐在行军床上，却张开圆圆的、聪明的、灰色小眼睛一直看着他。

一霎时，叶戈里雪夫的脑海里，仿佛旋起了滚滚波涛。马尔科夫的话，并不是没有料到的，但还是使他吃惊不小。

在此以前，在他的心目中，虽然斯特罗加诺夫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人物，但总还是离得很远很远，而现在，这个人一下子离得这么近，近到几乎是悬在他生命之上的一种肮脏的、令人厌恶的怪物。

叶戈里雪夫好容易恢复了常态，他把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问题说了出来：

“为什么在地质部保存的地质学家的名单中没有斯特罗加诺夫的名字？”

“这很简单，”马尔科夫回答说，“因为戈尔德贝尔格的勘探队是在莫斯科组成的，而当我们在博尔斯克中途停留，等待补给时，斯特罗加诺夫才加入我们的勘探队。”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他加入了你们的勘探队？”

“是这样，巴特尔仁斯基的妻子在莫斯科生病了，病得很重。他收到电报后，就回莫斯科去了。我们正准备就我们四个人继续前进，可是，戈尔德贝尔格偶然认识了斯特罗加诺夫，并且立即决定让他参加勘探队，因为斯特罗加诺夫同我们几个人一样，对镍（Ni）和钴（Co）都有专门研究。我们庆幸自己运气不错，竟有机会碰上这样一位知音。”

“不过，他大概当时参加的是另外一个地质队吧？”

“是的，他原来在阿列克塞耶维奇教授的地质队。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掉了队。于是，来到地质管理局申请，派他再追赶阿列克塞耶维奇教授一行。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去成。于是，戈尔德贝尔格建议他和我们一起走。”

“难道斯特罗加诺夫没有向你们谈到过，他为什么掉队吗？”

“没有，从来没有。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性格孤僻，落落寡合。我们猜想，他一定是在生活中遭遇过什么不幸。

他的脸上，看得出被火烧伤的鲜明的痕迹……他是从医院一出来，就到地质管理局的。”

“请您就斯特罗加诺夫再讲点什么吧，”叶戈里雪夫请求道。

“再讲怕是没啥讲了……我和他在一起，只有三个月时间。就这三个月，也不是时时在一起。因为勘探工作是处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斯特罗加诺夫的真正的性格，我不能完全了解到……”

“为什么？”

“瞧您问的‘为什么’。因为某种情况使我们有根据认为，我们是在人们已经勘探过的地区进行勘探，实际上收效甚微。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失败，也不是第十次，可能是第三十次，甚至是第四十次了。我们大家都有点灰心丧气，情绪低落。当然，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是个例外……他始终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和往常一样精力过人，总是给大家鼓气……就连斯特罗加诺夫也失望了。对他来说，这样的失败，是很不习惯的。不过，他总还算是能克制自己……”

“你们找到了红宝石吗？”

马尔科夫垂下眼帘，停顿了一下，问：

“您从哪里知道红宝石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在部里听人提到过。”

“是的，我们找到了红宝石。”

“红宝石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

马尔科夫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然后，站在窗户跟前。窗外，外交部大楼的剪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我很难向您讲明白……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个动荡不

安的年代，它是一种战略原料……”马尔科夫斟酌着字句，慢腾腾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这样来称呼它的。这种金属，是三百年前才发现的。把它广泛用于某些工业部门，也只是近几年的事。”

马尔科夫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想了想，又接着说：

“啾，为了使您一下子就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这样说，金刚石加上钢铁，就能制造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和原子反应堆的外壳。这种金属可以赋予钢铁以高硬度，使之得以经受宇宙的巨大重负……”

“明白了，”叶戈里雪夫轻轻地说。

“红宝石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罗曼·谢尔盖耶维奇兴致勃勃地说。“这是一种真正未来的金属。生物学家们不久以前也对它发生了兴趣。他们发现，把这种金属应用于食物和饮料，可以刺激动物体的发育。象猪牛羊这类家畜，如能在饲料中加进红宝石的混合物，则可以使之体重很快增加，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使其蕃衍极多的、生命力极强的后代……”

“呵，这真是一种未来金属！”

“那当然啦！”马尔科夫自豪地说。“远不止于此！列宁格勒的肿瘤科专家彼特罗夫斯基教授，利用红宝石的放射性原素来治疗癌肿，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当然，这对于完全征服癌症，尚为期甚远，但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红宝石当之无愧于借以挽救身患癌症的垂危病人，使之生命复苏的一剂良药……”

叶戈里雪夫屏息静气地听着。

“可是，从前有个时期，这种金属当然被认为是一种无用的金属，甚至把它说成是有害的金属。在十八世纪，瑞典的

一家熔铜机构，由于冶炼没有成功，从炉子里炼出了一种稀奇古怪的金属。这种铜从地质学家的角度分析，内容很丰富。经过研究，发现它有与铜毫不相干的多种性能。当时，这种为人所不知的金属，总是妨碍着熔炼的正常流速。工人们烦透了，就把这种新发现的金属叫做恶鬼。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不过，恶鬼不恶，原来是一种善神!”

“既然工人们称做恶鬼，也许它确有凶恶之处？”叶戈里雪夫笑着说。

“那当然。一切都要看如何使用这种金属了。因此，它才成为一种战略原料。”

“红宝石！是谁首先想到给它起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的？”

“戈尔德贝尔格。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喜欢诗，甚至自己写诗，不过从来不肯拿给人看……他爱在群山中，采集万紫千红的野花，也爱静静地坐下来欣赏满天的星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金属，外表看来非常纯洁，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它的白莹莹的表面上，时刻辉映着玫瑰色的反光。戈尔德贝尔格出神地看着它，忽然想起了红宝石这个名字……红宝石，这是他的终生之理想，是他的欢乐和渴望。他为了找到它，花了整整四十年功夫。”

“他这不是找到了吗？”

“是的，找到了。这是一种稀有金属，非常珍贵。”马尔科夫转弯抹角地说，“这种金属的巨大矿藏在加拿大和中非。西方是把这种矿藏用绝密的方法来开采的。我们苏联，红宝石的开采还为数不多。它通常是根据需要来勘探的……咳呀，我们离题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您的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吧。关于他，您还想知道哪些方面的情况？”

叶戈里雪夫明白，罗曼·谢尔盖耶维奇不想继续就红宝石谈下去了。

“斯特罗加诺夫现住在什么地方？”他问。

“这个，我不清楚，”马尔科夫回答说。“夏季勘探结束后，斯特罗加诺夫留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而我们几个人，则回到莫斯科来了。就在那年春天，我退休了，后来生了病，女儿把我接到她家里。她当时住在中亚，在阿尔玛·阿金斯基剧院工作……去年，她调到瓦赫丹戈夫剧院。我这次回到莫斯科，戈尔德贝尔格早已离开人世了。巴特尔仁斯基、柯罗文、尼古拉伊科，他们三个人，我都没见到。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因此，不好回答您的问题。不过，我是这么想，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想必留在边区某个地方。他是个美术家，热爱大自然。那里的风土民情，自然风光，他是非常喜欢的。再说，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留在那里，显然有许多事做。”

谢了罗曼·谢尔盖耶维奇，叶戈里雪夫乘车返回别墅。他到达别墅的院子里，已是夜半更深了。又累又饿，头疼得要死。他烧了一壶茶，贪婪地一连喝了几大杯，就着茶，又吃了一块又干又硬的白面包。然后，一个人彻夜不眠，在凉台上走来走去。蒙蒙细雨，温暖宜人。他从台阶上下来，光着头站在雨地里，试图使混乱的思想能理出个头绪。他的心情是如此焦躁不安，耳边一直响着那讨厌的名字：马特维，马特维……

是的，从前他不知道这个人。关于马特维的职业，他完全没有想到过。而此刻，他却不由得在脑子里揣测：这个马特维，他讲话是什么声音，他的性格如何，有什么嗜好。马特维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毫无结果的抽象概念，好象是

某个飘忽不定的幽灵。而同幽灵是没法争论的，也不能和他拌牙吵嘴，当然更不能吃他的醋了。不过，一般地说，争风吃醋乃人之常情。但是，就是这种醋味也显然是毫无结果的，它成了某种抽象的东西。

同马尔科夫谈过话之后，一切就具有另外一层意思了。那些探寻红宝石、探寻这种未来金属的人们，都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叶戈里雪夫深深为他们的目标之宏伟卓绝所叹服。在他的想象中，所有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是不同凡响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对国计民生极为有益的非常重要的事业，是一个男子汉当之无愧去作的十分美好的事业。而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正是这一十分美好事业的参加者。他也亲自探寻过红宝石，也属于精心挑选的优秀人物之列。叶戈里雪夫如此羡慕并为之倾倒的那些卓越的地质学家，其中就有一个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探险家，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的生龙活虎的形象，已经从叶戈里雪夫心里升起来了。当然，这时娜达莎所讲的故事，从马尔科夫今天对他的谈话，都是有直接联系的。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的形象，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纯洁和善良，使得叶戈里雪夫差点没有激动地眼泪滂沱起来。这不仅是对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的爱，也是对他的不可遏制的热情和对他的羡慕。

第二天一上班，叶戈里雪夫就在耐心地等待着。当他透过玻璃门，看到列别津斯基的淡褐色的大衣向隔壁屋里一闪，便立即置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吃惊的、生气的眼光而不顾，毅然从她的面前经过，大步走进了科长办公室。

“您好，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他对列别津斯基说。“可否请您批准我现在就休假？”

“干吗要这样急？”科长看了一眼叶戈里雪夫，一面心神不定地用手摸着写字台，问道。

“是这么回事，我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他参加过戈尔德贝尔格的勘探队，现在，显然住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某个地方……我想到那里去一趟。”

列别津斯基身子落进安乐椅里。颧骨松弛下来，深红的鼻子翘了起来。他的黑黑的小眼睛，发出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叶戈里雪夫，看了有好几分钟。然后，咯吱一声，连椅子带人向旁边移动一下，说：

“所有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有工作计划的。按照这个计划，您的假期安排在十二月。”

“我希望能和谁调换一下，”叶戈里雪夫说。

“和谁？您自己说！”科长耸耸肩。现在是八月初，您自己应当明白，疗养的季节……好，不说这个了。问题并不在这里。最近一段时间，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放您走。您很快就会有要紧事做。我想委托您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请求您能放我走，”叶戈里雪夫嘟嘟哝哝地说。

“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两手一伸。“听我说，干吗您不去登记一下呢？到户籍查询处登记一下，他们就会帮您找到您的朋友的……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省时间又省钱。您何苦还没有考虑成熟就东跑西颠呢？”

“起初，我也想到了去登记，”叶戈里雪夫回答说。“不过，这要花费好多时间，而我是等不及了……再说，也可能，他后来并没有住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是呀，说得对呀，有这种可能性。”列别津斯基说：“我感到非常遗憾，叶戈里雪夫同志，我实在不能不拒绝您的要求。”

他耸耸肩，叹了一口气。

当叶戈里雪夫走出科长办公室的时候，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喊住了他：

“您还是不要独断独行为好。我不愿意为您而再受训斥了。办公室的纪律，您也应当遵守！”

“您找列别津斯基有什么事？”午饭休息时间，多尔科夫问叶戈里雪夫。

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他感到自己浑身已精疲力尽了。

下班后，叶戈里雪夫乘车往别墅去。直到坐进地铁的车厢，他才发现自己坐的是往相反方向开的车。改乘他要去的方向，他已经没有这种心思了。于是，干脆从地铁站爬上来，徒步走上了大马路。这是他自己的居住区，他很早就想到这里散散步了。问题当然不仅在散步而已。叶戈里雪夫如果想散步，那么郊外有的是好地方。他到这里来，是想看看他的娜达莎。他很需要看她一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乘车来到这里。他一直想着，正是为此而来的，绝不是为了能到列宁大街散散步而已。

就这样去找她，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来说是不好意思的。于是，他想起了，不妨同她谈谈戈尔德贝尔格、马尔科夫、红宝石，这兴许有益。他上了电梯，为了不愿看到从四面向他挤得紧紧的墙壁，他闭上了眼睛。

他在门前站了一会，然后把钥匙插进了锁孔。走廊里散发着香味扑鼻的、甜甜的铃兰花香。

叶戈里雪夫踮起脚跟穿过餐厅，小心翼翼地轻轻推开了

卧室的门。

娜达莎正站在窗前，看着马特维的那幅画，若有所思。她把那幅画放在窗台上，正对着自己。叶戈里雪夫咳嗽了一下。但是，娜达莎没有转过身来。他自己觉得她发现了他，并且知道，他就在身后站着，但是她没有回过头来。叶戈里雪夫把半开的门轻轻合上，返身走出了餐厅。

走廊上仍然散发着香味扑鼻的、甜甜的铃兰花香。

几分钟以后，他已经来到大街上了。他咬着牙，旁若无人，大步流星地赶着路。

他和娜达莎在一起生活已经长达四年了。他们日夜相依，吃住与共。她就睡在他的身边，他呼吸着她的喘息。那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欢乐和幸福，那缠绵悱恻、销魂动魄的时刻，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亲身体会到。他们是世界上最亲近最亲密的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妻。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叶戈里雪夫甚至想到叩使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谁也别想从他手里把它夺走。

谁知，这个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竟然把它夺走了。现在，叶戈里雪夫深信，在这些日子里，娜达莎心里念叨的根本不是他叶戈里雪夫，……尽管他没有做出任何对她不好的事……是的，她没有想到他，她心里只有马特维。现在，站在她身边的是马特维！

由于屈辱和痛苦，叶戈里雪夫心痛得呻吟起来了。这种发自他本身的心声，把他从迷惘中唤醒了。他环顾四周。灯火通明的列宁大街，展开在他的眼前。在文化公园黑糊糊的树梢上，辉映着各种艳丽的霓虹灯的闪光。那是一家饭馆的招牌，霓虹灯组成的大字是："少年餐厅"。叶戈里雪夫穿过马路，进了餐厅。他不是为了吃饭喝酒，是不愿一个人愁闷

孤独。他此刻特别需要的是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亲眼看见人的脸，亲自欣赏明亮的灯光。

他刚刚在餐桌旁边坐下，便一眼看见了丹尼雅。她就坐在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正向男服务员付钱呢。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个吃得干干净净的碟子，和喝得一点不剩的空柠檬瓶子。与此同时，她也看见了叶戈里雪夫。不过，不是一下子就能认出他来，而是过了好几分钟。她皱起她那小小的、突出的前额，确是有点滑稽。她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叶戈里雪夫，终于认出他来。她笑了。叶戈里雪夫也朝她点了点头。丹尼雅踅过身子，坐在叶戈里雪夫的餐桌旁边，说：

“呀，勇士的奇遇！难怪人常说，条条大路通餐厅。可真一点也不错。”

“您的条条大路很特殊！”叶戈里雪夫嘟嘟哝哝地说。

丹尼雅一点也不介意：

“得了吧，您！我可不是天天都泡在饭馆里。这儿有我一个女朋友。要是我有事找她，就留在她这里用午饭。我们家是不烧午饭的。”

于是，她顺便提起了她的家。丹尼雅说，她的母亲在缝纫中心工作，是第一流的裁缝，每天总是快半夜才回来。她没有父亲。她的父亲和母亲在去年离了婚。眼下，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住。他的专业是研究控制论[①]，职称是工程师。他所在的小组，不久前研制出一种发光音乐装置。

“懂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好，让我说给您听：有了这种装置，当您耳听音乐的时候，就会同时在特制的银幕上看见有表示各种音调的色束，在令人迷醉地翩翩起舞。”丹尼雅洋洋得意

① 指有关电子计算机等的理论。——译者注

地说。“声和光，同步录音摄影，妙极了！这还是古人发现的呢！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则是现代人的功劳。一种完全新型的艺术，未来艺术已经诞生了！”

丹尼雅讲得津津有味，自己也入了迷。叶戈里雪夫回忆起，马尔科夫讲到红宝石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神情。

“这就是说，您的父亲在为未来而工作……”叶戈里雪夫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他个人的行为……是您说的那样吗？

“什么样？”丹尼雅不明白。

“呶，扔下您母亲不管了，使她成了不幸的人……是的，使她和您……”

“嗬！您真是个怪人！”丹尼雅泰然自若地说，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怎么着？照您看来，能够发明现代化机器的人，就非是和尚和太监不可？他们就不可能有什么情欲？他们就无权同女人发生肉体关系？”

叶戈里雪夫被逼得说不出一句话。不过，他并不认为丹尼雅说得对，只是自己不知该如何回答罢了。他还不善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明白的。他在此刻想到的不仅是丹尼雅的父亲，而且还有戈尔德贝尔格、斯特罗加诺夫和马尔科夫，总之是一切可以称之为为明天而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们还要把那些在今天使人受磨难、几千年以来使人痛心疾首的不幸、欺骗和痛苦，也带到明天去吗？难道到了共产主义，人们还会和从前一样互相捉弄，给自己最要好的亲近的人制造痛苦吗？

丹尼雅聪明地看出了他的疑虑，一针见血地说：

“在我看来，人永远都是喜新厌旧的。抛弃原来的情人，另谋新欢，争风吃醋，是人的本性，改不了！人也有灰心丧气

的时候，有时还免不了犯错误。所有这一切，都是娘胎里带来的。尽管这样，人还是人。”

“可是，您说的这些……这个……正好是违背……正好不是人应该做的!”叶戈里雪夫费了好大劲，才憋出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很低。

丹尼雅注意地打量了他一眼，马上意识到他的情绪不好，心里很难过。她把她那香喷喷的、软绵绵的小巧玲珑的手掌，轻轻压在叶戈里雪夫的手背上，亲切地几乎耳语般地说：

“呵，我的亲爱的人儿，你还是痛痛快快地喝个醉吧。别再思虑人生了，不要高谈阔论了。思考过多，有时并没什么好处。思想要是钻了牛角尖，那它就必然会变得可怕吓人，枯燥乏味。”

丹尼雅叫来了男服务员，吩咐道：

“三百克白兰地，两杯柠檬水，要加糖。明白？好，快点！……”男服务员一离开，她又转向叶戈里雪夫，问：

“我来发号施令，想必您不会见怪吧？”

他没有见怪。同她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快活。他觉得，这个梳着时髦发型，目光机敏聪慧的姑娘，是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心地善良的好人，是他可以信赖的同志。对他来说，其他的一切，在眼前，已显得极不重要了。丹尼雅在别墅的行为，他也不再介意。再说，他自己有权责备她吗？他对她能有多大的了解？

餐厅里，顾客越来越多，一时便挤得水泄不通。没有一张桌子空着，没有一个位子不坐的是人。在小小的舞台上，乐队演奏着探戈舞曲。乐声悠扬，如泣如诉。

男服务员端来了白兰地。叶戈里雪夫想给丹尼雅斟一杯，

她笑眯眯地用丰满的小手捂住杯口，谢绝了：

“我不想喝了。没有一点儿胃口。我就这么着陪您坐一会，喜欢吗？”

叶戈里雪夫喝了白兰地，吃了一个酸柠檬。白兰地显然对他没有起任何作用。丹尼雅凝神瞧着他，象是有所领悟似的，软语温存地劝说道：

“呵，您今天应该多喝点，为了能够买个醉。您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当然，您是个青年人。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的父亲很痛苦，当他不得不同妈妈分手的时候，他痛苦极了……他甚至还流过泪，大声地哭过，我不哄您。他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他是很疼她的。仅仅一个礼拜，他的头发就全白了，但最终还是走了……这才是爱情。我们这一代人，用他们那一代的办法来对待爱情，是不行的。过上一百年以后，人们可能会读到描写我们时代的小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公会那样痛苦？”

“您是说，到那个时候，就根本没有什么爱情了。对吗？”叶戈里雪夫愁眉苦脸地问。

“呵，不。爱情当然还会有，不过，内容和形式都变了。”丹尼雅令人信服地说。“要变成象多尔科夫那样……他才当之无愧于二十世纪的人呢！他是按照也自己的方式来爱我的。他并不想让我受拘束，他无疑是对的。我担保，过上一百年，人们对待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情，远比现在要简单得多，随便得多。”

“我不信！”叶戈里雪夫生气地说。“我不相信您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爱信不信！”丹尼雅说。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为这一点感到难过呢。不过，人类社会总是要朝着这个方面发展的。

谁都阻挡不住。您就不张开眼睛看看，现在有多少个不和睦的家庭，有多少对不能白头到老的夫妻。就说年轻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吧。他们结了婚，在一起最多呆不了五年，就得分手。我认识不少人，他们和我都是好朋友。有的正在闹离婚，有的已经离了婚，有的和情妇鬼混，有的同情郎私奔。这种不和睦的家庭，眼看着越来越多，真可谓‘与日俱增’，‘如江河日下，一日千里。’这就说明，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它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了。而代替这种古老形式的，当然是另外一种……”

“哪一种？”叶戈里雪夫颇为感兴趣地问。“所有的人都盖一条被子吗？丹尼雅！您这一套，纯粹是胡说八道！我看，您那些好朋友中间，就没有一个好人。真正的爱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如果这种爱情消失了，那就意味着它还够不上什么爱情，不能算爱情。您那些朋友，都是一些非常轻浮的浪荡男女。”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就象您这样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幸福!”丹尼雅直言相驳。“幸福只属于那些从来都不依恋难舍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不幸都不会发生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总算没有白费唇舌。”叶戈里雪夫说。“大概，您在生活中不走运，您就尽量找一些借口，来说明您自已经历过的事……您很聪明……我说不过您，争也无用。不过，我认为，您举的这些客观理由，都站不住脚。尽管您对这些理由很信服，但是，实际生活远不如您所说的那样荒唐。我的看法和您正好相反。”

曲颈瓶里的白兰地，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是，叶戈里雪夫请男服务员再打二百克来。

“您说的‘正好相反’是什么意思？”丹尼雅问。

“不知道。”叶戈里雪夫回答说。“我什么也不会给您说的。您那种没有激情、没有眷恋、平稳安逸的未来，我不懂，也不需要。我不会把我的痛苦告诉您，也不会把我的悲伤讲给您听。就让这一切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吧。”

他的头开始晕眩了，风天雾地地转起来。

“照您这样说，人们就应该永远都会有痛苦吗？”丹尼雅问。

“是的，永远都会有！但是，将来的痛苦跟现在的痛苦不一样。”

“那不用说！将来的痛苦必定是非常高尚，优雅至极的！”丹尼雅嘲弄般地点点头。“最美好的东西将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死去。应该争取更好的东西……那些不要脸的下流胚，各种各样放荡淫佚的坏透了的女人，比方说，鄙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都应当死尽灭绝，而后，丈夫就会不再背叛妻子，妻子将永远为丈夫操守贞节……”

“看您自己骂自己。”叶戈里雪夫嗫嚅着说。“这没有必要。您那么狠毒地挖苦人，也是不应该的。不过，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倒不无道理。将来肯定就是这样。但是，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他竟然又提高声音说了最后一句，接着，便低下了他那疼痛欲裂的头。

他又伸手去拿桌上的酒瓶。但是，丹尼雅按住了他的手。

“行了。我看，这会儿也差不多了。您要相信我。我可懂得……您有钱吗？给我七八个卢布，我来同服务员清帐。要不，他一定会谎报帐目，骗您钱的……”

过了一会，他们从餐桌旁站了起来。地板在叶戈里雪夫脚下跳起来，他赶紧靠在丹尼雅肩上，才没有跌倒在地。

“您住在哪儿？”走到街上，丹尼雅问。

“我要到别墅去，”他回答。

“这可怎么才能把您送到呢？”姑娘忧心忡忡地看了他一眼。“好吧，这样办，我送您下地铁。从地铁出来，您再步行一段路。那有很长一段距离，将会对您有好处。”

外面清新的空气，使叶戈里雪夫顿时感觉良好了些。他的头也有点清醒了。他感到，浑身差不多已正常，只是渴得要命。注意到他的脚步已能站稳了，丹尼雅赞赏地说：

“真不赖，好样的！”

他们从文化与体育公园白色的大门口经过。从公园门口，走出来几个小伙子，挡住了他们的路，小伙子都穿着时髦的外套，窄紧的低帮皮鞋。叶戈里雪夫困惑莫解地望着他们。他们好象也发现了他。于是，小伙子们含着讥讽的微笑，看着丹尼雅：

“敬礼！”其中的一位说。他面色苍白，头发漆黑，分头梳得铮亮。“快把这个家伙丢开，跟我们一块去玩多够味。要不，我们也太苦闷啦！”

叶戈里雪夫无所措手足，惊奇地看看丹尼雅。丹尼雅却一点也不惊奇。

“别捣乱，傻小子，”她平静地说，一面用肩膀把叶戈里雪夫推开。“放我们过去，听见了吗？”

“瞧，丹尼卡[①]，跳过去，试试看！”黑头发的小伙子威胁地说。

丹尼雅拉住叶戈里雪夫的手：

“我们走吧，这伙人都不是正经东西！”

---

① 丹尼卡是丹尼雅的俗称。——译者注

但是，叶戈里雪夫缩回了手，问道：

“干吗他们对您这样随便？丹尼雅。”

小伙子们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个说：

“黄口小儿为太太鸣不平啦！”

小伙子们从四面紧紧地围住叶戈里雪夫。

“你们这些坏蛋！”叶戈里雪夫站在原地没动，大声斥责。他仅仅来得及轻轻推了一下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对方便立即嚎叫一声，打了个趔趄，在水洼里滑了一跤，跌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伙伴们，骂骂咧咧地一齐扑向叶戈里雪夫。他脸上挨了一拳，腿上被人踢了几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传来了警察的警笛声。

闹事的小伙子放下叶戈里雪夫，慌慌张张作鸟兽散。但是，一个严厉的声音在喊：

“安静！”

从门里走出来两位民警。一位面孔红润的年轻中尉问：

“寻衅闹事吗？想干什么？好吧，请上车，兜兜风吧。”

直到这时候，叶戈里雪夫才发现，身旁有一辆灰色的胜利牌警车。

他们几个人被带到了派出所。值班中尉写好了流氓违警记录，请叶戈里雪夫签字。记录上写着：

叶戈里雪夫、波达别科、马洛捷契尼和塞尼琴，偕女公民安德烈耶娃，违犯莫斯科市人民委员会制订之社会管理秩序条例，在闹市区聚众斗殴起哄。上述情况系彼等酗酒之余发生，彼等亦对执行任务之民警局工作人员非礼相抗。

叶戈里雪夫既没有起哄，也没有非礼相抗，但还是在违警记录上签了字，因为他想快点和丹尼雅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值班中尉问了叶戈里雪夫的工作单位，允许他和丹尼雅一起走。在送他们出门时，他对丹尼雅说：

“您作为一个大学生，又是女共青团员，上公园去跳舞……不觉得难为情吗？”

“难道不可以跳舞吗？”丹尼雅问。

“跳舞是可以的，但个人目的不同。嗨，姑娘，我说您什么也不懂!”中尉摇摇头。

街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丹尼雅用手帕包住头顶，懊丧地说：

“这一下，头发全乱了!”

他们在十月广场上分了手。

“真可怕，刚才的事情太愚蠢了。”丹尼雅一面说，一面用她那聪慧明亮、脉脉含情的眼睛看叶戈里雪夫。“您别难过。他们不会通知您工作单位的。您是偶然碰上了那群人，这一点，警察局也会分析的。”

“无所谓，”叶戈里雪夫回答说。“有机会认识一下现代化的年青人，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这是不是意味着，过上一百年，一切都会变得象今天这样差不多？”

“对这些小伙子，您不要见怪，”丹尼雅笑着说。“他们也有好处……不过，都是大笨蛋!”

叶戈里雪夫一下到地铁站，立即把丹尼雅、面色苍白的黑发青年和民警局的中尉全丢到脑后去了。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娜达莎的形象。他感到惊奇，他怎能在她困难的时候出走，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呢？为什么他的脑子里竟

然会产生马特维有某种错误的意思呢？不，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从他叶戈里雪夫手里什么也没有夺走。马特维是他的情同手足的弟兄，而不是誓不两立的敌人。只有狼群才会互相追逐着，嚎叫着，在抢渴望已久的骨头，而不惜把对手咬伤。他们是人，不是狼。……

叶戈里雪夫回到别墅，已是深夜两点了。他在院子里，慢步缓行一个多小时，他抚摸着松树粗糙的树干，它们象是对他絮絮低语，议论着一些亲切动人的、鼓舞人心的话。后来，他用从井里提上来的冷水洗了脸，坐到桌前，起草给列别津斯基的请假条。他用小学生那种清晰易辨的笔迹写道：

“鉴于对家庭问题的实际考虑，我必须前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一趟……”

一行还没写完，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垂落到纸上，沉重的头也低低地压向桌面。他深深地陷入了梦乡。只有辛勤劳动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的人，才会睡得这样香甜。

七

早晨一上班，就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交给叶戈里雪夫一封信，信封上是他的笔体写着比斯克林务局的地址。原来，叶戈里雪夫把一封重要的公函弄混了，应该发往鄂木斯克，不知为什么收信地址却写的是比斯克。精细认真的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及时发现了这

个错误，由于叶戈里雪夫的过失而可能引起的一场令人难堪的差错被预先避免了。

他满面羞惭地向女秘书表示感谢，接着，请她报告列别津斯基说他很想见科长一面。

“又来了？”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说。“好吧，我马上就去通报。”

她走进了科长办公室。一分钟后，匆匆忙忙跑出来，用一种奇怪的声调对叶戈里雪夫说：

“请吧。”

叶戈里雪夫走进科长办公室，随手关上了背后的门。

“什么事？”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板着脸问。他的深褐色的颧骨，显得比过去更高了。

“休假，”叶戈里雪夫简短地回答道。

列别津斯基看完休假条，漫不经心地顺手丢进抽屉里，然后说：

“今天下班后，科里要开一个全体人员会议。会上，我们将要谈到您的休假问题。另外，当然还有别的事情……”

“好吧，”叶戈里雪夫同意了。

他感到奇怪，他请求休假这样一件区区小事，竟然还要拿到全体会议上去讨论。可是，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下班铃声响了。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把一张桌子搬到集体办公室中间，在上面铺了一条红桌布，桌子当中放了一个盛水的曲颈玻璃瓶和几个茶杯。

科长列别津斯基，党小组长费多尔，共青团小组长斯捷潘诺夫和工会小组长阿波拉姆采娃（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同志，胖乎乎的，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纷纷在桌旁

就坐。

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削尖铅笔，在面前铺好了一张白纸。科员们好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开这个会。

“同志们!”列别津斯基站起来，用平稳的声调说。“苏共二十二大就要开幕了！这是一次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我和你们一起迎接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在这里即我们林业管理局里，也要完成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太显著的、但是为祖国所必不可少的事业。我们担负着保护和培植森林这一祖国绿色宝藏的使命。森林，这是祖国的未来。这意味着我和你们一起都在为着未来而工作。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未来，是用自己的眼睛亲眼看见的！我们一定能够活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将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来进入共产主义呢？这就是我今天打算向同志们谈的一个问题!”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端起水杯，一饮而尽，环视了一下鸦雀无声的会场，继续讲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允许不劳而食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不守纪律的人、不注意道德的人存在的。这些人对苏维埃人的称号是一种侮辱。不，我们绝不能要这样的人和我们在一起！同志们！今天早上，我收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第二十九派出所所长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说，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个成员叶戈里雪夫同志，昨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在稠人广众之中寻衅闹事，后来被派出所当场拘留。同时被拘留的还有几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和不三不四的姑娘。”

会场里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声。多尔科夫睁大眼睛，吃惊地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叶戈里雪夫则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所有这一切都是明显的瞎说，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它才好……

“警察局的同志们希望我们能够对叶戈里雪夫进行教育，”列别津斯基说，同时把他的头侧向一旁。“但是，为了使他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能够明白他搞的这些是什么行为，我们应当分析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当这样对你们讲：比方说，我自己就不能了解叶戈里雪夫。他在我们这里已经工作三年了，但是我们不了解他。他总是躲开大家……这当然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有权利问问他：‘叶戈里雪夫，您是怎样生活的？您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目的是什么？’同志们，在我们国家，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已经战胜了。这一道德的法则是光明正大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它规定了要忠实这样一条原则，即尊敬妇女……我们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获悉，叶戈里雪夫置他的妻子而不顾，时常在外面留宿。他的妻子是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一个共青团员。他抛弃了她，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呆在家里……我想，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戈里雪夫，您自己明白，这种轻浮的、不成体统的行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叶戈里雪夫仍然淡淡一笑。他的面颊有点发烧。

“也许，有人会要求发言吧？”停了一会，列别津斯基启发大家。

要求发言的人很多。第一个发言的是共青团小组长斯捷潘诺夫。他首先承认，他对科里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接着转向叶戈里雪夫，要他结束这种不正常的、会给健康带来损害的生活方式，尽快地回到自己家里去。

“顺便说说，”斯捷潘诺夫在发言结尾时，突然说。“家庭，这是一种复杂的事情。在这类问题上，很难提出什么中肯的劝告。特殊的说，它与我们不相干……”

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认为，斯捷潘诺夫的最后几句

话，毫无原则性。

“怎么能说不相干？与谁不相干？”她激动地说。“不，斯捷潘诺夫同志，对于叶戈里雪夫来说，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们是一个大集体，他是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他就不应当对我们大家有任何秘密。共产主义道德正好表现在这里。象我们今天这样的会，就只有在我们将要走向共产主义的这个社会里才有可能召开。我们大家应该是朋友和同志。不，斯捷潘诺夫，您说得不对！我们要问叶戈里雪夫，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妻子？”

“干吗问他呀!”年纪最轻的女打字员列莉娅尖声尖气地说。“为什么要抛弃？那是明摆着嘛！挑着吃新鲜，还能不抛弃!”

“也不完全是这样,”公文发送员柯拉别里尼科夫闷声闷气地说。“可能，情况正好相反，是妻子背叛了丈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人通常是最没有良心的。要是我，那我……我也不能容忍。”

“背叛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工程师库德里亚采夫用深思熟虑的、诲人不倦的声音说。他长得胖墩墩的，头顶秃了一大片，眼球有点突出，眼神流露着忧郁。他看了一眼叶戈里雪夫，接着说道:“斯捷潘·格里哥里耶维奇，请您能开诚布公地给诸位解释一下。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性的和谐，通常决定着家庭的稳固程度。事实如此，任何人概莫能外。”

女打字员列莉娅噗哧一笑，慌忙用手绢捂住嘴。列别津斯基则轻轻地用铅笔敲着桌子。

“我难以理解您，叶戈里雪夫同志,”库德里亚采夫继续说。“您为什么默不作声？是由于难为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看，这个大可不必。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刚才已经正确指出，与会的都是自己人。可否请您站起来，开诚布公地给科里的同事们讲一讲，您同您的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的伉俪之情是在何种基础上冷却的。只有您一吐为快，我们才能忠告有方。古语曰：人多智广。我们科即是一个大集体，其智谋无穷自不待说。叶戈里雪夫同志，深望您能严于律己，一吐为快，否则，良机已失，悔之晚矣……”

叶戈里雪夫觉得有点冷。他感到自己象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坐在会场里。这使他很不自在，羞愧难耐。

“他不想回答大家的问题，”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说。“他总是摆出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集体中，不应有他的位子。我提议，把叶戈里雪夫有无必要继续留在局里的问题，交人事科讨论！”

“呶，您说得也太过分了，”党小组长费多尔不满地皱起眉头。在大家发言的时候，他一直静悄悄地坐着，用两只手转动着铅笔。“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以前，叶戈里雪夫可还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行为有失检点的事。因此，我建议，给他个处分就行了。这个问题，可以到此结束。”

他的意见，得到了共青团小组长斯捷潘诺夫、工会小组长阿波拉姆采娃的支持。

“难道问题仅在于行政处分吗？”列别津斯基不无责备地说。“我们开这个会，是为了作为亲密的朋友，同叶戈里雪夫同志谈心。他本人生活中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他现在很难过。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他处分，把他的心绪搅得更乱呢？我相信，他现在已经什么都明白了。他当然懂得，我们不是想方设法来整治他，而只是千方百计想了解他，或者说，竭其

全力给他以支持。我们是不会给他任何处分的。请叶戈里雪夫好好想一想，他在这里听同志们发言，到底是为什么。就此了事算了。我马上就要委托他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我希望，他能完成这项任务。这样，他对集体的冷漠态度，就会得到大家的谅解了。至于谈到家庭问题，我希望叶戈里雪夫同志在具体处理这个问题时，能够按照我们纯洁的、人道的共产主义道德准则来行事。”

“说得对！”多尔科夫听到这里，身子动了一下，感到如释重负，小声地说。

“也许您，斯捷潘·格里哥里耶维奇，有什么话要说吧？”列别津斯基亲切地转向叶戈里雪夫，问。

叶戈里雪夫站了起来。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了。只是仍然和刚才一样，觉得身上有点冷，特别想有点水喝。

“我想谈的是休假！”他清了清喉咙，说。“您刚才答应过在会上要讨论我的休假问题的。”

“您感兴趣的就是这吗？除此而外，刚才还发生过什么事？嗯？”列别津斯基问。

会场鸦雀无声。

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他的话。

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皱起眉头，把厚厚的会议记录叠成一叠。

“同志们，散会了，”他宣布道。说完，便立刻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叶戈里雪夫向门口走去。

“您的运气不错，亲爱的，”库德里亚采夫工程师对他说。“多亏碰上列别津斯基，要是碰上管理局长柯尔金，那您今天就有好戏唱了。柯尔金在道德问题上，要求才严格呢，简直

凶得象野兽！而叶甫盖尼·波里索维奇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自由主义者嘛!”

在走廊里，党小组长费多尔请叶戈里雪夫等一等，有话对他说。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留个和尚头，说话声音很低。战前，他在林务施业区当主任。在一次发大水时，他得了重感冒，后来转成肺结核，从此，就永远和森林分手了。显然，他同叶戈里雪夫一样，都非常向往绿色的大自然，在管理局里老是觉得憋闷的慌。

“你为啥非要提前休假不可？”费多尔问。“你在假条中写道，你已决定动身了，是吗？”

“是的，我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叶戈里雪夫回答说。“要是不准我的假，我只好丢下工作不管，自己去了。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有什么事？”

叶戈里雪夫耸耸肩。

“好吧,”费多尔说，一面盯着他的脸。“总而言之，这是你自己的事。你现在是和多尔科夫在一起住吗？好，明天见……”

叶戈里雪夫相信，既然他坚持非去不可，那恐怕就不得不走辞职这一条路了。

谁知，当第二天他去找列别津斯基时，这位科长愁眉苦脸地看了他一眼，说，可以给他一个提前休假的机会。原来，多尔科夫表示，虽然已轮到他休假，而他自己愿意让给叶戈里雪夫，并且还主动承担完成列别津斯基准备委托给叶戈里雪夫的那项任务。

“谢谢,”叶戈里雪夫说。

“我要是您，就会预先给那里写一封信打听一下,”科长劝道。“万一您的朋友不在那里呢？”

“有这种可能性。我先写封信问问看。”叶戈里雪夫说。

他这样讲，是纯粹从礼貌出发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打算写什么信。他知道，一封寻问地址的信发出去，再等回信来，要花很多时间。再说，这样做，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

时间不等人。每延误一天，对于娜达莎，都会带来新的痛苦。叶戈里雪夫了解娜达莎，知道她绝不会在寻找马特维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她认为，她的命运，同叶戈里雪夫已经连在一起了。她没有权利再去寻找往日的丈夫。

他记起了丹尼雅的话，进一步想到，也许他同娜达莎就属于那种自寻烦恼的人……

买好了火车票，叶戈里雪夫顺便回家拿东西。他故意选在白天回去，为的是不要碰见娜达莎。他不想，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

他给小皮箱里放了两件内衣，一件衬衣，一件高领绒线衫。独自想了一会，又拿了一双厚油布高筒靴。这双靴子，是他九年前实习时曾经穿过的。到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厚油布高筒靴也许用得着的。

叶戈里雪夫一大早就来到火车站。他站在饭馆的柜台跟前，喝了一大碗啤酒。随后，把行李放进车厢，便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车站上踱来踱去。离开车只剩十分钟了，他突然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走，还没同娜达莎告别呢，这怎么行！于是，他立即扑向自动电话站。他越觉得时间宝贵，手指偏偏越不听话，硬币老是放不到收费箱里去。他放了一次又一次，硬币好不容易才爬进那黑黑的小缝口……电话铃响了，传来了一个亲切的、他那么熟悉的声音：“喂！”

叶戈里雪夫没有答言，却使劲把听筒压在耳朵上。他有多少话想给娜达莎说呀，可是，此刻却连一句也讲

不出。

“喂！”娜达莎不安地说。“是你吗，斯捷潘？干吗你不说话？你千万不要把话筒放下来，斯捷潘，我有话要对你说……呵，这个……不知从何说起，我一下子都忘了……呵，是的……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好象觉得你回来了……你听见了我说的话吗？斯捷潘！”

“听见了！”叶戈里雪夫轻轻地说。

“谢天谢地！”娜达莎高兴地说。“你到底开口说话了！你干吗要走！斯捷潘。这些天，你是在哪里过的？亲爱的。昨天晚上，自那以后，我总觉得你回来过。我换上衣服，还到多尔科夫的别墅里找过你。可是，那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我就一直在那里站着，等你回来。我是多么想见到你呵，但是我又惊又怕。当时天已经很晚了，十点多了。周围黑森森的。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一直盯着我看。”

“她在那里等我，我却在饭馆喝酒！”叶戈里雪夫想道，后悔极了。

“斯捷潘，亲爱的！”娜达莎说。“回来吧，呵，回家来！……我对不起你，非常非常对不起！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吗？我们两人，心里都不好过……都怪我不懂事……自你走后，我觉得仿佛有十年没见到你的面了……回来吧，斯捷潘！呵，亲爱的，我等着你……”

离开车时间只剩六分钟了。

“你干吗不提马特维呢？”叶戈里雪夫问。“难道你对他不感兴趣吗？”

“不，我对他很感兴趣，”娜达莎说，沉吟了一下。

“那好，听我说，他活着。这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他活着！”娜达莎禁不住跟着说了一遍。

“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叶戈里雪夫匆匆忙忙地说。“以后再说吧。再说，你自己全都清楚……我现在要去出差……听见了吗？娜达莎。我要出差，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你别着急，好好保重身体，务必按时用饭，要不，你的胃病又会犯的……好吧，就这些……”

“斯捷潘!”娜达莎喊道。“等一等，斯捷潘！你到哪里去？我不想让你走，你听见了吗？我不想！你干吗不说话？斯捷潘！斯捷潘！……”

叶戈里雪夫把话筒从耳朵边拿开，手指按住电话的弹簧，铃声当啷啷响起来。

“再见，我的爱神，“我的姑娘!”他对着冷冰冰的、铃声不绝的电话说。“你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谁都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这些话，叶戈里雪夫是轻轻地、自言自语说的。他小心翼翼地挂好听筒，飞快地跑向月台。火车正从他旁边慢慢地、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移动着……他一把抓住扶手，跳上了车。

“您这不是胡闹吗？公民。”女列车员严厉地朝着他喊。叶戈里雪夫冷笑了一下，很不高兴地想到，说不定又会把他当成头号违犯社会秩序的人来处理了。

他原来还担心，五天五夜的火车旅行，一定会使他产生度日如年的感觉。谁知时间过得真快，他甚至没有觉察到。和他乘坐同一卧铺车厢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有二十来岁年纪，淡黄色的头发，蔚蓝色的眼睛，样子有点腼腆。女的胖乎乎的，一头黑发，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涡，肩膀和脖子上都有不少细碎的雀斑。那男的一直紧紧地搂着女的，显然他很爱她。叶戈里雪夫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刚从机

床制造学院毕业，现在是到阿巴坎[①]去工作的。

男的小声对女的说，他在科研所看见过一些精美之极的车床，可惜的是，在他们将要工作的农机厂，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机床了。而女的却皱起她那小脑门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谨小慎微地试探，会不会一到那里，就能给他们分配一套住房，也不知屋子设备如何，方便还是不方便……一到夜里，这一对夫妻便旁若无人地搂住接起吻来，睡在上铺的叶戈里雪夫只好脸朝墙躺着。他不嫉妒他们，只是想到，这一对夫妻将来的命运如何是很难预见的……叶戈里雪夫又一次想起了丹尼雅的话，不禁反躬自问：这一对年青人，二十世纪的孩子，他们将会重演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命运呢？还是宁愿贫而自乐、去经受爱的痛苦的考验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叶戈里雪夫还没有找到，这一对年青夫妇已经和他一起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下了车，并且从把他们带往阿巴坎的公共汽车的窗口长时间地向他挥手了……

叶戈里雪夫来到边区地质局。人事科长对他说，斯特罗加诺夫是他们局的编内人员，但他现在不上班，而且从来也没有上过班。几年以前，他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乘火车，跟着莫斯科来的戈尔德贝尔格勘探队走了。以后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叶戈里雪夫谢过人事科长，来到大街上，找到了地址查询处的玻璃小亭子，请他们查一下，一九二八年出生的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斯特罗加诺夫，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住过没有。他写了个便条，简单说明情况，留在查询处，然后，一个人到饭馆吃了顿饭。他对这件事，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① 苏联一个自治省的中心。——译者注

所以，当他再返回查询处，那位穿蓝制服的姑娘把结果告诉他时，他显得很平静。

姑娘把她那涂着口红的嘴唇一瘪：

“没有。这个人没有住过。”

“谢谢，”叶戈里雪夫说，然后，不慌不忙地朝着西伯利亚大旅社的方向走去。他一面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市容，一面摇晃着手里的皮箱（里面那一双厚油布高筒靴碰得咣当当直响）。现在，又不急着到什么地方去，乐得消闲自在。至于再好的皮靴，叶戈里雪夫也满不在乎了。

从旅社门口经过，叶戈里雪夫朝火车站走去。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显然已无事可做。当晚，就有一趟车，开往莫斯科。这趟车是从哈巴罗夫斯克开出的，中转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本次列车尚未开始售票。于是，叶戈里雪夫把皮箱放到小件行李存放处，干脆到街上遛跶起来了。

他沿着鹅卵石覆面的窄小的街道，缓步徐行，低首沉思。从他在多尔科夫别墅里第一次看到那张画想起，一直回忆到目前为止。他仔细想了想，他都采取了哪些行动。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最后得出结论，他的失败，在于未必完全合乎规律。光这些行动，大概就足以说明他，叶戈里雪夫，不是一个胸有成竹的人，也不善于处理事物。要是换了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上，可能早已取得了成功……

他不能想象，回到家里以后，把自己的不顺利告诉娜达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她肯定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他自己不愿意找到马特维的借口而已。也许，事情的实质正在这里。是这样吗？叶戈里雪夫严格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检查，而后，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并没有欺骗娜达莎！他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有美中不足

之处。这不足之处，说到底，就是他没有找到马特维！

他在十字路口站了一会，抬头看见面前有一幢石头砌的两层楼。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道：“边区博物馆”。他看清楚了，便登上了博物馆门前的台阶。

博物馆里，游人稀少，几乎是空的。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凉风习习，散发着一种古老的家具味和椅套味。叶戈里雪夫从一个展厅走进另一个展厅，以好奇的目光，仔细观赏着石器时代的生活遗迹和本地的古人所使用的工具。每一展厅的四面墙上，都挂着许多幅画，生动地再现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市容和城郊的绮丽风光。

叶戈里雪夫欣赏着这些美术作品，他的目光被一幅画紧紧吸引住了。这幅画挂在一个不太长的走廊里，走廊连着两个大厅，这样，光线就特别充足，画面也最清晰不过。也许，正由于光线特别充足，这幅风景画，叫人看起来不象是画在布上的，而给人一种生动逼真的感觉，就仿佛临窗眺望室外的大自然一样。

叶戈里雪夫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的、无垠的天空，看着那淡青色的、峰峦起伏的、高高的山岗。这幅画展现的意境，同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那幅画，几乎完全相似。从那上面的赤红的太阳，绿色的树林和灌木丛中，同样感到一种不易述说的恐惧。山岗象是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屹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蜿蜒的小溪，狂欢奔腾，似乎要挣脱那窄紧的河岸，急于溢出岸边，向两旁的宽阔地带泛滥。在画的右下角，叶戈里雪夫发现有画家的署名，是用潦草的笔迹写的。画的作者，不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而是一个姓尼基图什金的人。从山岗的色彩运用上来判断，可以看出不是出自一个业余美术爱好者之手，而体现了职业

画家熟练奔放的笔触。斯特罗加诺夫那幅画和尼基图什金这幅画，描绘的是同一个地方。对此，已没有任何怀疑之处。两幅画的风景很有特色，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叶戈里雪夫找到了博物馆的解说员。这是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小老头，正在打瞌睡，眼神疲乏无力。叶戈里雪夫问他，这幅画上所画的风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什么地方可以见到。

解说员看了看那幅风景画，回答说：

“这里画的不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风景，而是托尔察山区典型的风光。”

“您是说托尔察吗？”叶戈里雪夫问。

“没有问题，是托尔察，”小老头肯定地回答。“十月革命前，托尔察曾划归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因此，这幅画也就收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博物馆。它的作者是尼基图什金，这位画家在这一带是远近闻名的。”

“谢谢您，”叶戈里雪夫说。

他走出博物馆，脚底象生了风，直奔火车站。后来，他冷静下来，抑制住激动，这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喘得厉害。原来，他几乎是一直跑着赶回火车站的。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暂时还闹不清楚。尽管这样，他还是从小件行李存放处取出了箱子，问那位保管员，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开往乌鲁格—赫姆的列车何时发车。乌鲁格—赫姆是托尔察地区的首府。

“到托尔察不通火车，”保管员回答说。“要去，只有乘直升飞机。”

“好吧，那就坐飞机去，”叶戈里雪夫想。他感到既轻松，又奇怪，就象一块石子从斜坡上滚下，堕入陡峭的、危险的空谷中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子掉下去，总还有一定的

路线；而他叶戈里雪夫却什么也没有。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是否在托尔察，他不得而知。即或作某种猜测，也毫无根据。他是凭着某种灵感来行事的。这全是心的启示，而不是思想判断的结果。

从莫斯科跑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来，这本身就是很轻率的举动。但是，叶戈里雪夫决心已下，毫不动摇。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吩咐把他送往飞机场。

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试图使自己相信：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既然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参加过戈尔德贝尔格的勘探队，而且是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出发的，为什么他就不能同戈尔德贝尔格一起到过托尔察呢？那幅画，是马特维赠送给戈尔德贝尔格的。这正好说明，他们两人都去过那儿。假若不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永远留在托尔察呢？毫无疑问，他本来是可以定居在那里的。可以留下，而以后却走了。问题就在这里！……叶戈里雪夫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但是，再进一步详细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

叶戈里雪夫坐直升飞机，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新鲜，不时望着窗外。脚下的山地，高低不平，象是一个人伛偻的背。原始森林迷雾蒙蒙，遮盖了一切。峰峦层叠的群山，伸手可及，几乎就在身边。飞机晃晃悠悠，给人一种仿佛轮子被夹在山隙的感觉。

过了两个小时，群山突然隐退了。河流象蓝色的带子，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直升飞机着陆了。

“托尔察到了！”年轻的驾驶员从机舱爬出来，高兴地向旅客们说。

叶戈里雪夫提起皮箱，从舷梯上走了下来。

八

省地质局，设在一幢只有一层的小楼里，楼顶呈锥形，顶端高而尖。门口电杆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古斯拉夫文写着几个字：“亚洲大陆中心”。这里原先长满了牛蒡草，地面被赤阳烤得热烘烘的。根据地理学家确定，亚洲大陆“中心”正好就在这里。

叶戈里雪夫站在电杆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河畔，看着那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乌鲁格—赫姆的房屋，都是清一色白的。在中心大街的一幢楼房里，门牌六十八号，曾经住过一位地质学家兼美术家。他的名字叫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的妻子就是娜达莎。

是的，他，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曾在乌鲁格—赫姆住过！这一情况，是省地质局长罗特曼刚才告诉叶戈里雪夫的。马特维于一九五七年随戈尔德贝尔格来到这个城市，在戈尔德贝尔格去世以后，他就永远定居在这里了。

在乌鲁格—赫姆，甚至在整个托尔察地区，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足迹，遍布此间的每一寸土地。他的地质学家的小铁锤，后来换成了风景画家的画笔。在所有集体农庄的管理委员会，在各式各样的牧羊人的帐篷里，在全部区委书记的办公室，都无一例外地悬挂着他手绘的风景画。地区博物馆还开辟一个专门大厅，用来展览他的美术作品原作。这一荒僻的山区，绮丽风光，锦绣河

山，是他首先再现在画布上的。

来到乌鲁格－赫姆的旅行家、出差的人，总要询问当地居民，此间有何种名胜古迹，有哪些可供游人观赏之物。居民们总是指给他们去参观“亚洲大陆中心”，去欣赏峰峦叠翠的群山，去参观牦牛、冶金厂，去看足球比赛（该城足球队不久前刚刚赢了蒙古足球队）。大家还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们会骄傲地解释说，这位地质学家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创作了描绘托尔察风光的大批风景画。

马特维在托尔察地区住下来仅有四年时间，何以能博得如此巨大的名声？这是怎样达到的？叶戈里雪夫不明白。尽管罗特曼竭力向他解释，他还是难以理解。

这一切使他惊奇不已。他费了好大劲，才记住马特维的住址。他听从罗特曼的劝告，立即前去寻找。因为马特维不久前刚刚得到一次休假的机会，打算到托尔察再作一次旅行。

叶戈里雪夫此刻正站在地球的一点上，站在“亚洲大陆中心”所在的地方。他欣赏着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乌鲁格－赫姆，仿佛觉得这座美丽的城市，是从黑河岸边迁到这里来的。乌鲁格－赫姆的市容给人一种喜气洋洋、节日般的感觉。背后淡蓝色的未名群山，眼前银白色的乌库河河水，织成一幅壮美的图案。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为之迷醉。

叶戈里雪夫终于来到了离他此行目的地只有几步路的地方。而要走完这最后几步路，对他来说，远比从莫斯科来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要困难得多。

在他赶来以前，他可以不必考虑见到马特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能把这些想法从脑子里赶走。而现在，摆在他面

前的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要他最后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必须当机立断。叶戈里雪夫自己也清楚，不这样不行。他只需要能有点时间，让他可以鼓足勇气。

他想起了娜达莎在莫斯科的电话里对他说的话。他要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回答她："一切都很顺利，我的娇妻!"随后，他便迈开大步，径直向中心大街走去，寻找那家门牌六十八号的住宅。

六十八号原来是一座很不起眼的房子，屋顶很低，墙上开着三窗一门。叶戈里雪夫在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使自己激动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他感到，他是否激动，周围并没有人注意。于是，便伸手敲了敲门。

没人开门。过了好大一会工夫，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小男孩才走了出来。他那棕色的大眼睛瞪得圆圆的，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问：

"找谁？"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叶戈里雪夫答。

"请进，"小男孩想了一下，让开路，请客人进门。

叶戈里雪夫发现，在小男孩的背后，还有个身穿玫瑰色连衣裙的、身材纤柔的小姑娘。她梳着两个小抓角，有十岁左右的年纪。小男孩和小女孩长得都很象马特维。叶戈里雪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虽然他从未见过马特维，但从娜达莎的叙述中却可以想象得到。棕色的眼睛，平展的前脑，叶戈里雪夫心目中的马特维正是这样。

"把您的脚擦擦净，要不，我们又得拖地板了。"小女孩用银铃般好听的声音，象是下命令似地对他说。

叶戈里雪夫朝脚下瞥了一眼，果然，地板湿漉漉的，擦的很净，显然是刚刚拖过不久。

他很听话的把自己的脚在长条粗地毯[1]上蹭净，然后，环顾了一下周围。门道很窄小，靠墙摆了许多小箱子，一个压一个，挤得很紧。

“爸爸出门了，很快不回来，”小男孩说。

“爸爸出门了，很快不回来，”小女孩学着哥哥的话，重复了一遍。她打量着叶戈里雪夫。她那棕色的、象天鹅绒一样柔美的大眼睛，流露出信任的神情。“您是谁？是爸爸的同志吗？呵？”

“您干吗老站着？请到屋里去，”小男孩发出了邀请。

本应转身一走了事，可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好奇心控制了叶戈里雪夫。他决心进去看看。既然是远道而来，那么，不亲眼看一看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是怎样生活的，那就太不近人情了。要知道，在这个房子里，住的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是活的马特维，是娜达莎从前的丈夫。是的，他做过她的丈夫，吻过她，向她说过温柔亲切的话。也许，他对娜达莎讲的话，要比叶戈里雪夫对她说的话，不知温柔多少倍，亲切多少倍！他们之间的柔情蜜意，旁人是永远打听不到的……叶戈里雪夫觉得，他应该了解一下这个马特维。他是他的朋友，可又既熟悉，又陌生，既可怕，又可亲。叶戈里雪夫应该亲自体验一下他这位朋友的生活……

小男孩打开了里屋的门，叶戈里雪夫走了进去。他刚一迈进门坎，胸口便觉得象是被人狠狠击了一下，不由得往后一退，目瞪口呆了……他原先还打算，在这所房间里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特别的东西……但是，他看见的却是……娜达

[1] 这种长条粗地毯，是用破布或麻绳编织成的，铺在门道里，专备擦鞋底用。——译者注

莎！

呵！娜达莎，是她！就站在对面，肩膀倚在小树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视线偏偏从叶戈里雪夫旁边滑了过去。她穿一件平整光滑的印花布连衣裙，这件衣服，叶戈里雪夫可从来还没有看见过。她的发型也是叶戈里雪夫不熟悉的：两条长辫子，盘在头顶，光采照人。

叶戈里雪夫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趋向前去。这一下，他看清楚了，原来是一幅画。这幅画很大，占了两窗之间的墙多半部分，娜达莎的形象，是按真人的比例，绘在画布上的。现在，叶戈里雪夫能够更分明地看清楚这幅画了，娜达莎和他见过的模样不大一样……她身上的线条给人以超乎寻常的感觉。画面上的娜达莎，比实际生活中的娜达莎，显得面容清瘦，给人一种爱怜的感觉，鼻子和嘴唇也有所异样……总之，这幅画上的娜达莎，同叶戈里雪夫看见的娜达莎，并不完全相象。叶戈里雪夫越是仔细地观察，就越能分明地意识到，原来画家重在写意传神，并不希求在外表上相似无异。画家显然是有意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捕捉娜达莎的形象的。他画出了娜达莎象云一样的美发，秀美的鼻梁，诱人的嘴唇，纤柔的蜂腰，明洁睿智、只有她才特有的那种神采飞扬的美目。那种动人的羞涩神情，那种不可言说的顾盼神思，都是只有娜达莎一个人才具备的……

娜达莎在这张画上的表情，叶戈里雪夫很少看见过。他爱她这种表情，爱她那深思、温柔、信任的神态。他甚至觉得，这张画比他亲眼看见的娜达莎，更能表现出她那性格的特征。尽管画中的形象和真实的人，相差较大，但作者是着意描绘他自己见到的形象。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在画中的娜达莎眼前，站着的显然是作者自己。他忘情地爱着她，她

痴迷地把自己全部给了他……

这一点，叶戈里雪夫很快地理解到了。他还认识到，他在画中所看到的一切，是他直到如今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他看出了马特维的爱情，看出了他缠绵悱恻的感情，他的骄傲和痛苦。他还看出了，马特维最了解娜达莎，能体贴入微地感受到她的思想、动机和习惯。

此时此刻，在叶戈里雪夫的心里，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情：他仿佛觉得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把娜达莎那颗惶惶不安的、善良而充满激情的心带走了，带到乌鲁格–赫姆去了。叶戈里雪夫明明知道，这在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尽管这样，他仍然被一种屈辱、嫉妒和痛苦的感情，压得喘不过气来，好象娜达莎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同他在一起生活过一样。

他不能站在她面前再呆下去了，转身走出了内屋。

"您干吗？"小男孩问。"等不及了？那么，请您十天以后再来。爸爸到时候就会回来的。"

"爸爸到时候就会回来的，"小女孩一字一句地学着说了一遍。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叶戈里雪夫问。

"爸爸到五一集体农庄去了。他要在那儿工作和画画。他年年夏天都去那儿，这次是第三次。"

"离这儿很远吗？"

"不太远，"小男孩想了一想，回答说。"那儿是乌库河发源的地方。"

"要去那地方，怎么走？"

"坐船去。不过，现在不行。乌库河现在水很少，不能行船。要去，就得坐直升飞机。"

"谢谢，"叶戈里雪夫说。"你叫什么名字？"

"柯斯加，"小男孩回答说。"我叫柯斯加，她叫莲卡。"

"就你们两个在家，自己做饭吃吗？你们有没有妈妈？"

"就我们两个在家，我们自己做饭吃。"柯斯加愁眉苦脸地说。

叶戈里雪夫不宜再问下去了。他向两个孩子告别后，便走了出来。

夕阳西下，乌库河被晚霞照得一片通红。虽然是夏天，旅馆里却仍然生着炉子。一位女服务员，颧骨很宽，脸色发青，穿着毛短上衣和毛长灯笼裤，正在一丝不苟地把锯开的白桦树劈柴码在一堆。她把房门钥匙给了叶戈里雪夫，从他手里接过皮箱放在存物处。旅馆对面有一个食堂，也是一座只有一层的木房子，和这里的大多数房屋差不多。叶戈里雪夫到里面吃了顿晚饭。

饭后，叶戈里雪夫回到旅馆，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房间又窄又小，一个破烂的洗脸间，一张硬梆梆的木板床。叶戈里雪夫脱掉衣服，钻进了粗糙的、象针扎一样难受的被窝里整整一夜，都没有合过一会眼。他就那么眼睁睁地躺到天明，既没想心思，也没考虑问题。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几小时以前打算告别的生活，现在又可以在其中逗留些许时日了。他毫无睡意，他并不以失眠为苦。他不但不盼望天亮，反之，还为房间里很快就泛出黎明的晨光，马上需要起床而感到惋惜呢。

"到五一集体农庄的客运暂不办理，"飞行场[①]的女售票员对叶戈里雪夫说。"到那里的客票一律停售。"

---

① 飞行场，即飞机起落场，是为直升飞机专设的，比一般机场设备要简单得多。——译者注

“那么，要去五一农庄，该怎么办呢？”叶戈里雪夫问。

“等机会吧，”女售票员耸耸肩。“您去找货运队队长吧。他会告诉您，什么时候有去那里的班机。”

货运队队长，叶戈里雪夫是在小饭馆找着的。队长手里拿一块圆白面包，里面夹着鱼子酱，正站在柜台前津津有味地吃着，对于女服务员的暗送秋波，全然不予理睬。这位女服务员年纪很轻，故意在他面前卖弄风情地照着镜子，那温柔娇嗔的眼神，含情脉脉，不时向队长投上一瞥。队长有二十来岁年纪。他那未长髭须的脸上，泛着年青人特有的红晕。

他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听叶戈里雪夫申述自己的请求，直到面包吃完，把面包渣从桌布上抹掉，才开口回答叶戈里雪夫的话：

“您的运气还不错。一个钟头以后，我们有班机往那里去，运一批图书和教材。请您和跟机的那位小学教师谈谈吧。要是他同意你顺路搭上走，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货运队队长严厉地看了女服务员一眼，身子从低矮的窗口探出去，粗喉咙大嗓子地喊道：

“达玛舍维奇，尤拉！到这儿来，有事找你！”

一个小伙子朝着饭馆跑来了。他又高又瘦，两腿细长，脖子细小，眼睛很大。他那一双大眼睛是天蓝色的，一头金黄色透明的头发，乱的象毛刷子，耷拉在后脑勺上，使他的头很象一只羽毛丰满的母鸡。

“干吗？”留着母鸡头的小伙子不高兴地问。“你没看见我在忙着装货吗？”

“这位同志要到五一农庄去。带他行吗？”

“行。干吗不行？他是干吗的？放电影的吗？”

“他会告诉你是干吗的，”货运队长回答道。说完，他顺手从盘子里拿起剩下的一个圆白面包，不过，里面夹的已经不是鱼子酱了，而是奶酪……女服务员慌忙打开葡萄酒的瓶塞，给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杯斟满了酒，羞答答地把酒杯双手端到队长跟前。

叶戈里雪夫从饭馆出来，去找那位小学教师。

“您到我们那里去干吗？”留母鸡头的小伙子问。“啜，算了吧，以后再说……你能帮我们搬搬箱子吗？”

他那么轻易地、不拘礼节地一开口就把叶戈里雪夫称“你”，这使叶戈里雪夫很满意。他们来到直升飞机跟前，只见各种箱子，大包小包，堆了一地，和小山那么高。

“我接你递，这样快一点！”尤拉·达玛舍维奇说完，便钻进了直升飞机黑呼呼的机舱。穿着短皮飞行服的驾驶员，从窗口探出身子，向他挥着手说：

“啜，装快一点。瞧，太阳老高了。”

太阳真的老高了。它高高地悬挂在黛青色的山峦上空，向白色的、节日般的城市，向绿茵如织的大地，倾泻着明亮的、蛋黄色的光辉。

叶戈里雪夫一下子抱起两只大箱子，伸手递给尤拉·达玛舍维奇，使这位小学教师敬佩地说：

“嗬，真行！”他一面咂着舌头，一面不住地赞扬。

叶戈里雪夫长时间没有干过体力活了，想的要死，越干越起劲。几分钟以后，机舱门口的地面，已经堆满了箱子和大包小包。他嘴里不停地喊：

“快接，快接！”

达玛舍维奇从箱子中间探出头来，脸色发红，汗如雨下，几乎是乞求似地说：

“等一等，可怜可怜我吧！”

驾驶员劝叶戈里雪夫道：

“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吧。我们的队长最爱喝酒。你大概也喜欢喝几杯吧？”

“那不用说，一天不喝都不行，”叶戈里雪夫回答说。“还是白兰地掺大香槟呢。这叫做黑点。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驾驶员羡慕地说。

他开动发动机。叶戈里雪夫钻进了机舱。几分钟后，直升飞机便脱离地面，飞上了天空。

“靠窗坐吧，”驾驶员对叶戈里雪夫说。“你是头一次坐飞机吧？瞧，多美！”

凭舷窗望去，真的美极了！直升飞机的头部朝下，仿佛俯瞰着如茵的大地。它飞行在群山上空，群山似乎变得越来越高。连绵起伏的山岭在朦胧欲睡，把自己光秃秃的、千沟万壑的躯体，舒展在耀眼的阳光下。在狭窄的峡谷中间，隐藏着紫色的阴影。云杉和松树匆忙地爬在陡峭的斜坡上。景色每时每刻都在变换。群山从四面向直升飞机围集拢来。阴影变得越来越黑，云杉和松树也越来越少，缓缓地向后退去。它们显然没有力气爬上陡直的岩壁。

叶戈里雪夫用手擦了擦雾气腾腾的窗玻璃。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他问达玛舍维奇。

“已经三年了。你从哪儿来？”

“莫斯科。”

“呵！莫斯科？”达玛舍维奇高兴了。“嗬，真阔！我是在莫斯科念的大学。波将金[①]学院毕业。听说过波将金学院

① 波将金，格里高里·亚历山大罗维奇（1739－1791），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女皇叶卡杰琳娜二世的宠臣。——译者注

吗？”

“听说过。那咱们是老乡啦？”

“我是新西伯利亚人。只是在莫斯科上的大学。住在皮罗哥夫[1]大街公寓里。知道这个地方吗？”

“知道。”

“呶，莫斯科现在怎么样？”

“想莫斯科啦？”叶戈里雪夫以问代答。

“我没有什么可想的，我是西伯利亚人。加丽卡经常想。她是我的妻子，莫斯科人。”

“是你把她带到这儿来的吗？”

“干吗要说带？我们是一块分配来的。”

“是不是一结婚就来了？”叶戈里雪夫问，同时想起了同她一起乘车的那一对新婚夫妇。

“不，我俩不是这样。要说给你听，真象电影一样有趣。”达玛舍维奇高兴地说。“她先前并不爱我，而爱的是另外一个小伙子，也是我们大学的同学。他毕业后，留在莫斯科了，而她却分配到这里来了。他答应一年后，赶来接她。他们已经订婚了，连结婚都准备好了。”

“后来呢？”叶戈里雪夫问。

“后来先别提，说原来吧。原来，我打听到，加丽卡是一个人到山区去，我也就提出申请，志愿报名去山区。我很早就喜欢她，从一年级起就看上她了。加丽卡当然知道我对她有意思，总是故意取笑我。我并不介意。干脆对你说吧，她总归不得不喜欢我。”

---

① 皮罗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10—1881），俄国伟大的外科专家和解剖学家。——译者注

“你到底还是来了？”

“来了。”

“做得对！”叶戈里雪夫说。“后来呢？她的未婚夫欺骗她了吗？她是带着痛苦的心情嫁给你的吗？”

“什么话？瞧你说的！”尤拉·达玛舍维奇说。“谁痛苦了？我当时还不想结婚。不，一点也不。她的未婚夫如约前来接她，是春天来的。不过，他来的迟了。她不愿意跟他一起走。”

“这不可能，”叶戈里雪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她本来是打算走的，把行李都准备好了。后来，到我住的地方来告别，突然大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真有点不可思议。”

“那一年冬天，我们在一起，真是历尽艰辛，在原始森林里几乎迷了路，两个人就那么东跑西颠，后来，人家用熊油来款待我们……”

“用熊油款待？这是怎么回事？”叶戈里雪夫问。

“晚上，到我家里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尤拉·达玛舍维奇说，一面晃了晃他那金黄色的头发。“我们会请你好好喝喝茶，很浓很浓的高级茶呢。我们再聊聊莫斯科。你会来吗？”

“说不定，看情况吧，”叶戈里雪夫说。

直升飞机震颤了一下。叶戈里雪夫抓住座椅的扶手，俯瞰着窗外。地面越来越近了。脚下的飞机场不大，是个圆形的小空地，中间有一排齐齐整整的房屋，屋顶涂着红颜色。房屋周围，挤了一群人，仰首望着飞机，挥动着手臂，而后，人群散开了，直升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草地上。

达玛舍维奇打开机舱的门，咚地一下跳了出去。叶戈里雪夫看见一个青年妇女，穿着蓝色的短上衣，朝着达玛舍维奇快步跑来。她那匀称健美的小腿，在绿草丛生的土地上，飞快地舞动着；而他则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她。这女人一跑到小学教师跟前，立即伸出雪白的胳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喘着气，贪婪地吻他的嘴唇、眼睛、鼻子，嘴里喃喃地说着：

“哎呀，真想你！天天想，想死人了！没良心的东西！也不捎个信来！”

叶戈里雪夫突然感到喉头发紧，有点不好受。他想到，这个莫斯科姑娘，加丽卡，当然不是以痛苦的心情嫁给达玛舍维奇的。应该到他们家去看看。这样，就会知道更多一些东西。也许，还会受到某些启示。在加丽卡和达玛舍维奇的奇怪的、有点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中，有许多细节，他还不了解。

直升飞机落在一个不大的、圆形的低地上，四面都是茅封草长的山岗。清澈的溪水，水声淙淙，如鸣佩环；浪花飞溅，从乱石间，奔腾向前。这儿就是乌库河的源头，它同叶戈里雪夫看见的乌鲁格—赫姆的那条汹涌澎湃、水势宽阔的大河，当然不能相比。急流奋力冲出窄小的河床，象发怒的野马一样，狂啸嘶鸣，翻滚着碎石，空谷间回荡着一片沉闷的、隆隆的声响，犹如远方的雷鸣。

这个设在居民小村旁边的飞行场，上面有一排房屋，都是用木头盖的。驯鹿呀，狗呀，悠然自得地在机场上荡来荡去。三五成群的小孩子，在房周围奔跑嬉戏。

“到我们家来玩啊，一言为定！”达玛舍维奇对叶戈里雪夫说。接着，他便帮着从直升飞机上把那些箱子和大小包袱往

下卸。

叶戈里雪夫表示，一定到他家里去玩。随后，便向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走去。这是一座用圆圆的橡木盖成的房子。桌旁坐着一位结实的男子。他身材矮小，年龄不大。脸上颧骨突出，胡子没刮，一双细小的眼睛，显得镇静有神。

“您好，”叶戈里雪夫说。“您是农庄主席吗？”

“是的，”那男子回答道，说着站起身子，伸出一只手。“认识一下吧。我叫蒙库里比。你呢？”

他也一见如故地把叶戈里雪夫称“你”，这同样使叶戈里雪夫感到高兴。

“我叫斯捷潘，”叶戈里雪夫说。“我从莫斯科来，是为了打听一个人。他是个地质学家，名字叫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他这会儿在吗？”

“一周前，他乘飞机来到这里。”蒙库里比说：“给马备上鞍子，就到原始森林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见得着他。”

“什么时候回来？”

“昨天就该回来的，”农庄主席想了想，说。“他带了够五天的干粮，答应给学校的孩子们上一次美术课。我看，早上就可以回来的。”

“你说他去原始森林了，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叶戈里雪夫问。

“画画呗。马特维画的一手好画。你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在管理委员会的墙上，就挂着一幅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画的画。不过，屋子里太暗，叶戈里雪夫一下子看不清楚。

“他去的地方很远吗？”叶戈里雪夫问。

“直到蓝色峡谷。他每次来，都要到那地方去。这次走了

已经五天了，很快就会回来。你去歇歇吧。到我家里歇会儿吧。你看，从窗口往外瞅，那不是？就是那座房子。你自己去吧，我老婆会招待你吃饭的，她做的一手好菜。”

“以后再去吧，”叶戈里雪夫说。“小学教师请我到他家里去。”

“呵，这位教师可是个好人，”蒙库里比认真地说。“他的妻子也是个好样的。去找他们聊聊也好。”

小学位于村子的正中心，门口有一群孩子在玩耍。尤拉和加丽雅[①]正在院子里锯木柴。他们把圆木放在支架上，两个人一上一下地拉着锯。

“你使点劲儿呀，别躲尖擦滑的！”叶戈里雪夫听见是尤拉·达玛舍维奇的声音。“能不能为咱出点力？”

“闭住你的嘴，只有你才躲尖擦滑呢！”加丽雅回答说。“又不是为你一个人锯木头！”

“让我来，”叶戈里雪夫说。

达玛舍维奇一见客人来了，马上丢下手里的锯，给妻子解释说：

“加丽卡，认识一下。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个小伙子，力气大得惊人，真象杂技团的大力士。”

“嗬，我跟杂技团的大力士差远啦，”叶戈里雪夫吃惊地说。

“不必客气，”尤拉说。“要有你那一副体格，我早当杂技演员了。”

加丽雅哈哈大笑。叶戈里雪夫觉得，她长得怪可爱的，虽然不象漂亮的女人那么帅。她的嘴稍微大了点，一笑起来，

① 加丽雅，即加丽卡。加丽卡是爱称。——译者注。

牙齿全露出来了。但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光采照人。圆圆的脸儿，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是那么善良，彬彬有礼，使人一下子就能对她产生十分信任的好感。

“真是太好了！欢迎您到我们家来作客！”加丽雅说，“我们马上就来吃饭。”

叶戈里雪夫当然不会拒绝吃饭。尤拉给他端来了伏特加，用高脚玻璃酒杯斟得满满的，他也没有拒绝。尤拉提议，为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干杯，他一饮而尽。而后，他们又为双亲们的健康干杯，为世界和平干杯，两个人喝个没完没了。

“行了！”加丽雅装出严厉的样子说，一手夺过酒瓶子，藏到桌子底下。“再下去，就要为在海上漂泊的人们干杯，为了向女人讨好而干杯了！我什么不知道！”

“哎哟，瞧你说的！谁想到为这些干杯了？”尤拉向叶戈里雪夫眨眨眼。“向娘儿们讨好没有用。她们都是诡计多端，好诈无比。”

加丽雅抓住尤拉的拳头，在桌子上啪地砸了一下，尤拉笑得东倒西歪。接着，这一对夫妻便争先恐后地，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向叶戈里雪夫讲述了他们工作的情况。

“想想看，我们远远地跑来工作了，人家可拿我们当外人看。净吃白眼。说我们太年轻。嗨，这两个人还教得了学生！他们自己才需要人教呢！”加丽雅一面说，一面温柔地看着叶戈里雪夫。他正为喝得太多，吃得太饱而难受呢，趁人不注意，赶紧偷偷地放松了腰带。“大人都不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还是农庄主席蒙库里比下了命令，孩子们才来上学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一课。想找谁出个主意，都找不到人。那时，我对尤拉连理都不爱理……”

“为什么？”叶戈里雪夫问。

加丽雅意味深长地笑着，向丈夫递了个眼色。

“快讲你的吧，怕什么!”尤拉说。

看见丈夫满不在乎，她便接着解释说：

“我生他的气。人家来了，他也跟着来了！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常骂他，和他吵架。总之，我走进了教室，呆住了。孩子们都那么脏，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有椅子不坐，都坐在地板上。说一句俄语，全班没有一个人懂。我简直发懵了，不知这是怎么回事。第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就这么象哑巴一样，静悄悄地过去了。下课铃一响，我赶紧跑回教员休息室。当然，免不了要哭鼻子。尤尔卡走到我跟前说：‘心里难过吗？别这样，我也不好受。这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进门，连脱大衣都不懂!’您知道，他是在另外一个班里教体育课的。‘我们应当学会本地话，要不就抓瞎了!’尤尔卡对我说。他的话很有道理。以后，我就同他一起学习本地话。我们到毛皮贸易站[①]，去找内地来的商品选购员去请教。他是俄罗斯人，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年了。”

“总而言之，我们是尽力向大伙儿学习就是了，”尤拉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总算对付着能用本地话给孩子们上课了，他们也开始懂一点俄语了。突然，变化莫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农庄主席蒙库里比到学校来了。他说：‘庄员们不喜欢你们留在这里。他们抱怨说，你们不会打猎，分不清松鼠和黑貂。也不同大伙儿一起去打猎。连饭都不会做，还要从食堂打饭吃。拿起猎枪不知道该怎样使。这样的老师，让孩子向他们学习，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

① 苏联在边远地区所设收购猎品并供应猎人枪支物资的贸易站，俗称毛皮贸易站。——译者注

“于是，你们便一起去打猎，对吗？”叶戈里雪夫问。他的睡意象是被手抹去似的，不见了。

“不这样，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先学会了放猎枪，后来，便同山民们一起去打猎。”加丽雅笑呵呵地说。“尤尔卡学得比我快，枪法很准，乌库河上的乌鸦都让他打死了。我可怎么也学不会。每天早上天一亮，他就跑来找我，我们就在村子外面练习放枪。阿莉嘉也和我们一起练。”

“阿莉嘉是本地的一个医生，”尤拉解释道。“也是个年轻女人。她也和我们命运一样，村里人信不过她。没人请她接生，也没人到她的医院去看病。”

“您不知道，这里的女人生孩子，真能吓死人，简直和石器时代一样，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加丽雅说，“他们把产妇从家里背到帐篷[1]里，让她两腿叉开，用绳子把腿捆到树桩上，免得她疼痛难忍时胡蹦乱跳。然后，男人呀，女人呀，小伙子呀，大姑娘呀，还有小不点儿孩子们，都围成半圆形，坐在那里看，一边抽着烟，一边等待着……产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的。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这里风俗已经改了。阿莉嘉是从泰谢特[2]来到这里的。村里人都不听她的话，没人找她看病，她真烦死了，又急又气。”

“她一个人跑了，我们也想跟着她跑。”尤拉乐呵呵地说。“到了冬天，可就实在受不了啦。村子里的人，都去打黑貂去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孩子们没人管教，胡窜乱跑，象放羊一样。六、七岁的娃娃，一大早便骑上驯鹿，到就近的林子里，安上捕兽夹捕捉野兽。真能笑死人！那么个小不

① 这里的帐篷，指西伯利亚游牧民族用兽皮和树枝搭的一种锥形帐篷，很简陋。——译者注

② 苏联北方边陲一个城市。——译者注

点儿，驯鹿偏会乖乖地驮着他们走。要叫我们骑，它准会又蹦又跳，不把你颠下来才怪呢！我们烦得要死，决定到乌鲁格—赫姆去，请求调动工作。”

“别听他瞎扯！”加丽雅装出生气的样子打断他的话。“是我一个人打定主意调动工作，他并没有提。我想念莫斯科，想念公共汽车，想念剧院，啊，简直什么都想，想得人心里难受。这里，当时还不通直升飞机呢。我买了点罐头，背上枪，就一个人顺着乌库河跑了。从这里到乌鲁格—赫姆，有一百六十来公里。第二天，天亮了，我回头一看，尤尔卡正在我身后滑着雪。他不知什么时候跟来的。‘走开！’我朝他喊道，他没敢吱声。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我滑着走，他也滑着走。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象捉迷藏似地，又滑了一天，走了四十公里。雪很厚，雪橇跑起来很顺利。天黑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帐篷。我们先是看见，河岸上有个地方直冒烟，便上了岸，朝冒烟的地方走去。进了帐篷，看见兽皮上躺着一个孩子，赤条条的，皮肤黑得象炭块。他喘着气，呼吸很困难。旁边坐着一个穿鹿皮上衣的女人，正在喂他开水喝。那孩子喝一口，喘一阵。‘他怎么啦？’尤尔卡问。女人回答说：‘他是我的娃娃。俺们一家出来打黑貂，娃病了，我只好送他回村子去。走到半路，娃的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咋办呢？’女人说着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显出毫无指望的神情。‘我去请医生，’尤尔卡说。‘明天准能赶回来，让这位女教师帮你个忙吧。’‘不，’女人摇摇头，说。‘医生不中用，医生没有熊油。要有熊油就行了。我就用熊油给一个小伙子治过病。我给他按摩，再给他吃熊油，他就好了。’尤尔卡想了想说：“也好，我们给你找点熊油来。可是，哪儿可以弄到熊油呢？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觉得，那女人说得很在行。”达玛舍维奇说。“医学是科学，那是没有什么说的。可在人民中间，也有许多治病的偏方，同样不应忽视。那女人告诉我，要弄到熊油，只有找猎人。而猎人们都在蓝色峡谷一带活动。那里是乌库河的发源地，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呢。只有逆流而上，往来的方向滑，再无别的路可走。‘哎，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吧？’我对加丽雅说。‘你是跟我一起走，给这位孩子的母亲找点熊油来，还是一个人到乌鲁格—赫姆去？你说呢？’她翻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就跑出了帐篷，象被火烧着了似的。于是，我们两个人便朝着蓝色峡谷的方向滑去。我们一边走，一边无所顾及地恨天骂地。‘谁要你死气白赖地缠人家！’加丽卡大声喊道，整个森林都能听见。‘害得我眼睛都快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哎，我免不了也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治治她。”

“他把我叫做寄生虫，我一开头甚至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加丽雅插了一句。

“我们没有到集体农庄去，也没打算绕弯子，走捷径。”尤拉接着说。“我们那个小村子，不在乌库河发源地，而在急流经过的地方，连个名字也没有，距我们走的路有十公里。我们原来还想，蓝色峡谷很快就要到了，而其实还远的很呢。我们白天黑夜地赶路，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赶到第二天，两条腿象是灌了铅，抬都抬不起来。四下里一看，满眼都是茫茫白雪，再就是山呀，松树呀什么的，一个人影也没有。脚下，黑水在冰层下面咕咕地响，冒着热气，同将要煮沸的开水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踩个空，跌上一交，说不定会从此完蛋呢！岸上不能走，雪太厚。一伸腿，人就会埋到雪里去。睡袋只有一条，是我带来的。她把她的丢在家里了。头一天

晚上，我请她把睡袋拿去睡，她不要。我们就在篝火旁坐了整整一夜，谁也没有合眼，睡袋被冷落地扔在雪地上。可是到第二天晚上，我们连商量都没商量，就一起钻到睡袋里了，睡得那么香甜，简直和死人一样。是的，加丽卡那一晚上给我的印象好极了。她紧紧地偎依在我的身边，非常听话。就是有点淘气，净往我的鼻孔里喷气。”

“真不要脸！亏你说得出口!”加丽雅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赶紧打断他的话。嘴里虽然是这样骂，可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很满意丈夫在人面前讲述他们的爱情。“别听他瞎扯，是他往我鼻子里喷气。”

“就这样，走了四天四夜。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蓝色峡谷。又饿又累，又脏又黑，衣服都扯烂了，真是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了。我们看见，山上有几处篝火燃烧着。但是，要走到跟前，可还得经过一潭黑水洼。那上面只有一层薄冰，四到八处都有裂缝，而且黑得叫人眼都睁不开。”

“山那边就是河的源头，再往下，才叫乌库河。这个地方叫做黑水潭。”加丽雅解释道。她把桌子收拾干净了，碗碟也洗过了，正用毛巾擦盘子。

“等第二天再过去吧，不行，心里着急。于是，我折了两根云杉树枝，一根自己拿着，一根给了加丽卡，战战兢兢地从黑水潭上跨过去。我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刚走了几步，咕咚一声，我的一条腿滑到冰缝里去了。好在棍子还没掉，卡着裂缝。加丽卡把我硬拖了出来。接着，她自己也摔倒了。简直找不到个结实的地方。我俩浑身湿漉漉的，衣服都结成了冰，象玻璃一样闪闪发亮。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岗。加丽卡说什么也爬不动了，累得直打瞌睡。我不得不连着两次推醒她。”

“我跌倒了，也睡着了，他在我的脸上轻轻拍了拍。”加丽雅说。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到底还是没能爬到篝火跟前，终于跌倒在雪地里。幸好，猎人发现了我们，把我俩背到火堆跟前。他们把我和加丽卡的衣服都脱光，用雪给我们擦身子，接着又用滚热的熊油擦。最后，把我们用兽皮包起来，硬要我们一人再吃一小碟这种油。那味儿真是难闻极了！没办法，只得吃。第二天早晨醒来，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全好了。只是骨头疼得厉害。猎人们给了我们一小桶熊油，我们便转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倒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那个小孩子救活了没有？”叶戈里雪夫问。

“救活了!”加丽雅回答说。“现在，就在我带的那个班学习。念六年级。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学生。数学特别好。”

“这以后，大家对我们可是另眼看待了,”尤拉说，顺手拿起一支烟抽着。“唳，我和加丽卡的事情，也慢慢地成功了。她不再想回莫斯科了，对熊油也习惯了，挺喜欢吃。”

“是挺喜欢，那不用说!”加丽雅说。“熊油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东西呢!”

“您还想不想莫斯科？”叶戈里雪夫问。

“当然想啦。甚至可以说，非常非常想。”加丽雅说。“不过，光想有什么用呢？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某种东西，又不是为了再回去。”

“寻求什么东西？”叶戈里雪夫好奇地问。

“寻求幸福,”尤拉一本正经地说。

“真正的幸福，总是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找到。”加丽雅说。“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幸福好象就在身边，只需伸手去拿就是。可是到你真正要得到它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往往

要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才能找到。”

“您这话很有道理。”叶戈里雪夫小声地说。

他从桌旁站起来，告别了好客的主人，来到街上。天气很冷。小小的山村沉醉在甜蜜的梦中。漆黑的天空中明亮的星星闪着白光。

九

第二天，斯特罗加诺夫没有回来。过了两天，三天，他仍然没有回来。

“奇怪，”加丽雅说。“该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吧？他带的干粮早该吃完了。他答应星期天给孩子们上图画课的。”

“你说谁发生了意外？斯特罗加诺夫吗？胡扯！”尤拉说。“他的能耐，你又不是不知道！绝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叶戈里雪夫在村子里转悠着，想熟悉熟悉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五一集体农庄是二十年前成立的。这个山区，从前人口稀少，即使到现在，也没增加了多少居民。托尔察当地居民以前是按氏族方式生活的，他们同狗一起，住在黑咕隆咚、又脏又冷的帐篷里，连母牛是个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他们行走骑的是鹿，穿的是鹿皮，吃的是鹿肉。

可如今，当格尔曼·季托夫乘宇宙飞船飞越托尔察上空的时候，庄员们却全都聚集在农庄管委会门口，仰望天空，指手划脚，七嘴八舌地议论起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了。他们现在住的是舒适的房子，闲了听听无线电广播，看看报纸。有时，家里热得厉害，他们就在野外搭个帐篷，纳一纳凉。

那种氏族社会的原始生活方式，他们早已忘了。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识字学文化。总之，一切都变了，只有一种风俗没有变。那就是婚姻方式。这里的姑娘们在出嫁以前，先得生一个孩子，否则，就没人娶她。她必须先用实际行动证明，她是否会当母亲。然后，青年男子才考虑，值不值得娶她做妻子……农庄主席蒙库里比是乌鲁格—赫姆农技校毕业的，每年都得亲手打死一只黑貂，然后把它作为祭品在篝火上烧成灰。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开始，农庄主席必须打头阵，大家跟在他的后面。农庄主席永远应该第一个先打到猎物。

山民们在这些古老习俗问题上，一向要求是很严格的，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类祭祀活动祭的是哪一路神灵。

这种反常现象，使叶戈里雪夫颇为惊异。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俯瞰整个地球表面的宇宙飞船上，却可以看见用兽皮搭的帐篷和用作祭祀莫名其妙的神灵的黑貂，而且是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可是，尤拉和加丽雅却一点也不惊奇。

“这很容易理解，”尤拉说。“火箭速度很大，跑得很快。有的人就是赶不上，那有什么办法！人类社会就是如此。有的人跑到前面去了，现在已按共产主义的标准生活了，有的人才刚刚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爬了出来；还有的人生活的时代，恐怕连奴隶制度都不如，他们过的是石器时代的生活……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指的托尔察当地居民。我看，他们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离共产主义恐怕还要近一些……”

“他这指的是我，”加丽雅生气地说。“指桑骂槐，真不是东西!”

“肚子没病，不怕吃西瓜。”尤拉不动声色地说。

叶戈里雪夫在集体农庄已经住了五天了。斯特罗加诺夫仍然没有回来。叶戈里雪夫惊奇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为

此而着急。

“还不到令人着急的时候，”达玛舍维奇解释道。“斯特罗加诺夫是一个很老练的人。猎枪有，火药有，吃的就有，着什么急！他以前也不是每次都按时回来。他来这里，不光是为了画画……”

“还为了什么？”叶戈里雪夫问。

“这个，我也说不准，他没在人前提过。不过，我想，他象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寻找什么东西？”

“是这么回事，他的旅行背囊里老是装着某种石头，他在月光下看来看去，还用化学药水来酸洗它。阿莉嘉的整整一瓶硫酸都让他用完了。不过，她并不介意。斯特罗加诺夫给她画过一张肖像画，她很喜欢，把画寄给她母亲看。她母亲住在哈巴罗夫斯克。”

叶戈里雪夫确信，他是等不着马特维回来了。他心里产生了某种预感。

第六天，他来到农庄管理委员会，对蒙库里比主席说：

“请你给我一匹马和一枝枪。我要去接斯特罗加诺夫。到那里只有一条路，我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蒙库里比并不感到意外。

“好吧，我亲自给你挑一匹好马。”他说。

农庄主席从马厩里牵出一匹温顺的骟马，耳朵耷拉着，和狗一样。他拍着马的长长的脸，对叶戈里雪夫说：

“这马不用喂，它自己会找东西吃。也不用拴，它是不会跑的。对野兽，它是很敏感的。它的名字叫做‘男舞伴’。”

猎人用的双管猎枪和子弹，是尤拉·达玛舍维奇送给他的。尤拉还帮他把罐头、干饼和食盐包好，装进旅行背囊里，

并且检查了看是不是把火柴、火镰和火绒都带上了。

“做得对。你去接他，这样也好。”尤拉鼓励似地说。“你何苦要在这里死等呢？斯特罗加诺夫这笨家伙，或许打算在那里过冬也说不定。你去接他，就可能很快碰上他。再说，这会儿正是秋天，林子里最美的季节。满山的桑葚钩子[①]，到处一片红，跟火星上的景色一样。你是莫斯科人，初次进大森林，一定会感到新奇。你要再勇敢一点，不妨到黑水潭洗洗澡。这种水非常冷，和圣诞老人的手一样，不过，对身体却十分有益。这地方流传着一句民谚：黑水潭里常洗澡，活到百岁不显老……”

黎明时分，尤拉和扣丽雅来到乌库河畔，为叶戈里雪夫送行。他好不容易才爬上骟马，向他们挥挥手，便沿着河岸小道走了。小道很窄，顺着河床，曲曲弯弯。骟马驮着叶戈里雪夫笨重的身躯，蹒跚地迈着步子，脖子伸得老长，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叶戈里雪夫。有时，它象是胆怯似的，步伐加快，轻松地、不慌不忙地跑几步。

太阳从山岗后面爬上来了，耀眼的霞光，照得叶戈里雪夫眼睛发花。他皱起眉头，打了个喷嚏。周围是一片亮：河流，青草上的露珠，玫瑰色的云彩，都被朝霞照得熠熠发光。

高高的茅草，碰在叶戈里雪夫的靴子上，发出飒飒的声响。他的靴子被露水打湿了。那双厚油布高统靴正好派了用场，总算没有白拿。乌库河浪花飞溅，直泻而下。两旁是不太高的、倾斜的山岗，上面长满了低低的灌木丛。灌木的叶子呈黄颜色，纹丝不动，在太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和白铁皮

---

① 一种植物名。——译者注

一样。河水在河床拐弯的地方，翻滚着白色的泡沫，发出咕咕的声音，冲击着水中的岩石。石头也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好象一个个巨大的玻璃球一样，明晃晃的。

山岗在叶戈里雪夫的面前缓缓地移动着，每一分钟，在他的眼前都展开着一幅新的天地。巴什达卡山那巨大的灰蓝色身影，象是凝固在遥远的天际。在这座巍巍高山的背后，就是蓝色峡谷。巴什达卡山被山脚下升起的茫茫白雾，切成了两截，上半截好象是悬浮在空气中似的。使人感到惊奇的是，那样一大片庞然大物，竟然会掉不下来。

叶戈里雪夫放松缰绳，让马缓步徐行。装得圆鼓鼓的旅行背囊，不时地撞碰着他的膝头。小村子已经隐在远远的山岗后面去了。现在，漫漫长路上，漠漠天空下，就只有他一个人了。骟马，群山，松林，云杉，是他仅有的伙伴。“男舞伴”低着头，懒洋洋地摇晃着低垂的耳朵，撒开蹄子，小跑一阵。道路越来越窄，最终将变成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曲径通幽，有时，则淹没在草丛中。于是，“男舞伴”便倒换着马蹄，用胸脯推拥着高高的茅草，艰难地向前迈进。

万籁俱寂，悄无声息。叶戈里雪夫从离别牟沙斯克森林后，再没有体验过如此静谧恬适的氛围了。周围是这样的安宁，但并不象坟墓那样死气沉沉，而是象梦一样令人神往。微风习习，马蹄声声，灌木在沙沙作响，地鼠在啾啾鸣叫。这一切，叶戈里雪夫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感觉到了。前边不远，就是原始森林。松树，云杉，冷杉，枝影斑驳，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远方，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哗哗喇喇地爆裂，似乎有什么人在轻轻地饮声叹息。乌库河水，清澈见底，晶莹透亮；水花飞溅，激在水中岩石上，发出汩汩的声音。这一切景象，各种声音，使如此静谧的大自然，更

显得安逸恬适，华美壮丽。空气中散发着青草、云杉、马汗的气味。这种气味，同勉强可以闻得见的松树皮气味，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石头气味，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幽幽甜香的感觉。从骟马的马蹄落处，不时地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就会看见，被惊起的灰褐色的鹌鹑，象子弹一样，呼地一声，飞上了天空……

太阳热得炙人。叶戈里雪夫的背上热烘烘的，鬓间汗如雨下。

他稍微把手往后仰了些，让自己坐的更舒服自然一点，贪婪地吮吸着针叶树的酸涩的气味，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去的山岗。他想起了尤拉，加丽雅和丹尼雅，想起了多尔科夫和那位可笑的女秘书卓娅。他还想起了图画修复工作室的那位髭须满脸的美术家，想起了警察局那位中尉。往事如烟，同他们邂逅的前前后后，此刻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如同他亲眼看到眼前的松树和云杉一样真切。他仿佛又一次看见了尤里亚河上那起火的轮船，看见了娜达莎苍白消瘦的面容（她在新婚第一夜，也是这样的面无血色）。这些使他不由地想起，也许，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不大实际的。

为什么他的全部生活是不大实际的？这种不实际表现在哪里？叶戈里雪夫暂时还闹不清楚。不过，他既然已发现了这一点，敢于承认这一点，他的心情可总还算是轻松了许多。一个病魔缠身的患者，终于明白了自己害的是什么病，但要找到治愈这种病的灵丹妙药，一时尚未能如愿。叶戈里雪夫此时此刻的感觉，正好就是这样的。

他想到，这次旅行不管何时终了，有无尽头，都是毕生难忘的。它将永远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中。人世间有许多东西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价值。而另一些，为他叶戈里雪夫从前并

不珍惜的东西，却变成了最主要的东西。

骟马悠悠荡荡地徐步向前，象是踏着轻音乐的节拍。乌库河变得越来越浅了，隆隆的水声变成了淙淙的水声，清新悦耳，如鸣佩环。太阳消逝在山背后了，草地上留下一片长长的阴影。叶戈里雪夫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举目四望，开始寻找他旅途中第一次露宿的地方。

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尽如人意。他需要的是一块林间空地，草地平坦，大树避风，而且也能使“男舞伴”在他熟睡时，自己找到美味的青草吃。

叶戈里雪夫细心地寻找着他理想的露宿地。太阳刚刚落山，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新鲜的潮气，并且使人感到丝丝凉意。水面冉冉升起团团白雾。他理想的林中空地，到底还是找到了。

他把“男舞伴”的鞍子卸掉，想起了蒙库里比的话，放开缰绳，让马随意走动。骟马满意地晃了晃脑袋，踏着轻快的步伐跑到了河边，不慌不忙地把它那软绵绵的嘴唇，伸进了哗哗作响的银灰色的河水中。

叶戈里雪夫从旅行背囊里取出小斧子，想砍点柴禾烧。他穿过林中空地，突然发现，这里不久前曾经有人停留过。草地被压平了一大块，树身上也有砍掉枝杈的痕迹。除了这些线索，叶戈里雪夫还看见不远的草地上，有一个黑黑的圆圈，那是烧篝火时留下来的。他弯一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柴灰，柴灰是冰冷潮湿的。看来，篝火熄灭已经很久了，在篝火旁边，被人踩平的草地上，胡乱扔着一些烟蒂和空罐头盒子。附近一个什么小小的椭圆形的东西在闪闪发亮。叶戈里雪夫拾起一看，原来是一个装油画颜料的金属软管。商标上写着：烘干赭石色颜料。

夜幕很快降临了。不一会，叶戈里雪夫便什么也看不清了。他已经大致能推测出，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一周前曾在这里停留过。他用篝火烧东西吃，在睡袋里睡过觉，一大早起来，并没有立刻去赶路，还画了一会画。为此，他挑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就在这块草地的对面，乌库河岸上，有三棵巨大的松树，树干粗大有力，弯曲得很别致。树顶互相偎依着，仿佛在切切私语，好象瓦斯涅佐夫画的三勇士。叶戈里雪夫不由得想到，要是自己会画画，那他一定要把这里的美景画下来，带回家欣赏……

叶戈里雪夫砍倒一株小松树，把枝干剁成小圪节，燃起了篝火。他把饭盒子挂在篝火的上方，给水里放了半块豌豆酱[①]和几片烤肉。这一顿晚饭，吃得十分香甜可口。在河里洗完饭盒，便钻进了睡袋。他静静地躺着，不眨眼地仰望着群星灿烂的夜空，感到天上的星星竟然离自己这么近。篝火很快便烧尽了。河面散发着湿漉漉的潮气。他倾听着乌库河如怨如诉的私语声，昏昏欲睡，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如果没有即将会见马特维这件心烦的事，他本来是非常幸福的。是的，假若不是这个马特维，他叶戈里雪夫也就不会到这地方来，他很可能这会儿正坐在闷人的房间里，俯在写字台上写他的公文呢。他现在能够体验这种身心上的满足，是应该感谢这个马特维的。这种奇怪的想法在脑海里一出现，叶戈里雪夫立即清醒了。他张开眼睛，思考着，想来想去。一会想起马特维，一会想起他自己。他奇怪，在人的心灵上，两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有时会不可解释地长期共存。而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自然界一切都是确定了

① 是用豌豆做成的酱，用水煮沸则成汤。——译者注

的，分得很清楚。比如，水火不相容，火和树也不能共存。

叶戈里雪夫被冰冷的雨点打醒了。他从睡袋里爬出来，站直身子，惊奇地四下张望。他好象觉得，夜里有人把他抱走，神不知鬼不晓地挪了个地方。周围的一切，跟他昨晚所见到的，大相迥异。山岗消失了，河流、天空也看不见了。巴什达卡山巨大的身躯，隐没在迷雾之中。“男舞伴”浑身湿得象落汤鸡。它耷拉着脑袋，忧心忡忡，一动不动地站在松树下。

叶戈里雪夫马马虎虎吃了一点冰冷的肉，骑上马继续赶路。连绵不绝的山岗，重又从两旁缓缓地向后倒退。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山回路转，再不容易看到遥远的天际了。因为细雨蒙蒙，迷雾重重，透过厚厚的雾嶂，是看不了多远的。

直走到中午时分，叶戈里雪夫才胡乱吃了点东西。黄昏前，雨一直刷刷地下着。一叶戈里雪夫什么也没有想，甚至在马上打起瞌睡来，做了一个很甜蜜的梦。

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叶戈里雪夫轻轻勒住马，仔细环顾着周围，看了好一会功夫。他终于发现在两排云杉树中间，有一块窄小的林间空地。云杉象哨兵一样，排列的很整齐。草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

叶戈里雪夫下了马，让马自己找草吃，他一个人则向云杉树走去。他在草地上，发现了抽剩的带嘴纸烟的烟蒂，啃光了的山鹑的骨头和用报纸卷的马合烟的烟蒂。叶戈里雪夫把烟蒂剥开，把潮湿的烟丝摊在手上，心里马上明白了。显然，马特维的纸烟已经抽光了。没有办法，只好翻开口袋，把烟丝倒出来，用报纸卷着抽。不知为什么没有烧篝火的痕迹。叶戈里雪夫得出结论：斯特罗加诺夫未曾在这里过夜，他只是停留了不大一会。

雨下大了。叶戈里雪夫打算钻到云杉树下去避避雨，但是，不小心撞到树干上。于是，冰冷的水珠哗哗掉下来，全落在他的背上了。不到一秒钟，他浑身已湿透了，好象才从乌库河捞上来一样。

钻在云杉树下，叶戈里雪夫发现，这里的河岸突出，象一个硬帽沿，高悬在河面上。他想，这倒是个挡风避雨的好地方。可以下到那里去，在河岸的遮盖下，烧一堆火取暖。

叶戈里雪夫砍了一些树枝，把它们抱到河岸遮风的地方。而后，又把旅行背囊拿了下来。接着，在岩石缝隙找了一些干树枝，截成小圪节，燃起一堆篝火，火苗好大一会功夫有气无力地不肯升起，但是，叶戈里雪夫很有耐心，终于使篝火发出了熊熊的火焰。

从河面上，不时吹来阵阵冷风，冷彻肌骨。尽管这样，叶戈里雪夫还是把内外衣服全部脱下来，光着身子在篝火旁把衣服全部烤干。他一面翻转看潮湿的、冒着热气的衬衣，一面观看着那象墙和屋顶一样遮风避雨的岩石。这块岩石，平平整整的，象个大石板，从地面伸出河面。湿柴被烈火烧的噼叭作响。叶戈里雪夫发现岩石上有敲打的痕迹，分明是用一种很利的金属敲打过的。看来，斯特罗加诺夫也在这里呆过，他用小锤子刻打出一些记号。

夜色越来越浓了。叶戈里雪夫吃完晚饭，便钻进了睡袋。尽管他已经很累了，冻得浑身打颤，他还是没有睡意。也许，正因为又累又冷，他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冷飕飕的风，有时也光顾到这地方来。这样，篝火便会冒起一阵黑烟，呛的叶戈里雪夫不停地咳嗽揉眼睛。

天明以前，他好歹总算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又被风吹醒了。风象一只冰冷的手，摸着叶戈里雪夫的脸。他睡得

迷迷糊糊的，想逃避这只手，可怎么也办不到。这双手继而伸进睡袋，开始摸起他的胸脯来。

把睡袋和餐具都装进旅行背囊，叶戈里雪夫登到斜坡上。在离开这块露宿地以前，他再一次看了看周围，看有没有掉下什么东西。在河的彼岸，林深树密，枝多叶茂。有一条细小湍急的小溪，流入乌库河。临水的树枝，被人砍了一大片。显然，马特维到过河对面，寻找过烧篝火的柴禾。

连绵不绝的山峦重又向后延伸，乌库河发出哗哗的响声。天空中，灰色的云层在浮动。巴什达卡山越来越近了。山坡上的层层树林，已清晰可见。

在黄昏到来以前，叶戈里雪夫又找到了一块马特维曾经露宿的地方。这块露宿地，位于河边、山岗脚下，有六根木橛子，上面拴着一个帐篷。木橛子旁边扔着两个空罐头筒和"卡兹别克峰[①]香烟"的空烟盒。叶戈里雪夫拾起烟盒，撕开潮湿的包装纸，发现里面还有一支烟。他把那支烟抽出来，卷烟纸立即破了，烟丝撒了出来。叶戈里雪夫感到奇怪，斯特罗加诺夫竟然能够扔掉一支完整的烟。要知道，在前面的露宿地，他翻转口袋找烟丝抽。要是还有一支烟，那么对抽烟的人来说，一般是不会忘记的。叶戈里雪夫把烟丝扔掉，耸耸肩，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

又过了一天一夜。巴什达卡山就在眼前，它气魄雄伟，把蓝天几乎完全遮住了。"男舞伴"已走的筋疲力尽，从早上起，便颠踬着蹄子。中午时分，叶戈里雪夫走进一个狭窄的、明森森的山谷。哗哗的水声听不见了。河水在下游汹涌澎湃，而在这里却漫出岸边，汇成一片小小的、透明的湖泊，和镜

① 在高加索。——译者注

子一样明光闪闪。被四壁高山挤得紧紧的天空，只有巴掌那么大，象刚一爆发、突然又消失的闪电。叶戈里雪夫明白了，难怪人称这地方为蓝色峡谷。在晴朗的天候下，蓝天会倒映在湖水中，空气中也泛着一层蓝色。

小湖美极了。叶戈里雪夫觉得，这样漂亮的湖，却起了个黑水潭的名字，太不公平了。湖水晶莹明丽，恰似滴落在乱石间的一颗珍珠。

泉眼就在湖底。泉水奋力冲出水面，湖心水花飞溅，向四面荡漾着涟漪。

叶戈里雪夫骑马穿过峡谷，马蹄声声，传向远方。在这里也有一些痕迹，证明有人停留过。看得见篝火的灰烬，空罐头盒子，破碎的纸片，踏平的草地，抽剩的烟蒂。山高谷深，风风雨雨几乎吹不到这地方来，因此，地上的东西可以保留很长时间。叶戈里雪夫粗眼一看，就能分清，地上的东西，哪些是新扔下的，哪些时间已经很久了。

峡谷里气温宜人，暖融融的。叶戈里雪夫不想再生篝火了。他吃了点干食品，权当晚饭。一吃完，便钻进睡袋睡着了。这一觉，直睡到大天明，赶醒来时，太阳已经照进峡谷里了。这真是一番类似仙境的良辰美景。叶戈里雪夫惊叹不已，几乎发呆了。三条透明的金色光带，悄无声息地把高峻的岩壁顶端，和波涌浪翻的湖面，连接了起来。在光带和湖水接触的地方，闪烁着耀眼的红光。喷涌出水面的浪花，象火一样在飞腾。想起了达玛舍维奇的临别赠言，叶戈里雪夫很快脱了衣服，跳到水里。湖水象温泉一样，给人一种畅心舒意的感觉。他兴致勃勃地朝着沏心游去，游了不多久，赶紧又往回游。因为越到湖心，水温越低，冻得人手脚都有点麻木了。

叶戈里雪夫洗完澡，浑身轻松了许多，仿佛增添了一种新的力量，千斤重石也能轻轻举起。继续骑马赶路，摇来晃去，已引不起他多少兴趣。他拉住马的缰绳，徒步朝来的方向走去。这么迷人的地方，他有点恋恋不舍，但是时间不等人，怕没有多少闲功夫了。到今天算起来，马特维已有十五天没有消息了。叶戈里雪夫绝不能在路上错过遇见他的机会。如果再碰不到，那就很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不幸。

出了蓝色峡谷，叶戈里雪夫继续骑马赶路。骟马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山下跑去。今天，叶戈里雪夫就到达马特维最后的一个宿营地了。那几个木橛子还插在原来的地方，而纸烟盒已经被风吹走了。

叶戈里雪夫四面巡视，仔细看了半个小时，打算寻找一些迹象，表明马特维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未能找到。

又过了一天一夜。他来到一片云杉树前，下了马，徒步向河边走去。初升的太阳把岩壁染成一片玫瑰色。林中溪水从对面流入乌库河。

叶戈里雪夫沉思起来。他想起了那奇怪的烟蒂。斯特罗加诺夫在前面宿营地既然用报纸卷烟抽，那就是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为什么走了四十公里以后，却能毫不可惜地把一支好端端的烟随便扔掉呢?

叶戈里雪夫还记得，在那边宿营地，他曾经见到两个空罐头盒子。而在这里，却没有罐头盒，草地上扔的是啃得干干净净的山鸡的骨头。他向左岸瞭望，一眼看见小溪上砍断的树枝，恍然大悟，原来斯特罗加诺夫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要晚一些，而在那边，用木橛子搭帐篷的地方，呆的时间更早一些。他是在归途中，才在这岩石下面停留的！这就是为什

么他没有烟抽的原因！他的罐头也吃完了。他只好打点猎物充饥。显然，马特维是往集体农庄的方向走，却在那里停留了下来，顺便打几只山鸡，并在石头上刻了个记号。但是，以后情况如何？为什么他没有回到农庄？这些，一时还闹不清楚。

叶戈里雪夫趟水过河，来到对岸，仔细观察小溪上面那一面砍断的树枝，发现不仅在小溪流入河水的地方有砍树的痕迹，而且在小溪的上游也有。叶戈里雪夫再没有任何怀疑了：斯特罗加诺夫是从这里转回原始森林的。需要到原始森林里去找他。可能他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绝不会走的很远。

叶戈里雪夫不得已把“男舞伴”留在河岸上。因为灌木高深，骑马是万难通过的。就连马特维到这里，大概也是步行的。那么，他的马呢？这可真是不解之谜。

“真是乱弹琴!”叶戈里雪夫嘟哝了一句。他从马鞍上卸下旅行背囊，继续徒步向前。骟马忧伤地看着他的背影。叶戈里雪夫知道，“男舞伴”在这里已用不着了，但是，把它扔掉毕竟是令人可惜的。

他顺着小溪，一直向森林的深处走去。小溪越来越细，曲曲弯弯，水流闪亮。一个钟头过后，不见了道路，到了不能通行的丛林中了。他只能分辨出水溪是从南边流过去了。

叶戈里雪夫沿着斯特罗加诺夫的足迹走。许多迹象可以表明，马特维是在他到达两三天以前，从这里经过的。

临近黄昏的时候，叶戈里雪夫在草地上找到了一个刨得又光又滑的树条，显然是作钓竿梢用的。在陡峭的河岸边，有一堆土，黑魆魆的。走近一看，发现是几米深的大坑，土还是湿的呢。

他在原始森林里又过了一夜。吃了早饭，重又上路。他

估计，从河口到这里，少说也有十五公里。

又走了三公里，原始森林才突然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一块开阔的盆地。周围是斜形山坡，成熟了的桑葚钩子染得山坡一片红。

小溪已变成涓涓细流，时不时地隐没在灌木丛中。在柔软的草地上，人的脚印清晰可见。马特维肯定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叶戈里雪夫顺着山坡，又走了两个小时，看见山坡下有一个帐篷。这是一个普通的军用帐篷，拴在六根木橛子上。

他卸下鸭舌帽，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旅行到此就该结束了。

十

……他朝帐篷里看了一眼，里面什么也没有。绕着山坡，高声喊叫，静悄悄的，没有回应。他的声音象碰到了海绵一样，被吸收了进去。他只好转身，来到帐篷里。这里一切照旧，保持着主人出去的原样。油布垫子上，放着盛水的饭盒子，里面漂着几片肉。饭盒旁边有一白色小纸包，里面是食盐，已经所剩不多了。床铺是卷起来的，但是没有打成捆。帐篷角落放着一个扁平的小木盒，里面是油画颜料和几支画笔。木盒旁边，有一大堆画纸，这都是一些初稿或草稿：阳光照耀下的峡谷，巴什达卡山的雄姿，棵棵松树互相依偎在一起的乌库河岸……

帐篷前面有一堆黑灰。叶戈里雪夫用手摸了摸，发觉灰

已冷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等。至于马特维何时可能回来，那只有天晓得。

他在山脚下砍了一些树枝，烧起了篝火，煮了一饭盒汤。他没敢多做，得节约一点，因为东西不多了，要留给够两个人吃的。

夜幕徐徐降临，星星眨巴着眼睛。叶戈里雪夫在篝火旁突然睡着了。黎明的寒气把他冻醒，他跳起来，顺着帐篷跑了几圈，身子顿时暖和得多了。

中午时分，叶戈里雪夫带上猎枪和子弹，上了山。他的脚下，就是原始森林。远处，岗峦起伏，直升向遥远的天际。在一块岩壁上，发现有用斧头刻的几个黑点，呈两条平行线，从下向上。这些黑点，引起了叶戈里雪夫的兴趣，因为大自然是不喜欢对称的，凡是几何图形，通常都与人有关，表示着人类活动的痕迹。

从叶戈里雪夫站在顶端的高地，到引起他注意的岩壁之间，大约有六百米的样子。叶戈里雪夫下到帐篷里，带上吃的东西，朝西南方向前进。道路很快地被灌木丛堵塞住了。叶戈里雪夫在灌木丛中钻来钻去，走了很长时间，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灌木太密，又有不少枣刺，扎得他的脸疼痛不已。

他从旅行背囊里取出小斧子，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没有斧子，从这里是无法通过的。勉勉强强砍了有两米来长，他已经累得四肢瘫软了。就在这时候，他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细长的小路，也是用斧子砍出来的。显然，这是马特维干的。灌木仍然不时扎着他的脸，但毕竟有路可走了，几乎不用斧头也可以过去了。

太阳落山了。叶戈里雪夫走得精疲力尽，坐在地上休息

了一会。必须在天黑以前登上山顶。他喘了喘气，继续沿着陡峭的石壁往上爬。

又走了近一百米，他累得几乎没有掉进坑里。这就是昨天晚上他在小溪旁边看见的那个坑。坑很深，他跳到里面，伸直胳膊，勉强可以摸着坑沿。里面的土质很硬，有点发粘。坑壁上，有许多绿色的矿石在闪闪发亮。他从坑里爬出来，继续往山上走。不久又发现了第二个坑，接着又发现第三个，第四个。

光秃秃的山顶上，风呼呼地吹着。风把地面上的浮尘卷起来，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叶戈里雪夫路缩着身子，打算下山避避风。可是，他突然发现了一条窄窄的土沟，几乎把山顶分成了两半。土沟很浅，沟沿长满了杂草。看来，是很早以前挖的，泥土淤塞得差不多和地面一样平了。

他在沟底厚厚的一层浮土中，看见有很鲜明的脚印。这是不久前才留下来的。所以，风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吹掉。叶戈里雪夫沿着脚印走，几分钟后，又发现了一堆石头，胡乱堆在坑里一个黑黑的洞口。他向洞里扔了几块石头，侧耳细听，几秒钟后才听到沉闷的回声。看来，这个洞至少有五米多深。

脚印到此便看不见了。叶戈里雪夫坐在坑旁边，抽起烟来。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得周围一片通明。他看见石头上和沟底地面上，有几个黑湿的圆点。他弯下身子，伸手摸了摸，又把手指伸到眼前看了看，原来是血！

是的，粘在他手指上的是血！这在太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周围，还有几处，也有血迹：土沟底面，沟壁上，干枯的野草上，长长的灌木上，山坡上，都有血。叶戈里雪夫从山缝中爬出来，再往前走了一段路，终于明白了，

血迹是从山下一直上来的。他又回到坑跟前，坐在石头上，看着坑下面，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是一片黑，伸手不见五指。他把头伸向坑里，大声喊叫，没人回应。叶戈里雪夫伸手去摸袋里的香烟，发觉香烟已经抽完了，只剩下一个空烟盒。他把烟盒点着，扔到坑里去。借着烟盒的火光，他看见坑里空空如也。坑壁上有绿色的、红色的石英在闪闪发光，而坑底则是一些乱石堆。燃着的烟盒掉到了坑底，叶戈里雪夫看见石头上也有血迹。烟盒熄灭了，坑里又是一片黑暗。

叶戈里雪夫怎么也不明白：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血迹是从哪里来的？谁受伤了？是马特维吗？是谁使他受伤的？因为来这个地方的只有他一个人。土沟底的血迹证明了这一点。难道会有第二个人从天而降吗?

夕阳西下，冷风习习，天气变得寒气袭人。夜幕很快降临了。继续寻找马特维，只有等到第二天拂晓了。

这一夜，叶戈里雪夫几乎是没有合眼度过的。他拾了一点干柴枝，打算烧一堆篝火取暖，但是风吹得火焰烧不起来。睡袋是装在旅行背囊里的，而背囊还放在山脚下的灌木丛中。再说，即使睡袋就在身边，他也无法入睡。

他把身子蜷缩成一团，坐在土沟里，打算冷静地作一番猜测，估计马特维可能发生什么事，但是毫无结果。目前，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个流了很多血的人，是从山顶往山下走。可是，他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却无从判断。反正他没有回到帐篷里面去，否则，他们早已见到面了。

叶戈里雪夫好容易盼到天亮，赶忙离开了土沟。血迹把他引向山下。再往前走，血迹通过光秃秃的、寸草皆无的丘陵凹处，朝西北方向延伸。长满灌木的高地、帐篷和小溪，都留在那边了。血迹指引着方向。每走二、三十步，地面就

会出现一点新的血迹。

又走了三公里的样子。叶戈里雪夫四下张望。这一带仍是丘凌地带，近乎不毛之地。只有几棵歪歪斜斜的松树，被太阳晒得枯焦的小草，此外，再看不到任何植物了。

他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受伤的人要选择这样一条路。因为穿过灌木林，他的力气不够。至于这条路将通向何方？就连受伤的人自己也是不清楚的。

远处，在丘陵的后面，是一片高高的山峦。山坡那么陡直，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

叶戈里雪夫走到中午时分停了下来。他从背囊里取出干饼吃了几块，又抽了一会烟。回头看了看他走过的地方，心里想，他很快就会见到受伤的人了。一个失血过多的人，很可能早都昏倒在地了。使他感到惊奇的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上那个人。

叶戈里雪夫又走了差不多有九公里。看来，那个受伤的人，不知从哪里汲取了那么大的力量，竟能顽强地坚持这么长时间，一直艰难地向前。

丘陵被甩在后面了，山峦就在眼前。在被桑葚钩子染得通红的山坡上，有块不大的绿色草地，叶戈里雪夫终于在这里看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俯身爬着，脸贴近地面，两臂向前张开。他的右腿膝盖上缠着白色绷带，上面渗出了鲜红的血。他身旁的草上也是血。他爬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叶戈里雪夫弯下身子，轻轻抓住那人肩膀，把他扶了起来，然后，又让他面朝天躺着。受伤的人牙关咬得很紧，嘴里发出呻吟声。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眼皮又沉重地合上了。

叶戈里雪夫仔细地看着这个人。他的一头黑发非常柔软，

发出褐色的反光，耷拉在宽大的脑门子上。黧色的面容，显得清瘦矍铄，给人一种干练亲切的感觉。两鬓间有一些细碎的皱纹。他的体格结实，肩膀宽大，胸脯很阔，两臂肌肉发达。

他穿一件蓝色的连衫裤和一双沉重的大皮靴。衣服已经揉皱的不象样子了。身旁草地上，扔着一个旅行大背囊，和叶戈里雪夫的背囊一样。里面也是装得圆鼓鼓的。

受伤的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叶戈里雪夫找到一些干树枝，生起一堆篝火，用饭盒烧了点开水。他沏了一杯浓茶，把仅有的一块糖全放了进去。然后，扶起受伤的人，试着给他嘴里灌了几滴甜甜的糖水。可是，受伤的人，牙关咬的太紧。叶戈里雪夫用小杯子，轻轻往他嘴里倒水。受伤的人咳嗽了一声，接着，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眼睛张开了。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瞳仁中反映着金色的闪光。

他看着叶戈里雪夫，看了有好一会。眼神先是有点恍惚。过了一会，眼神流露出思考的神情。他深深叹了口气，皱着眉头，坐了起来。叶戈里雪夫扶住他的肩膀。他慢慢地环视了一眼林中空地，起伏的山峦，然后，看着叶戈里雪夫。

“没有，”叶戈里雪夫说。“一切都很好。我们马上吃晚饭。”

肉罐头仅剩最后两听了。他用小斧子打开了一听，在饭盒子里煮了点肉汤，递给马特维吃。在他忙着烧汤的时候，马特维已经喝过茶了。

“这汤不错，对身体有好处，”叶戈里雪夫说。“吃吧！”

“你呢？”斯特罗加诺夫小声地问。

“我也吃，”叶戈里雪夫回答说。

他和马特维面对面地坐在草地上，把手里的小匙子递给

他，自己则用小刀子吃。肉汤很快地吃完了。斯特罗加诺夫拿了一小块干饼，把饭盒子擦了擦，然后，身子靠在旅行背囊上，脸朝天躺着。他的脸上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显然是虚弱和疲累过度了。

水潭清澈见底。叶戈里雪夫刷净饭盒，打了点水，准备再烧杯茶喝。他仿佛觉得，马特维正在背后看他。那眼神是疲惫无神、大惑莫解的。他的脑子乱哄哄的，不知道，该对马特维说什么好。最后打定主意，还是暂时什么也不提为妙。

天很快地黑下来了。山岗浸沉在暮色中。篝火在草地上烧了一个大圆圈。叶戈里雪夫觉得，除此之外，好象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似的。

他回头一看，马特维正在重新绑扎他膝上的绷带。

“等一等，”叶戈里雪夫说。

他仔细看了看马特维受伤的腿。腿红肿的很厉害，膝盖上的绷带已经渗透了血。包扎的地方湿漉漉的，血不停地往草地上滴。叶戈里雪夫从背囊里又拿出饭盒，烧了点开水，坐在马特维跟前，帮他缠绑带。他尽可能把绷带缠得紧一些，这样一来，伤口才不再往下滴血了。在已经包扎好的伤口下面，还有一条划破的伤痕，从胯骨直到膝盖。叶戈里雪夫用热水把伤痕洗净，又拿出一件干净的衬衣，扯成条条，把伤痕也包了起来。

“真是运气！”马特维鼓足力气说。“我说……你……真的是你吗？……该不是我的一种幻觉吧？”

“真的是我，”叶戈里雪夫回答说。“睡吧。”

“好的，”马特维把头倚在背囊上。“我这就睡……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平平常常……我发现了血迹……你睡吧，我去洗个脸

去。”

叶戈里雪夫把手绢在水潭里蘸蘸湿，擦了擦汗热的脸。等他回来的时候，马特维已经呼呼地睡着了。他的脸看来越发瘦削了，在篝火的红光中显得很温柔。叶戈里雪夫从背囊里取出睡袋盖在马特维身上，把四面掖掖紧，免得天明时起风，被风吹掉。他本人就那么和衣躺在篝火旁边，而且很快睡着了。夜里，叶戈里雪夫几次起来，发现他睡得很安详。

早晨，叶戈里雪夫烧好了茶，他和马特维每人喝了两大杯。遗憾的只是无糖可放……斯特罗加诺夫看来气色好多了，他的脸上泛出了淡淡的红晕。

“啜，好吧，”叶戈里雪夫踩灭篝火后说。“上路吧。你走得动吗？”

吃早饭的时候，马特维一言不发，好奇地看着叶戈里雪夫。现在，听说让他自己走，马上回答说：

“可以。马上就走……你干吗什么也不问我呢？”

“有什么好问的？”叶戈里雪夫耸耸肩，说。“你想说什么，你自己就会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马特维回答说。“啜，好吧……那么我们就走……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请问吧。”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你来的地方来……就是说，从五一集体农庄来……”

“你是到这儿来工作的吗？”

“就算是吧……”

“你是干什么的？”

“搞林业的。”

“噢，是这样，那太好了，”马特维高兴地说。“既然给我

们派来了林业专家，那就是说，托尔察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

“走吧，”叶戈里雪夫说。“我们边走边谈吧。”

马特维笑了一下，站起来。他面色发白，身子颠踬了一下。叶戈里雪夫大步跨上去，想扶住他，可是，马特维推开他的手，轻轻地说：

“让我自己来……”

他提起背囊，朝着浴满阳光的峭壁走去。

“你干吗朝那儿走？”叶戈里雪夫问。

“从山口出去近一点……这样，天明以前，我们就可以赶回集体农庄了。”斯特罗加诺夫说，连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叶戈里雪夫再没多问。他赶了上去，两人并排走着。

一个小时后，他们已绕过丘陵地段，眼前无路可走了。马特维沿着干涸的河床往上走。脚下，坑坑洼洼，乱石遍地。越往上，路越陡。在水流经过的地方，向来是难以通行的。

叶戈里雪夫砍了一根木棍，递给马特维。他什么也没有说，咬着牙，皱着眉头，一直走。叶戈里雪夫帮不上他的忙。马特维磕磕绊绊，不时歪扭着身子，但象是发生某种奇迹似地，却始终能保持平衡，没有跌倒。

“稍歇一会吧，”叶戈里雪夫建议道。

“不，”斯特罗加诺夫吃力地说。“天黑以前，我们必须赶到山口……一定要赶到……要不……”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是，他的意思，叶戈里雪夫是明白的。今天，他还有点力气。到了明天，他的力气就耗尽了。

峭壁越来越高大险峻。现在，无论是落在身后的丘陵，还是面前的巨峰，都已看不见了。他们两人是在沿着峡谷往上

走，好象进入了一条窄小的死胡同，越走越憋闷。这里，既没有树木，又没有草丛，只有一些晦暗、阴沉的苔藓。

太阳隐在山背后，天色变得昏暗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马特维问，“糟糕，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你……”

“我叫斯捷潘。”

“斯捷潘？好，这我们就算认识了。斯捷潘……”

“我了解你，”叶戈里雪夫说。“你是地质学家。你姓斯特罗加诺夫。”

“谁告诉你的？是蒙库里比对你说的吗？”

“是的，是蒙库里比。不过，达玛舍维奇也给我说过……”

“不管谁告诉你，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碰上了我。”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你在山岗上停留过吗？”马特维问。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但是，立即又继续朝前赶路。

“是的，呆了一会。我就是在那里发现有血迹……你的腿是怎么受的伤？”

“石头砸的，”马特维不大乐意地说。

“砸的？”

“是这么回事……我跳到大坑里，用小斧头敲打着，采集标本，忽然，哗啦一下，上面全塌下来了……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在我腿上……我还以为爬不出来呢……”

“我总算找到你了，”叶戈里雪夫说。“最好到那边好好躺一会，不要着急。”

“好好躺一会？这我办不到。”马特维干笑了一下。

“我还到你的帐篷里去过，”叶戈里雪夫说。“看见过你画的画。”

“喜欢吗？”马特维兴致勃勃地问。

“不怎么样。我倒喜欢你画的另外一些画。”

“你还见过另外一些什么画？在哪里看见的？”

“在蒙库里比的办公室……还在别的一些地方……”

马特维扶着石壁，艰难地迈着脚步，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他没有再接着谈下去。叶戈里雪夫看得出，他正在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拚命走。峡谷越来越窄，石壁几乎是压着人的肩膀。到黄昏前，还得赶很长一段路。但是，夜幕已经徐徐降临了。

“快到了，”马特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再走三百米的样子，峡谷就到尽头了，再前面就是山口……那里，灌木很密……烧堆火不成问题……从那里往远方看，要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见集体农庄。”

马特维脚下滑了一跤，他慌忙用肩膀顶住石壁，闭上眼睛，喘了好一会。叶戈里雪夫扶住他，两人又接着赶路。

“放开手，”马特维喘吁吁地说。“我们这样走，是赶不到山口的……你让我自己来……”他打了个趔趄，往前面紧走了几步，又站住不动了。

“怎么啦？”叶戈里雪夫问。“要我帮忙吗？”

马特维没有回答。他两手伸前，摇晃着身子，就那么站着。他的两条腿在瑟瑟地发抖。

“我说你怎么啦？”叶戈里雪夫又问了一句。

“没事，”马特维小声说，咬字很清楚。“我还行，走得了。只是，我们……得快点赶回去。”

他身子开始向下沉。叶戈里雪夫慌忙扶住他，让他坐在石头上。马特维一坐下去，便闭上了眼睛，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不一会，便昏过去了。

叶戈里雪夫把旅行背囊放到他头底下，自己向前走了

几步，身子紧依在石壁上。峡谷怪石嶙峋，寒气逼人。他伸手摸了摸石头，发现冷彻入骨，好象这些石头躺在这里已有几千年了。峡谷恰似一条口袋，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他想，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大概是春暖花开时，从山上被水冲下来的。

他坐在马特维身旁，掏出最后一支烟。想了一下，又把那支烟折成两截，只拿了半截点着了。夜幕低垂，这时连天空也看不分明了。叶戈里雪夫抽完烟，背靠在石壁上，闭上了眼睛。他什么也不想，打算平心静气地歇一会。

马特维又哼哼唧唧地呻吟起来，身子骚动不安，突然大声而清楚地说：

“听我给你讲明白。”

叶戈里雪夫以为他在说梦话，没有答理，但是，又听见马特维说：

“我把一切都讲给你听。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叶戈里雪夫只好回答。

“请你认真听我说几句话，行吗？这是很重要的。”

“说吧。我会认真听的。”叶戈里雪夫懒洋洋地说。

“你把我的大背囊背上到集体农庄去。按来的方向，顺着乌库河往回走。都是直路。好找。”马特维匆匆忙忙地说着，仿佛害怕叶戈里雪夫会打断他的话似的。“你一到家，就对蒙库里比说，我在这里。他会派人来接我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叶戈里雪夫睡意朦胧地说。

“那就好，”马特维高兴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我的意思。走路，我反正是不行了。不过，在这里再呆三天三夜，恐怕不成问题。要是他们将来能找到我，把我带回去，那就万事大吉。你只把背囊给我就行了。如果我发

生了什么意外，就请你把它带回乌鲁格—赫姆，交给地质局。那里有一位阿茨费罗夫同志。给他就行。你记住这个姓了吗？”

“记住了。阿茨费罗夫。”

“对，阿茨费罗夫。他的名字和父名是巴维尔·库兹明。背囊里放的有标本，是一块石头。灰颜色，上面有红红绿绿的斑点。你一下子就能发现，很容易找到。你把这块石头交给阿茨费罗夫，指给他地图上山岗所在的位置。告诉他，石头是马特维在一个陈年老铜矿的工段上发现的，从山岗的断层上获得的标本看来，这种石头的蕴藏量有百分之七十左右。”

“这就是说，这种石头你终于找到了!”叶戈里雪夫小声地说。“你总算把它找到了。”

“找到了!”马特维回答说。“在这里挖来挖去，三年过去了，毫无成果，我几乎想洗手不干了……但是，却终于找到了！找到了！真是活见鬼！啦，可惜的是，有个人没能活到今天。啾，没什么。将来，人们一定会想起他的。这里，将要建设巨大的联合工厂，还要建设一座新城市，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你看会不会？”

“我看会。”

“我也这么想。好，走吧，斯捷潘。快去吧，朋友，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你记住我的话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叶戈里雪夫回答说。

他站起身子，两条腿象是断了似的疼。他俯身向下，曲臂托起马特维。

“你干吗？”马特维说。“放开我，你会累坏的。”

“我累不坏，”叶戈里雪夫看了他一眼，小心翼翼地往山下

走。“你不要乱动，安安静静地给我躺着好了。”

“我有八十公斤重呢，你疯了!”马特维哀求似地说。“这样走法，你迟早要把我扔到沟里去，你自己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没事，”叶戈里雪夫回答说。“我是马戏团的大力士。不信，你去问达玛舍维奇。他会证实我的话。要是你再这样唠唠叨叨，那我倒真的会把你扔到沟里去。”

“你干吗不让人说话? ”

“是为了防备万一。怕你在这里发生意外。按我的理解，这块石头比你我的生命都珍贵。”叶戈里雪夫平静地、严肃地解释道，一面继续往山下走。

马特维静悄悄地，再没说一句话。

人常说，上山不难下山难。叶戈里雪夫两眼看不见路，全凭两只脚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走。他打定主意，要快点赶路，绝不能等到天明，因为马特维的身体，眼看着越来越加虚弱了。

又走了五百米光景，峡谷才显得开阔了。夜也不象先前那样黑了。头顶上，一碧如洗，群星灿烂。

“放开我，让我自己走，”马特维说。“我已经缓过气了。这会儿能自己走啦。”

叶戈里雪夫没有吭声。

“你怎么啦? 还有六十里路呢，你能一直抱着我走? ”马特维没有一点办法。“这太笨了。真是一个蠢主意。”

“你少说两句，就算帮了我的忙了!”叶戈里雪夫冷声冷气地说。

马特维立即不再说一句话。

叶戈里雪夫感到周身麻木。他的胳膊变得僵硬了，臂上

托的马特维不断向下沉。

“你快抱住我的脖子，”他说。

越往下，越难走。月光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林中空地已清晰可见了。叶戈里雪夫把马特维轻轻放在草地上。

“只有上帝才会给你这么大的力气！”马特维无限敬佩地说。

叶戈里雪夫爬在水潭旁边，把头伸向水面，贪婪地喝了几口水。然后，翻过身子，摊开四肢，迎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就这样，过了好大一会。他浑身都是汗，衣服又湿又脏，脖子和胳膊都麻木了。他脸朝天躺着，喘着粗气。他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喘气——原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耳边有树枝折断的声音。那是马特维在拾柴禾，准备点篝火用。叶戈里雪夫想到，马特维这样做会使伤口更加恶化，因为失血太多了。于是，他慌忙爬起来，说：

“算了吧，让我来。你还是歇着为好。”

他硬把马特维按在地上躺下，回头看了一眼周围，发现地上又有不少血迹，便不无责备地摇摇头。

“没事，”马特维抱愧地说。“这真是胡闹。说老实话，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叶戈里雪夫打开仅剩的一听肉罐头。他把饭盒放在草地上，坐在马特维身边，一会功夫，饭盒里的东西便吃光了，干饼也吃得干干净净了。叶戈里雪夫的大背囊里，还有三个柠檬。当然，他还有一支猎枪和四十发子弹，只是这里却没有野物可打。叶戈里雪夫从走出原始森林至今，就没有看见过这地方有一只鸟儿在飞，就连乌鸦也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

十一

吃完晚饭，叶戈里雪夫在篝火旁躺了下来。他把睡袋盖在他自己和马特维身上。头晕眼涩，昏昏欲睡，可老是睡不着。身子底下很不舒服。细小的树枝，扎得他腰部难受。

“睡不着吗？”马特维问。

“睡不着。”

“常有的事。累得厉害了，就睡不着。明天我自己走。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有点怪，”斯特罗加诺夫过了一会说。从他的声调里，叶戈里雪夫能听出来他笑了。“是的，有点怪……可我直到如今还不明白，您是怎么偶然碰上我的。”

“不是偶然，是必然。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叶戈里雪夫闷声闷气地说。

“您同达玛舍维奇夫妇很早就认识吗？”马特维问。没有等到回答，他自己又若有所思地说：“他俩都是很实际的人。生活得实际。爱得也实际。”

“难道可以爱的实际吗？”

“那还用说，有的人也在爱。但是，那种爱法，叫人恶心。”

“这倒是对的，”叶戈里雪夫吁了一口气，终于忍不住，把声音放得低低地说。“你爱过什么人吗？”

马特维没有吱声。有好大一会，谁也没说一句话。

“是的，我爱过。”他终于开口了，叶戈里雪夫的心猛地一震。“那是真心实意的爱。没有爱情，人怎能活得下去!”

叶戈里雪夫闭上眼睛，屏息静气地听着。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她，”斯特罗加诺夫说，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点发颤。“当我心情愉快的时候，我想着她，当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我也想着她。她在我的生命中是这样重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她能够畅心舒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不管她们有多么美好，在我的眼里，都是根本不能同她相比的，因为她就是我的化身，她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周围。我只要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她；一伸手，就能感觉到她。”

“是的……你爱得很深……我能想象得到，你为她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叶戈里雪夫结结巴巴地说。

“干吗要说牺牲？谁为谁作出了牺牲？不！爱情是不需要牺牲的，爱情需要的只是爱，真心实意的爱。在这样的爱情中，我没有献出任何东西，也没有丢弃任何东西。我的工作，我的理想，我的欢乐，都与我同在。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拿来同我心爱的人分享罢了!”

“可是，如果需要作出牺牲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行呢？”

“谁需要作出牺牲？是你为你爱的那个人作出牺牲吗？我不信！她要这种牺牲干什么！难道她愿意让你心里不好受吗？”

“不过，一定要按你说的办，她就得丢掉一点什么东西……在生活中，这类情况也是常有的。”

“如果这仅仅指的是牺牲，而不是什么要求，那么，这就算不得爱情……干吗要谈到牺牲？彼此心心相印，互相为对

方自豪，这才是爱情。舍弃了这种最主要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感情！哪里还谈得到爱！这样的人，是很难受人尊敬的……”

“不幸的爱情也是有的，”叶戈里雪夫喁喁地说。

“只要是爱情，即使不幸也值得自豪!”

“你呢？你幸福吗？”

“不幸福，”马特维回答说。“不过，我的爱情却不是不幸的，尽管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翻转了一下身子。叶戈里雪夫觉得，马特维把脸转过去了。林子里起了风，篝火冒起了一阵黑烟，一弯新月从天边升了起来。牛奶样莹洁的白云，飘浮在如碧的夜空中。

叶戈里雪夫昏昏欲睡。但是，马特维的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开口讲道。“我和你已经是中年人了。我们的青年时代，是糊里糊涂过去的，等稍微知事懂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尤拉和加丽雅，他们是多么年轻！我非常羡慕他们。在爱情问题上，他们比我们懂得多。他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很高尚。对于未来一代人的要求，不能指望比这更高了。”

叶戈里雪夫想起了多尔科夫，想起了丹尼雅。他本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是，睡魔突然降临了。他象被一粒子弹射中似的，倒在地上，陷入了深深的梦乡。

半夜里，雨点把他惊醒了。冰冷的雨点，汇成水流，从脸上一直流入衣领。地面上，笼罩着一片茫茫白雾。眼前的峭壁，高高的天空，遥远的丘陵，全都消失在迷雾中了。马特维侧身躺着。腿上的绷带，渗出了鲜红的血。周围的草地上也有血迹。看来，由于绷带缠的不紧，伤口又出血了。

叶戈里雪夫从地上爬起来，浑身痛得直哼哼。他的腰、腿、胳膊，都象断了一样。另外，头也痛得厉害。嘴里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他知道，要使疲劳的肌肉松弛一下，需要尽力摆脱这种痛楚。

他于是准备上路。先用冷水洗了个脸，擦了擦身子，然后，把火生着，把饭盒子坐在火上。

马特维醒来了，他把睡袋卷起来。

“你觉得怎么样？”叶戈里雪夫问。

“好了！”斯特罗加诺夫答道。他虽然显得很精神，但声音是软弱无力的。

他俩每人喝了一杯巧克力茶。叶戈里雪夫把猎枪和两个大背囊背在肩上，递给马特维一根木棍做拐杖用，对他说：

“走吧。”

马特维向前走去。开头几步，他走得很快。后来，便显得吃力，身子歪歪扭扭，脚步磕磕绊绊，拖拉着受伤的腿，拄着木棍，艰难地迈着步。叶戈里雪夫看得出来，用不了多大功夫，他就会摔倒在地。于是，不安地想道，今天的日子看来不好过。因为他自己也有点头痛，膝头发软。大概是晚上着了凉，生病了。

太阳升起来了。但是，雾气还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浓。透过浓重的迷雾，太阳只是一个白白的斑点。

马特维绊了一跤，棍子从手里掉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慌意乱地看着叶戈里雪夫。

“还好，”叶戈里雪夫说。“你总算走了半公里，我算服了你了。”

他把背上的猎枪和两个大背囊整理好，弯下身子，从地上抱起马特维。马特维比昨天似乎重了许多。叶戈里雪夫抱

着他，走起来很吃力。硬撑着走了半公里，叶戈里雪夫说：

“你坐在我的肩上，我驮着你走。”

斯特罗加诺夫没有吱声。自从叶戈里雪夫把他从地上抱起来到如今，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很驯顺，由人摆布。他的脸上表情滞重，眼神象发热病一样惶惑不安。

叶戈里雪夫自己也不好受。他感到，他不是在向前走，而是掉进了茫茫白雾中。他的两只脚，也好象不是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而是踩在软绵绵的棉花堆上。

到了中午，浓雾突然消失了，仿佛一个什么人的手。把浓雾象被子一样从地上揭走似的。叶戈里雪夫看见了前面远方那熟悉的丘陵，黑魆魆的灌木丛。要走到丘陵跟前，大概有五公里的样子。叶戈里雪夫明白，他是走不到那地方的。他已经不能用正常速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是一颠一跛、摇摇晃晃地向前栽。每走一步，都象发生奇迹似地，勉强倒动脚步，才能避免跌倒在地。是该喘口气的时候了。但是他知道，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他就会倒在地上，那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能东倒西歪，趔趄着身子，走下去。马特维沉重的身躯，压得他腰都快断了，实在痛得难受。大地缓慢地在他的脚下向后倒退……

就这样，走了多长时间，是几小时？还是几分钟？叶戈里雪夫一概不知。一片浓密的灌木丛，挡住了他眼前的路。他抬起眼睛，看见灌木丛中，有用斧头斫出的一条狭窄的小路。太阳已经下山了。巨大的、模糊不清的阴影，在树枝上晃悠着。

叶戈里雪夫朝着小路走去。带刺的枝杈，刺着他的脸。他感觉不到疼痛，只是一个劲地低着头，保护着眼睛，免得被刺扎伤。过了几分钟，他的脸上，已划下了一道道血痕。

带刺的枝枝杈杈，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撕扯着他的衣服，企图阻止他前进。而他不顾一切地拚命赶路，尽管眼睛疼得发花，还是拚命咬着牙，往前钻。

马特维始终不吭一声。他的身子重的厉害，叶戈里雪夫驮着他，象是驮着一块大石头。

大地，天空，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叶戈里雪夫象是掉进了一个黑魆魆的、飘忽不定的、无边无际的世界中了。就这样走呀走呀，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前面开始有亮光了。叶戈里雪夫已能看见山脚下的帐篷了。帐篷被风吹得圆鼓鼓的，象海上的帆，似乎很快就会腾空而起。帐篷发出啪啪的声音，急欲随风飘去，但是，绳子紧紧拴住它，脱身不得。它象一只落进套索的巨鸟，在地上翻扑挣扎。

叶戈里雪夫朝着帐篷走去，但未能走到。他跌倒了，摔得很重，恰似一株被锯倒的大树。人也昏过去了，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已经是夜里了。他感到了火的温暖，听到了树枝断裂的声音。张眼一看，马特维正跪在他的面前，向他的嘴里喂热水喝。

“请等等，”叶戈里雪夫慢腾腾地说。他仿佛觉得，这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他两手着地，摇晃着身子，坐起来，眼前金星乱飞。

“喝吧，喝吧，喝点水就会好的，”马特维轻声地劝道。

叶戈里雪夫喝了几口水，又吃力地吞下一小块巧克力。巧克力使他感到一种凉飕飕的、滑腻腻的感觉。

“我想……同你……谈谈，”马特维有气无力地说，每说两个字停顿一下。“你能……认真……听我……说吗？”

叶戈里雪夫点点头。

“明天，你一个人走吧……听我说……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要不，我们两个都要完蛋了……你回去，再叫人来接我……我就在这里等着……听见了吗？斯捷潘？别固执了。你一个人走，是可能走回去的……”

“胡说八道，”叶戈里雪夫回答。

马特维低下头，好长一会，默不作声。过后，他难过地说：

“要是红宝石不为人所知，我们两人作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什么必要呢？我总以为，碰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谁知，你并不了解我。”

“是的，我不了解你。”叶戈里雪夫说，一面爬在地上。这样，腰痛就可以减轻一些。“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还好，你的眼睛已能张开了。”

“你自己应该明白，我的发现，比你我的生命还珍贵！”斯特罗加诺夫激动地说。“你应该回去，明白吗？应该回去报告！把红宝石带给人们！大家都在等着它哪！留下我别管，你一个人走吧！”

“不！”

“为什么？”

“因为大家等的不仅是红宝石，还有你。”叶戈里雪夫说。他又喝了一杯水，随后把身子转过去，把背掉向马特维。他浑身发冷。马特维把睡袋盖在他身上。

天快亮的时候，他醒来了。两条腿，两只胳臂，都冻僵了。嘴唇也冻麻木了。篝火早已熄灭。草地，灌木，帐篷上，落了厚厚一层霜。地面上，笼罩着透明的白雾。黑魆魆的山岗，仿佛在朦胧欲睡。寒气侵袭着叶戈里雪夫的肌肤。

他从地上坐起来，环顾周围。马特维不见了。“他到帐篷里去了吗？”叶戈里雪夫想。他把手伸进口袋找烟抽。各个口袋都摸遍了，好不容易才找到半支烟。他弯下腰，对着残余的火苗，吸着了烟。他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身体虚弱得象个老头子。

太阳出来了。叶戈里雪夫看见，帆布帐篷已耷拉在地上。他感到一阵惊慌，赶紧站起来，磕磕绊绊地向帐篷走去。他的头晕眩得厉害，两只腿好象不是自己的，一点也不听使唤。帐篷下面，没有发现斯特罗加诺夫。叶戈里雪夫朝每个角落找了找，都没能找到。

他钻出帐篷，向四下张望。灰色的天空，飘浮着几块染成玫瑰色的云块。

“马特维！”他大声喊叫。

回答他的，只有飒飒的风声。

叶戈里雪夫重又回到他刚才躺着的地方。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小纸片。他伸手从树枝上摘了下来，一看，原来是从拍纸簿上撕下来的一张纸。叶戈里雪夫费了很大劲，才认出纸片上写的字。

> “不必找我。离此不远有猎人小屋。我即前往彼处，食物及药品留在此地。矿石烦交阿茨费罗夫。蒙库里比定会找到我。
>
> “握手。
>
> 马特维”

这几行字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歪歪斜斜，笔划松松散散。可是，下面的签名却刚劲有力，和叶戈里雪夫在画上看见的签

名一模一样……

叶戈里雪夫把纸条塞进口袋，又朝四下看了看。马特维肯定不会走的很远。叶戈里雪夫折了一根树枝，拄着它，向起伏的山岗走去。山岗的上半部，被阳光照得一片通明，而下半部，却浸沉在蒙蒙的雾霭中。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草地上，马特维的足迹，清晰可辨。叶戈里雪夫想到，太阳很快就会把草上的霜晒干，那样一来，足迹就看不见了。于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他走得气喘吁吁，心里烦得要命。他的力气已不够用，还要花费精力来追赶马特维。这样白白浪费时间，使他很气恼……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阵的。可是现在，他不但休息不成，还要去找马特维，真是丧气透了。叶戈里雪夫由于身体虚弱，心里起火，情绪很坏，急得满头满脸都是汗。他走得很快，在他终于登上山岗后，山脚下草地上的脚印还没有消失呢。

他又急又气，不要命地往山岗上面跑，差点没有掉到坑里去。

不用说，马特维自然在山岗上。他躺在土沟底，仄着头，看着坑洞。叶戈里雪夫走到他跟前，气得直喘气：

“这就是你说的猎人小屋吗？”他气咻咻地说。

马特维仍旧坐在地上，只把头抬了起来。他两手抱着膝盖，就那么坐着，连看也不看叶戈里雪夫一眼。他的手指上，有一道道粉红色的裂缝。叶戈里雪夫看见了他的手，怒气一下子全消了，戏谑似地问：

“怎么不说话了？”

对于他的问话，马特维没有回答。他仍和先前一样两手抱住膝盖，看也不看叶戈里雪夫一眼，却自言自语地说：

“真可惜。你跑到这里来了，为什么不到原始森林里面去？看你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不管你怎么说，我是哪里也不会去了。”

叶戈里雪夫的火气又上来了。

“要不是你演这场戏，”他说。“我早都在原始森林中了，还用你说！都是你害得我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还不给我站起来！”

斯特罗加诺夫看了一眼叶戈里雪夫，把身子转了过去。

“马上站起来！还要我再喊叫你几次吗？！”叶戈里雪夫粗喉咙大嗓子说。

“你真是！”马特维说。“看你火气还不小呢！好吧。我站起来。不过，你要明白，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你一定会后悔。你总会为你不听我的话感到后悔的。”

他双手扶住土沟的壁，慢腾腾地站了起来，还没站稳，脸色已变得苍白如纸，一头栽进叶戈里雪夫怀里。叶戈里雪夫把他放在肩上，朝山下面走去。他步履艰难，脑子很乱。事情是有点不妙，甚至可以说，糟透了。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来摆脱这种困境。

一直走到中午，他们才走到帐篷跟前。他把马特维放在地上，让他躺得舒服点，然后拿上猎枪，到小溪边去了。那里有几只灰色的鸟在啾啾的叫。这原来是鹬。叶戈里雪夫双手颤得厉害，不过总还是打中了一只不小的母鹬。这鸟儿胸脯丰满，嘴象磨光了似的闪闪发亮。他把母鹬的毛拔净，想用铁叉子叉着烤肉吃。但是，一直注视着他的马特维却说：

“最好用水煮熟，熬汤喝。”

他们把鹬肉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都没剩。叶戈里雪夫喝完汤，钻进了帐篷。时间还早，不过最好能马上休息，因

为天一亮还要赶路呢。

他们紧挨着身子躺在半明不暗的帐篷里。风把帐篷吹得啪啪直响，绳子发出吱吱的声音。帐篷里散发着一种干草味和颜料味。

“你干吗不去当画家呢？”叶戈里雪夫问。“我看你很有画画的天才呢。”

“天才不天才，我也不懂。”马特维回答说。“不过，画画我确是很喜欢。说到底，艺术毕竟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一种反映。如果只看到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看不到它的内涵，对我来说，那是太不够了。我认为，到了共产主义，当职业画家的机会就不会很多了。绘画，很可能不再是一种职业。医生呀，工程师呀，集体农庄庄员呀，他们也会创作出艺术作品来的。”

“未必如此，”叶戈里雪夫不同意他的看法。“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不会有真正的艺术的。艺术要求一个人为它献出毕生的精力，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艺术。”

“这话说得对。不过，我指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当然，艺术大师，艺术教员，艺术天才，就是将来也还会存在，不过，艺术将不会仅仅属于这些人，而是属于上千上万的人们。艺术是心灵之歌，没有它，任谁都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即使艺术大师也需要更加接近生活。那些音乐教授，著名的画家和作家，将从事地质学、农学或者天文学的研究，就象农庄庄员、地质工作者、矿工利用空闲时间来研究美术和音乐一样。总之，隔行如隔山的固有概念，将会发生改变。有些人的艺术家气质，将会比工程师的气质更多一些；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绘画则远不是个人的主要兴趣。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能创造出物质成果，又能创造出艺术作品……

阶级将会消灭。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社会的某种理智的佼佼者，将不再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筑起的厚墙，将会倒坍。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将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技巧和文学技巧，将会很容易地被人所掌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马特维用虚弱的声音，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

“你对未来倒想的真不少。”

“那不用说。难道你没有想过吗？处在我们的时代，谁能不考虑未来呢？”

“有意思。那么，照你看来，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爱情、婚姻和家庭？”叶戈里雪夫问。

“我只知道一点：到了共产主义，爱情将会变得更纯真。绝对如此！”马特维说，他的回答很干脆。“爱情将是纯洁、真挚的。彼此相爱，白头偕老。”

“争风吃醋呢？还会不会争风吃醋？”叶戈里雪夫红着脸问。

“那当然不会！”马特维很有把握地说。“我说的争风吃醋，指的是因欺骗和屈辱引起的嫉妒心情。欺骗将会消失。”

“照你这么说，人们如果失去了相爱的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心安理得吗？”

“什么？”斯特罗加诺夫有点奇怪。“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就会无忧无虑地永远过着幸福生活。痛苦，悲伤，眼泪，这些还是会有的……当同心爱的人分别的时候，人们还会流泪，还会哭……当然，也要祝愿他们幸福。因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能让我们所爱的人感到幸福。如果你为你所爱的人找不到这种幸福，那就是你的过错。在这里，错的仅仅是你，而不是她。是的，不是她……”

“这话说得对，”叶戈里雪夫放低声音说。

他们沉默了一阵。

“共产主义，”马特维低声说。“就在不久以前，还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自己能活到那一天……不过，现在……糟糕……活不到了……”

他的声音由于身体虚弱而中断了。

夜幕徐徐降临。叶戈里雪夫昏昏入睡。天一亮，他就爬起来，走出了帐篷。他觉得，身体比昨天更坏了。他多么想闭上眼睛，再躺一会。可是不行。他强打精神，支撑着身子，把两个大背囊的东西，都翻倒在地上，把必需的东西捡好，集中塞到一个背囊里。他把斯特罗加诺夫的拍纸簿和红宝石，很珍惜地放在最下层，他又拿起那块红宝石，翻来复去地仔细看了看。说是红宝石，颜色并不红，而是绿、灰、褐三色，很象一块普普通通的鹅卵石。叶戈里雪夫不明白，斯特罗加诺夫是怎样把它从一大堆石头中挑出来的。要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红宝石，被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铺在路面上。这是一种质地特别的石头。它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神话般的力量，不过，含而不露，很难发现……现在，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为了使它成为宝石，还要经过高炉煅烧、熔化，经过加工，获得新生。

叶戈里雪夫小心翼翼地把矿石放进大背囊，心里想，一个人，能找到这样罕见的矿石，在它身上发现为人所不知的特性，这个人一定是很高兴的。

他把睡袋剪开，作了两个象妇女背小孩的背包，又搞了两个曳索，可以套在肩头上。这样，马特维就不必用手抓，也可以被他背着走了。

叶戈里雪夫很满意自己这种创造，但是，马特维却不以

为然。他毫无怨言地把脚伸进套子里，但他的无神的目光，却没有看着叶戈里雪夫，而是望着别处。叶戈里雪夫心里想，今天斯特罗加诺夫的情况显然更糟了。

叶戈里雪夫把他背到背上，便顺着小溪往山下走。他知道，他是走不到头的，但还是勉勉强强地走，因为他不能停下来……一走进森林，他觉得自己轻松了一些。累了，可以靠在树上喘口气。脚下是败枝腐叶，软绵绵的，他不再会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地走了，也不再担心会跌倒了。

但是，最终他还是免不了要跌倒在地。原来，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尽管人可以打死丛林中的狮子，捕捉天空中的雄鹰，人比一切生物都有力气，但总还是有个限度。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但事实如此。人的这种力量是蕴藏起来的，外表看不出来。红宝石也是这样。

叶戈里雪夫一头栽进小溪，浑身湿得象落汤鸡。马特维也湿透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就连叶戈里雪夫跌倒在地，他也不得而知。他已失去知觉了。

叶戈里雪夫爬起来，重又把斯特罗加诺夫背在背上。他腿绊得走不成路，不过，总还能摇摇晃晃地挪动脚步，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少力气。不过，他已经感觉到，这种力气已经不多了。一旦消耗净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赶天黑以前，他已走出了原始森林。他没敢休息，拖着疲累不堪的身体，打算涉水过河。他坐在树下，把马特维放在草地上，看着乌库河。乌库河发出沉闷的声音，从眼前疾驰而过。一种无法摆脱困境的绝望心情，控制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他本来打算做一个简单的木筏子，然后坐在上面随波逐流，顺流而下，可是，一看那湍急的河水，心

就凉了。他明白，即使最结实的木筏，也会眨眼间被河中的巨石碰得七零八散，成为碎片。

他心里清楚，再往前走一百米或二百米，他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把马特维背在身上。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前一晃，一个黑影出现了，一种温暖的气味冲着他的脸。他终于看清了，出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男舞伴”。不错，是它，活生生的一匹马，比先前瘦多了，毛也好象脱了不少。骟马走到叶戈里雪夫跟前，叫了一声，用它的软绵绵的嘴唇，闷闷不乐地啃着已经磨损发白的缰绳。

“有救了！”马特维在背上轻轻地说。

叶戈里雪夫把他放在马鞍上，把那个大背囊、猎枪都交给他，然后，昏昏沉沉，高一脚低一脚地牵着缰绳往前面走去。

十二

女医生阿洛奇卡[①]给马特维输了血，血是从乌鲁格—赫姆用直升飞机运来的。几天以后，他已经能够在病房里，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他有时在叶戈里雪夫床头坐一会，和他聊聊天，有时给他读读报，有时则同阿洛奇卡争吵几句，要求让他早点出院，还故意吓唬她，再不答应，他那怕只穿一件内衣，也要破窗而出，溜之大吉。他的腿上的伤口，好得很快，已经愈合了。

① 阿莉嘉的爱称。——译者注

叶戈里雪夫的情况，却不大妙。他患的是肺炎，半个月过去了，烧老是退不下去。他面容憔悴，骨瘦如柴，没有一点力气，连胳膊放在被子上都抬不起来。第六天，马特维出院了。临行前，他穿着大罩衫，坐在叶戈里雪夫的床头，和他话别，两个人一直谈到天黑。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他用无线电和罗特曼通过话，罗特曼了解到他发现了红宝石以后，就催着他尽快回到乌鲁格—赫姆去，还答应派专机来接他。马特维谢绝了专机，理由是，他还要整理重要资料，另外，有些私人事务也需处理，一时还不容易脱身，还得在集体农庄再呆几天。当然，他没有忘记说明，一旦事情结束，他立即会乘飞机赶回去。罗特曼显然不打算让他安宁片刻，又把这事告诉了阿茨费罗夫。于是，他们两人便鬼吹火似地，接二连三要马特维用无线电回答，矿石将在什么地方开采，红宝石的蕴藏量有多少，能不能很快组织一个综合性地质勘探队，以便今年就能准确探明开采场的大致规模。

斯特罗加诺夫对此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吩咐无线电话务员，什么也不要提，更不能把自己受伤住院的事捅出去。关于成立地质勘探队的问题，他对罗特曼和阿茨费罗夫说，最好能暂缓进行。因为，矿石标本尚需在化验室化验，总之，过分匆忙，未必确当。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可惜，马特维这番话，罗特曼和阿茨费罗夫根本听不进去。就在叶戈里雪夫刚能下床的那一天，他们又用无线电通知马特维，他的发现，已经传到莫斯科去了。部内三两天，就会派一位局长飞来托尔察。

“你该早点动身，”叶戈里雪夫对马特维说。

“是应该快点回去，再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尤拉·达玛舍维奇支持叶戈里雪夫的意见。他是和斯特罗加诺夫一起来

医院，特意探视叶戈里雪夫的病情的。

尤拉的满头黄发，乱蓬蓬的，象刺猬一样。这几天，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刚一下课，他就从学校跑来找叶戈里雪夫，拉着他的大罩衣的带子，摇来晃去，向他说明，再过四、五年，五一集体农庄这地方，就会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石头砌的楼房呀，柏油马路呀，无轨电车呀，应有尽有。城市当然少不了巨大的联合工厂，工人呀，工程师呀，也就会来这地方安家落户。

城市将会建成，工厂也会有，这些看法，叶戈里雪夫都是同意的。不过，尤拉说的时间，恐怕早了点。叶戈里雪夫认为，五年时间，条条街道都铺上沥青，大概不易办到。再说，他也不相信，在这地无三尺平，出门即爬坡的地方，无轨电车能够顺利通行。

“就算电车通不了，那也没关系，我又不爱坐车。”尤拉激动地大声说。“至于时间问题，我看你就用不着怀疑啦！我们建成共产主义，用二十年时间。建一个城市，用五年时间，还不是易如反掌！”

加丽雅有时也跟他一起来，逢到这种场合，尤拉总是不肯放过她，故意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挖苦她。

“啾，你还怨天怨地吗？莫斯科人！”他问。“我们这里也要有自己的剧院和公园了。熊的老窝也要被捣毁了！以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电视，看你还留恋你的莫斯科不？”

“笨家伙！”加丽雅乐呵呵地说。“我没什么可留恋的！对我来说，美好的幸福生活，并不意味着非有个电视机不可！”

尤拉做梦也想着新城市能早点建成，他简直等不及了，所以，很不赞成马特维一再推迟行期，好象这样一来，他的理想就不能很快实现似的。

“好吧，”马特维说，就势坐在叶戈里雪夫床边。“我明天或者后天一定乘飞机走。要不，罗特曼也会不高兴的。也许，你会向阿洛奇卡求求情，帮帮我的忙吧！”

叶戈里雪夫刚一开口，阿洛奇卡马上向他直摇手，劝他还是死了这条心好。她说，马特维必须等到身体完全康复后才能离开这里。叶戈里雪夫老老实实地点头称是，接着对马特维说：

“你看，我能有什么办法！使不上劲。你先走，我随后就来。我知道你家的地址。”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到你家里去过，还是在乌鲁格—赫姆的时候。”

马特维沉思起来，皱着眉头，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尤拉看看表，很快走了。他的学生正等着他，今晚还要开晚会呢。阿洛奇卡正儿八经地向叶戈里雪夫使了个眼色，那是对他提出的警告，随后也就离开了。病房里，就只有马特维一个人留了下来。叶戈里雪夫屏息住心跳，为的是不要使自己过分激动，因为他觉得，一场无法避免的谈话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谈话，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迟早总会发生的。叶戈里雪夫透明的内心世界，他和马特维之间那种纯真的友谊，很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叶戈里雪夫已大胆作好准备：不怕触及自己的隐痛，把个人的不幸置之度外。但是，临了，这场谈话却没有进行。马特维接着什么也没有问。他发现，叶戈里雪夫象是有什么心思，不愿意向他吐露。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便转身走了。

“请你一定来找我。我等着你。”

他的目光，在叶戈里雪夫身上停留了好一会。那意思是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患难的时刻，永远不会忘记你

的友谊!”随后，门轻轻地关上了。叶戈里雪夫长出了一口气，伸手擦了擦额上的汗。他知道，这只不过是把必不可少的谈话推迟了一下而已。尽管这是最后一次的推迟，并且时间很短暂，但是，叶戈里雪夫心里总归还是很高兴的。

可惜，这种高兴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马特维一走，他又后悔起来了，怨自己没有把事情原委讲给他听。这几天，在他的身上好象起了某种变化。如果说，在这以前，他还能下意识地把这种决定性的时刻推迟的话，那么现在，他则非常希望尽快经受考验，以便能够正视自己的灵魂。

他的假期眼看就要结束了。按时返回莫斯科显然已不可能，但不知什么缘故，好象这件事与他本人无关似的……从前的事情，往昔的忧虑，已离得很远很远，它们是那么不可思议，因而显得既渺小又空虚。叶戈里雪夫几乎不能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列别津斯基，多尔科夫，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这样的人，他自己真的会对整天坐在公文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后面感兴趣。过去的一切是那样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娜达莎离他越来越近了。是的，就在这里，在这相距几千公里的地方，叶戈里雪夫突然看见了她。而在此时此刻的娜达莎，远不是他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时所看到的那样。也许，他从前就没有仔细端详过她，而直到如今，他的眼睛才算真正睁开了。他现在才清清楚楚地懂得，已往她在生活中是强颜欢笑，毫无乐趣可言的。他的笨拙的爱抚，对她来说，并不需要。她默默地忍受着难熬的痛苦，违心地承受着对她的要求。为了和一个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己的理想，献给她的人共同生活，她不能不靠欺骗过日子。这代替不了她的爱情，她也从未体

验过这种虚假的感情。他想到，娜达莎这些年来，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有罪，罪在她无端地接受了一个人的牺牲，而这是强加给她的，实际上她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如果把这一点说成是她的罪过，则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叶戈里雪夫不但终于懂得了，而且亲身感受到了，亲眼看见了，于是，他得出结论，不管此行结果如何，能来这里，总还是有益的。他生活中的不幸，虽然是从他最初看到马特维的风景画开始的，但那一天已经过去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既然命该如此，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归不能算是坏事。

他还懂得了，为什么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并不平静，为什么他和朋友疏远了，把自己关在一个与世界隔绝的玻璃罩子里……他明白，不管爱情有多么充实，但是一个人的心灵无比宽阔，它总是填不满的。因为他是个人，是创造者和建设者，不能陶醉在个人的幸福的小家庭中，尽管这种幸福是他梦寐以求的。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叶戈里雪夫是在思考中度过的。第二天早晨，他对阿洛奇卡说：

“让我出院吧，今天我就坐飞机走。”

阿洛奇卡本想劝他再休养几天，可是看了他一眼，便说不下去了。于是，一声不响地跑去拿他的衣服。其实，说是他的衣服并不确切。他从山里回到村子来，衣服烂得不象样子，甚至可以拿到博物馆去展览了。这最后一句俏皮话，还是尤拉·达玛舍维奇想出来的。破衣烂裳，又脏又臭，最后不得不付之一炬。加丽雅把自己丈夫的外套改了改，送给叶戈里雪夫穿。说是改了改也不确切，应该说是往大的放了放，这样，叶戈里雪夫才能将将就就穿在身上。

……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走出病房，对着走廊挂的镜

子照了照。他看见镜子里面有一个人，面色黝黑，头发煞白，乱的象一堆草，下巴上布满了僵硬的皱纹，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叶戈里雪夫好容易才认出来那就是他自己，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中午时分，直升飞机在一片空地上降落了。这时，学校里正在上课。尤拉和加丽雅从教室里跑出来，特意为叶戈里雪夫送行。

“以后，干脆调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吧!”尤拉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莫斯科有什么好呆的？象你这样的人，我看在那里有劲没处使。到我们这儿，那可顶大事啦……”

“我也这么想，”叶戈里雪夫说。

“真的吗？”

“真的，”叶戈里雪夫肯定地说。

“要是你再来，给我们带个地球仪来。”加丽雅容光焕发，笑眯眯地说。“孩子们说什么也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我会给你们带来的，”叶戈里雪夫回答说。“不过我担心，地球仪也未必能使他们信服。我在念书时也见过地球仪，可我总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我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到这里以后。”

驾驶员从机舱探出头来说：

“哈，您在这里呆的时间可不短！看来，是打算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吧？你瞧，加丽雅已经这样做了。我说得对吗，加丽雅？”

这位驾驶员很面熟，原来叶戈里雪夫来时坐的飞机就是他驾驶的。

“我可一下子办不到。”叶戈里雪夫摇摇头。“凡事总得有头有尾，在莫斯科我还有一些要紧的事需要办理。”

他爬进了机舱，螺旋桨飞快地旋转起来，一会儿，直升飞机便轻轻地离开了地面。尤拉和加丽雅站在那里，仰望着天空，挥手告别。叶戈里雪夫看见蒙库里比也从农庄管理委员会出来了，用手在眼睛上搭了个遮阳，看着天空中远去的飞机。

没过了多长、时间，小村子便看不见了。机翼下，伸展着挺拔峻峭的高山和蜿蜒起伏的丘陵。在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可见被赤阳染得通红的岩壁。叶戈里雪夫注目凝视，看了很久，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那就是他和马特维历尽千辛万苦，血汗交融，费力攀登的那座高山，那神秘莫测的峡谷就在它的南面。

机舱里并不是叶戈里雪夫一个人，和他同行的，还有两位年轻的托尔察姑娘。她们前往乌鲁格—赫姆，是为了参加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她们那黑油油的小辫，亮晶晶的黑眼睛，红艳艳的小嘴唇，在叶戈里雪夫心头唤起一种温柔亲切的感情。两位姑娘一直在切切私语，感叹不已。

“心情很激动吧？”叶戈里雪夫问她们。“这是可以理解的。答卷的时候，一定要冷静沉着，这样，才能考出水平。”

他也在面临着一场考试。即将到来的同斯特罗加诺夫的会见，横竖不会超过半小时。他打算，一下飞机就直接去找斯特罗加诺夫。这样，他就不至于过分激动不安了。

叶戈里雪夫知道，半个小时后，那件事情就要弄明白了，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斯特罗加诺夫，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此刻他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慌乱，外表反而显得很平静。他是充满信心的，是完全可以自持的。

同驾驶员和两位姑娘告别后，他径直走向中心大街，去

找那座他所熟悉的屋子。他登上了门前台阶，想拿支烟抽，突然，一种奇痒难耐的情绪袭上心头，他伸手敲了敲门。

屋内响起了脚步声。门栓吱地响了一下，马特维站在打开的门口。他脸色沉闷，胡子乱糟糟的。嘴角叼着烟蒂，已经熄灭了。一见是叶戈里雪夫，他立即吐掉烟蒂，高兴地说：

“好呵，你终于来了！我还打算用无线电叫你呢。呶，你怎么样？完全好了吗？”

他一把拉住叶戈里雪夫，把他拉进屋里，扶他坐在长沙发上，又帮他脱掉头上的鸭舌帽，仔细端详着他，满意地说：

“还不错。脸色很好！就是瘦了点。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有骨头，就会长出肉来。你的骨架简直棒极了！但愿上帝能够赐给每个人一副象你这样的骨架！我们马上就来吃午饭。我去弄点酒来。”

“我不能喝酒，”叶戈里雪夫说。他坐在沙发上，正好面对着墙上画中的娜达莎。他尽力避开眼光，不去看她。“我心里很急，想同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好呵，我们边吃边谈吧。”马特维在厨房里乐呵呵地说。什么东西哗啦响了一下。接着，马特维端着一个砂锅走了进来。他把砂锅放在桌子中间，用餐巾擦干净小碟子和酒杯，很熟练地把面包切成细薄片。他尽管两手忙个不停，但嘴也不肯闲着：

“你干吗象个老寿星那样坐着？去洗洗手吧……大概，你一定很累了，是吗？吃完饭，躺在床上睡一会……真的想睡，我给你铺床，在床上躺一会。我不喜欢在床上睡，鸭绒褥子太热了。两个小家伙倒喜欢在上面打滚。你大概已经见过他们了吧？他们对我说过你。”

“是的，我见过，”叶戈里雪夫说。“小家伙到哪里去了？”

“莲诺奇卡[①]上幼儿园，柯斯加上小学。柯斯加放学后，再到幼儿园把莲诺奇卡接回来。他们是自己管理自己……嗷，没什么好吃的。坐下吃吧。”

“这幅画画得真好，”叶戈里雪夫说。“是你画的吗？”

“是我。”

“是真人写生？”

“不，是凭记忆画的。”

“这我可不明白，怎么会凭记忆画？”叶戈里雪夫说，一面看着画中的娜达莎。现在，可以仔细看看她了……娜达莎的眼神是严肃的，流露着一种期待的神情……“放心吧，我的爱神，我会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的。”他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同时转过脸来看着马特维，问：

“这大概就是你向我提到的那个女人吧？”

“是的……”

“她现在在哪里？”

“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不过，对我来说，她还活着，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她是怎样死的？”

马特维皱着眉头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脸上显出忧郁的表情。过了一会，他的眉宇舒展了，慢腾腾地说：

“她是在一次轮船失火时死的。我和她失掉了联系，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她。我到岸上找过，后来又游到失火的船周围找，我爬上了舷梯，但是，浓烟把我熏的昏过去了……我不记得，人们是怎样把我拖出来的……我的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想，以后怕是要瞎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才把

① 莲卡的爱称。——译者注

病治好。”

马特维默默地低着头。

“你怎么一下子就得出结论，认为她已经死了呢？”叶戈里雪夫问。“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死！”

“我不是一下子就得出结论的。我到库图里姆去过，找过她的婶母，婶母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以前，我还到码头上打听过。我看了死亡名单，但是，上面没有她的名字。”

“上面有你的名字吗？”叶戈里雪夫问。

马特维的眉头又皱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不过，你太悲观了，失望的也有点过早……再说，恐怕这与你当时生病住院也有关系。”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不说一句话。

马特维给酒杯里斟满了酒，说：

“啜，为我们的相识，也为我们的同路而干杯！”

“什么同路？”叶戈里雪夫不明白。

“你不是说，你打算三两天内就赶回莫斯科去吗？啜，我和你一起走。”

“一起走？”

“是的。部里不准备派人来了，让我到莫斯科去一趟……政府电报是昨天打来的……我整整一晚上没睡觉，一直在为我的报告作准备。”

“这就是说，你也要去莫斯科了。”叶戈里雪夫，顺便用手在脸上擦了一下，仿佛脸上有珠网似的。“那敢情好……我们当真一起走。我们本来是应该一起走的，现在真的要一起走了……好吧，为我们的相识，为我们的同路而干杯吧！”

两人一饮而尽。叶戈里雪夫微微有点醉了，头也开始云

天雾地的旋转起来。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袭上他的心头。

“可惜，今天走不成了，”他说。“我们坐飞机走吧。”

“那当然。”

“呵，不，不行，我的钱不够用了。”叶戈里雪夫遗憾地说。

“我有钱。”

“我说什么也不能用你的钱。”

“为什么？”马特维的眉头又皱起来了。“为什么你不肯用我的钱？难道我们是陌路相逢吗？”

“不，我们不是陌路相逢。”叶戈里雪夫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们俩几乎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弟兄呢！”

这句话真是说的又蠢笨又俗气，他刚一说出口，便觉得满面羞惭，无地自容。但是已经来不及纠正了。他是未加考虑，信口说来的，而马特维显然已听得清清楚楚。不过，马特维却没有立即明白叶戈里雪夫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那是你自己的事，”马特维平心静气地说。“对我来说，反正一样。你想坐火车，那就坐火车走。”

莲诺奇卡和柯斯加回来了。醉醺醺的叶戈里雪夫躺在长沙发上，看着这小兄妹俩。他觉得可笑，只一杯酒，竟然把他给放倒了。他不由得笑出声来。随后，又轻轻地微笑了。当他发现，莲诺奇卡和柯斯加一点也不象马特维，更觉得可笑了。为什么他以前会以为两个小家伙一定会象马特维呢？不错，小男孩和小姑娘的眼睛都是棕色的，同马特维的眼睛一模一样。但是，世界上长着棕色眼睛的人难道还少吗？两个孩子的脸型，嘴唇，眉毛，和马特维毫无共同之处、叶戈里雪夫心想，这大概是马特维收养的孩子，因为他既然一直怀念着娜达莎，始终不肯结婚，那当然就不会有孩子了。很

可能，他感到一个人生活很无聊，便从保育院收养了莲诺奇卡和柯斯加。

这个问题，叶戈里雪夫本想问问马特维，但是，马特维此刻正坐在桌前修改他的报告呢，打扰他是不得体的。叶戈里雪夫在长沙发上轻轻转动身子，看了画上的娜达莎一眼，耳语般地对她说："快了，亲爱的，我们很快又要见面了……"随后，便睡着了。

以后，他们没花一分钱，就弄到了票。而且，不是火车票，还是飞机票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地质队在托尔察整整工作了一个夏天，现在要派一架专机飞往莫斯科送行李。罗特曼给专机的负责人说了说，他们同意马特维和叶戈里雪夫顺路乘飞机走。

装满器械和标本的大小箱子，把机舱几乎塞得满满的。马特维和叶戈里雪夫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空位置，两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勉勉强强在黑糊糊的窗前坐了下来。专机负责人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出差证，上面写明他们是行李押运人员，这样，他们也就不付一分钱，坐上了飞机。

马特维向站在机场送行的柯斯加和莲诺奇卡挥手告别。在他前往莫斯科这段时间，他特意请了一位女邻居来照料两个孩子，家务事就由这位女邻居来代劳。

柯斯加和莲诺奇卡旁边，还站着一群地质局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罗特曼和阿茨费罗夫，其余的人，叶戈里雪夫连一个也不认识。

螺旋桨旋风似地呜呜响起来，窗外掀起一片黄尘。飞机在跑道上轻捷地跑了一段，随后便平平稳稳地离开了地面。箱子发出轧轧的响声，慢慢地向马特维和叶戈里雪夫身上压

过来。

马特维看着那些摇摇晃晃的箱子，胆怯地说：

“好家伙，要是真压下来，恐怕到了莫斯科，就只好让人收拾我们的骨头了。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停留的时候，应该把它重新垒一垒。”

“中途还得停留几站？”

“三站：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二十点左右，可到伏努科夫机场。”

“那么，到下午三点，我们就可抵达莫斯科了。”叶戈里雪夫计算了一下时间，说。“现在，按莫斯科时间是早晨八点，这里同莫斯科时差有五个小时。”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去过伏努科夫机场了，”马特维说。“从机场乘出租汽车，可以到任何一个旅馆。”

“我看，你不必住什么旅馆了，”叶戈里雪夫说。“你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至于应该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他没有说，斯特罗加诺夫也没有问。谈话就此中断了。

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他们用绳子把行李拴紧；在新西伯利亚，吃了一顿午饭，在喀山，却连机舱都没有出。他们急切盼望着尽快飞回莫斯科，因此觉得，他们如果坐在飞机上不下来，也许飞机起飞的时间会早一点。再有两个小时就要到莫斯科了。这一天，时间过得特别慢。

机翼下，一片片平整的田园徐徐滑过。叶戈里雪夫问：

“柯斯加和莲诺奇卡是不是你的亲生孩子？”

这个问题，提的似乎有点不得体，令人好生难堪。在提出这个问题前，叶戈里雪夫颇多踌躇，但他还是说出了口。这是因为如果再犹豫不决，那就没有时间打听清楚了。

“不，他们不是我的亲生孩子，”马特维回答说。

“你是从保育院收养来的吗？”

“也不是。不是从什么保育院……说来话长。当然，三言两语也可讲清楚。柯斯加和莲诺奇卡的父亲是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戈尔德贝尔格……这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已经去世了。他结婚很晚，夫人又早死，留下来两个孩子没人照料，所以，他来托尔察进行勘探的时候，也把他们随身带了来……在托尔察，他得了肺结核，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两个孩子以后就跟着我……就是这么回事。”

“你参加过那次勘探吗？”

“参加过……我最初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认识戈尔德贝尔格的，他接受我参加他们的勘探队……不过，那一次勘探的结果，毫无所获。戈尔德贝尔格后来回莫斯科去了，说得确切一点，是回到莫斯科郊区去了，因为那里有他的一座别墅……而我自己则在这个地区留了下来。我走遍了西伯利亚的东部地方，最后来到托尔察，一打听，原来戈尔德贝尔格也在那里。我就又和他联系上了……我们继续勘探，仍无结果，但是，戈尔德贝尔格坚信，我们所走的路线没有错……结果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两个孩子是他的，”叶戈里雪夫若有所思地说。“那么，他们回莫斯科该是没有问题了……”

“暂时不行，”马特维耸耸肩说。“得等他们长大了，然后再到莫斯科去上学。”

叶戈里雪夫叹了口气，接着摇了摇头。

飞机缓缓下降，作着陆滑翔。叶戈里雪夫凭窗眺望，看见了莫斯科大学的白色剪影。他听到马特维小声问：

“告诉我，斯捷潘，你干吗要到乌鲁格—赫姆来？我知

道，你是专门来找我的……”

“是的，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叶戈里雪夫瓮声瓮气地说。“再过一小时，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下了飞机，谢过驾驶员，便一同来到出租汽车站。叶戈里雪夫一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钟。

“你先上车，”他对马特维说。“我打个电话就来……”

他提上箱子，走进公用电话亭，把玻璃门紧紧关上。马特维坐在出租汽车上，从窗口探出头来看着他。叶戈里雪夫直拨娜达莎的办公室，一听是她的声音，他立即觉得喉头发紧，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好大一会功夫，他说不出一句话。

“喂喂，你是谁？干吗不说话？”娜达莎生气地说。突然，她安静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小声问：“是你吗？斯捷潘！你回来了！”

“是的，是我，我刚刚回来，娜达莎。”叶戈里雪夫用干哑的声音说。“请你马上回家来。你可以马上回来吗？”

“可以，可以，”娜达莎匆匆答道。

叶戈里雪夫把电话挂上，从公用电话亭走了出来。

“你怎么啦？”马特维从车窗口看着他，发现他脸色不好，吃惊地问：“不舒服吗？”

“不，我很好。”叶戈里雪夫一边说，一边走到汽车跟前。

“快上车。司机说，马上就开。”

“没事，来得及。”

叶戈里雪夫从口袋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烟抽着。

“你干吗这么愁眉苦脸？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马特维问。

叶戈里雪夫使劲抽了一口烟，把烟雾猛的吐出来，然后回答说：

“你找到了红宝石。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我也找过……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这块红宝石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马特维说。“是我们俩一起找到的，斯捷潘。”

“它不可能属于两个人……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寻找红宝石……”

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叶戈里雪夫轻轻地把车门关上。

“你怎么不上车？”马特维吃惊地说。“快把车门打开!”

“不必了，亲爱的，绝对无此必要!”叶戈里雪夫匆匆回答说。“我不会跟你一起走的。你坐到罗蒙诺索夫大街，找四十七号楼。这是一座新楼，有十层高。你可上到九楼，找二十四号房间……务必记住，门牌是二十四号……”

“斯捷潘!”

“请别打断我的话……你在门上一按电铃，马上就会有一个女人给你开门，她就是你爱的娜达莎……是的，是的，就是她！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五二年，在尤里亚河上的那场火灾中，她并没有死……你弄错了，马特维。她活着，你很快就会见到她的……”

马特维还说了句什么话，或者，他吃惊地呵了一声，也许，他一直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讲——这些，叶戈里雪夫均未留意，就是说，他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知道。汽车喇叭响了一下，车尾冒起一股青烟，缓缓地离他远去了……

叶戈里雪夫马上背转身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呆了有好大一会功夫。他感到有点呼吸不畅。莫斯科的空气中饱含着汽油味、烟味和灰尘，叶戈里雪夫刚从广阔的大自然中归来，呼吸不畅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对司机说：

“请开到索菲娅堤岸。”

绿色的灯光熄灭了，身旁光秃秃的灌木丛和小树林一闪而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泛着亮光，灰色的天空高悬在头顶……

叶戈里雪夫凝视着车窗外面，映入他眼帘的既不是空旷的田野，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小教堂，而是自己门前的台阶和正在沿着楼梯拾级而上的马特维。不知为什么他此刻想象中的马特维是一口气走上九楼的，却不是坐电梯上去的……马特维到了门口，按了电铃，给他开门的是娜达莎……他张开胳膊抱住她，脸对脸地看着她，她那美丽善良的眼睛不胜惊奇，涌满泪水，为他的到来放射出喜悦的光芒……他闻着她的体香，闻着那饱和着撩人情思、温馨亲切的铃兰香味。他把娜达莎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摸着她芳香柔软的身体，胸脯压在她那富有弹性的乳房上……

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刺激着叶戈里雪夫的心，他禁不住呻吟起来了。司机从反光镜里看了他一眼，赶紧放慢了速度……

“没事，走吧，到罗蒙诺索夫大街，”叶戈里雪夫说。

司机点头，表示明白。一座座熟悉的大楼，从眼前飞逝而过。叶戈里雪夫很快地看见了他所居住的大楼，看见了那么熟悉的九楼的一个窗户。这个窗户，跟其余别的窗户，并没什么两样。叶戈里雪夫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对着这个窗户说：

“再见了，我的爱神……再见了！”

这句话，他是在内心说的，并没说出声来。尽管这样，他仍然感到好象整条街道、整个世界都能听见似的。它象钟

声一样，一直嗡嗡地回响在他的耳际。

穿过罗蒙诺索夫大街，就是长长的莫斯科河防波堤。林业管理局高大的楼房就在眼前。叶戈里雪夫向司机付了车费，上了楼，走进他工作了三年的办公室。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快到下班的时候了。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正在用打字机打字，多尔科夫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茫无目的地乱画，库德里亚采夫工程师正在用计算机算着数字……所有他们这些人，在叶戈里雪夫看来，都显得又矮又小。叶戈里雪夫甚至感到惊奇，他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他们是那么猥猥琐琐、灰不溜丢呢；他们穿着整齐干净、裁剪入时的衣服，反而使本来的面目模糊不清了……天花板好象也比以前低了许多，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木匠用的胶水味和年长时久的灰尘味。

办公室的门开了，列别津斯基伸进头来看了一眼。他大概是找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有什么事，可是目光却落到了叶戈里雪夫身上。列别津斯基首先发现了叶戈里雪夫，便大声地说：

“啊哈！你到底还是想到要回来了。请吧，这边来。”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卓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停止了打字。所有的人，都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看着叶戈里雪夫。多尔科夫叹了一口气。叶戈里雪夫走进科长办公室，看见桌旁安乐椅里坐着党小组长费多罗夫。

“您好，”叶戈里雪夫向他打了个招呼。

费多罗夫点点头，眉头皱得紧紧的。

列别津斯基开了灯，把窗帘挂上，然后坐在桌子后面，眯起眼睛不说话。难堪的沉默持续了有几分钟。

“唔，”列别津斯基阴阳怪气地说。“玩得够意思吧？也许，

您会给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谈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当然我应该按时赶回来……”

“说得好轻松！您旷职这些天，竟然认为解释一下没有什么意义！”列别津斯基惊奇地说。“好嘛，真有您的！（他摊开两手，斜睨了一眼费多罗夫）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必要提醒您了，您自己考虑考虑您还能不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

“我根本就没有在科里继续呆下去的打算，”叶戈里雪夫懒洋洋地说：“我请求辞职。”

“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列别津斯基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他的声调里不无轻快之意。

“我要去搞我的本行！”叶戈里雪夫满不在乎地说，长出了一口气。

“那是您自己的事，我并不想找您的麻烦……当然，也不打算干涉您的私人事务。我们会按照您个人的愿望，为您办理退职手续，尽管由于您的旷职，我本可以……好啦，不谈这些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提了……你们这些人呀，可真叫人莫名其妙！这就是当代青年！他们全都这样！我说的对吗？费多罗夫同志！他们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在他们眼里就没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哎呀呀，你瞧，我们竟然还得和这样的人一起建设共产主义！”

“在您建设共产主义以前，最好还是先把别墅交出来！”叶戈里雪夫有气无力地说。

“什么……别墅！我不明白。”列别津斯基急了，手足无措，面色发白。

“您应当明白。就是您卖掉的那个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别墅。它是已故著名地质学家戈尔德贝尔格的遗产，继承权应

该属于他的儿女，而不是您……”

“我……我不知道，”列别津斯基吞吞吐吐，不能自圆其说。

“您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您还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休假，怕我一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您的把戏就会漏了底……不必担心，我不会揭发您，莲诺奇卡和柯斯加也不会告您的状，他们要那么豪华的别墅有什么用！只有象您这样的人，才需要靠别墅过日子！您就尽情地享受吧！多弄他几个别墅住一住，住腻了再高价转卖；多弄几个银行存折，把钱存得满满的，多买几部汽车，成天坐上去兜风！恐怕这还填不满您的胃口呢？我只向您提出一点建议，以后还是少谈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靠嘴巴子是建不成的！”

叶戈里雪夫一口气说完，转身走出科长办公室，连头也没回。已经下班了，集体办公室人都走光了。多尔科夫一个人在走廊里等着他。

“生气了？”他同情地说。“你是怎么搞的？伙计。”

“算了，别提了。”叶戈里雪夫说。

“该不是不舒服吧？”多尔科夫注意看着他。“瞧你的脸色苍白。你现在到哪里去？回家吗？”

叶戈里雪夫耸耸肩，顺着楼梯往下走。

“到我家里来吧，”多尔科夫三脚两步赶上他，对他说。“喝两杯，吃点东一西，再聊一聊……说真的，丹尼卡在别墅等着我。不过，她见了你一定很高兴……”

“也好，走吧，”叶戈里雪夫说。

他记起了班机航运时间表，想到，明天怕是坐飞机走不成了。再说，还需要办理财务手续，把自己在互助会存的钱取出来，再到母亲那里去看看她老人家。

电气列车停在水湿的、空无一人的车站旁，“呜——”的一声，飞驰而去。

时令已是秋天。乡间小道上，散落着一层败叶。白桦树光秃秃地挺立在路旁。没有绿树遮掩，多尔科夫的别墅象个孤儿，赤身露体地站在那里。

窗户是开着的，里面灯光明亮，电唱机的音乐从室内传来。

“她不喜欢寂寞!”多尔科夫戏谑地说。

果然，丹尼雅一见叶戈里雪夫，显得很高兴。不过，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把修饰得很漂亮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多尔科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酒，向丹尼雅点头示意：

“收拾一下!”

丹尼雅铺好桌布，拔出酒瓶塞子。她在餐桌上摆好小碟子。意味深长地看着叶戈里雪夫。

墙上原先挂着斯特罗加诺夫那张画的地方，留下一个长方形的晦暗的痕迹。

“啵，为你洗尘，干杯吧!”多尔科夫举起酒杯说。

“我不能喝酒，”叶戈里雪夫说。

“得了吧，现在正是应该借酒浇愁的时候……他被解职了。”多尔科夫向丹尼雅解释道。

“那就不要勉强他了，”丹尼雅小声地说。“干吗老缠着人家……”

“好吧，咱们这是充分的民主!”多尔科夫不好意思地说。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很响地打了个饱嗝，然后对丹尼雅说：

“放一张新唱片吧，我上次买的那一张。”

丹尼雅开了电唱机。一种音色低沉、曲调缓慢的音乐，咿

咿呀呀地响了起来。

“不是这个！”多尔科夫懊丧地说。“是那一张，墨西哥的……”

“嚷嚷什么呢，你？没有良心的东西!”丹尼雅回敬了他一句。

叶戈里雪夫走出屋子，坐在门前台阶上，身子倚着栏杆……夜已经很深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气。发黄的草地上映着灯光。稀疏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叶戈里雪夫倾听着夜的寂静，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会功夫。电气列车隆隆地从不远的地方驶过，传来了马蹄踩在湿泥地上的声音，马车轮子的轧轧声，屋子里，乐声如泣如诉，不久，便消失了。只听得丹尼雅说：

“睡吧！是时候了！”

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屋里灭了灯。风吹起了地上的湿叶。又传来了电气列车的声音。叶戈里雪夫打了个寒噤。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卷……他听见围墙外面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接着，篱笆门“吱呀”响了一声，一个灰白色的人影朝台阶走来。

这原来是娜达莎。

她扑到叶戈里雪夫身上，紧紧楼住他的脖子，吻他的眼睛、鼻子、嘴唇……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叶戈里雪夫象是身在雾中，他两腿发软，就势坐在台阶上。娜达莎紧挨着他坐下来，抓住他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

“天哪!”她娇喘吁吁，激动地说。“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斯捷潘！你干吗要走呢？你离开我要到哪里去？你以为我会把你忘记吗？难道一个女人会忘记象你这样的男人吗？我爱

你，知道吗？……我以前什么也不明白，我们回家去，瞧你挥身都冻冰了，我的亲爱的……”

叶戈里雪夫抚摸着她的头发，闭上了眼睛。

“你不想回去吗？”娜达莎失望地说。“你信不过我！你知道，我爱过马特维……马特维，他是我的青春，我生命中的光明和欢乐，但这已经过去了……命运给了我这种幸福，使我又一次见到了他的面……我看见了他，终于明白了，你对我的爱是多么真挚、诚恳，多么珍贵！我的整个生命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是我的良心，我的智慧，我的所在……你是我的温柔亲切的人，最亲最亲的人！不要赶我走吧，你随便讲点什么也好啊！我的爱神……我亲爱的孩子！”

叶戈里雪夫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不能跟你回去，”他嗫嚅着声音说。“情况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你指的是什么？”

“我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娜达莎……”

“到哪里去？”

“到需要我的地方……”

“我和你一起去！”

“你是搞建筑的……那儿没有城市。”

“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你愿意丢掉你的设计吗？愿意抛弃自己的理想吗？”

“无论如何，我也要同你在一起！”娜达莎说。她悲喜交集，挂满泪珠的脸上，露出真挚的微笑。“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的设计就是我的心。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我就永远忘不了为人民设计美丽的住宅……回去吧，亲爱的，我永远不会放

你一个人走，永远、永远同你在一起！……”

“是呀，我说您就起来回去吧！笨家伙，看您象个石头似的，什么也不懂！”叶戈里雪夫听出来是丹尼雅的声音。回头一看，她正站在门口，温情脉脉地望着他。她把睡衣拉拉直，盖住她那圆鼓鼓的乳房。她的嘴唇在微微发颤。“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人都象您这样，哪个女人能不爱！”

叶戈里雪夫从台阶上站起来，挽着娜达莎的胳臂，两人一起朝电气列车走去。

车内空无一人，窗外夜浓如墨。

他们上了自己住的九层楼。电梯间虽小，叶戈里雪夫也不觉得憋闷的慌了，因为是和娜达莎在一起！

娜达莎开了门，他们肩并肩走了进去。

餐厅里亮着灯。

娜达莎意味深长地朝卧室看了一眼，神采飞扬地望着叶戈里雪夫，羞答答地说：

“瞧，我们到家了。”

叶戈里雪夫脱掉鸭舌帽，问：

“马特维呢？马特维在哪儿？他走了吗？”

“他不肯多呆，”娜达莎声音放得低低的，说。“他坐了一会……我们说了会话……平平常常，好象不久前还见过面似的……后来，他走了。走到门口，他转过身子，给了我这块红宝石……门轻轻地关上了……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是马特维！”

叶戈里雪夫走到桌前。

那块红宝石就放在桌子中间。它不是红色的，而是一种绿中带褐色，乍一看，和普通的鹅卵石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却是红宝石。真正的红宝石。

马特维把它留了下来，留在相爱的人儿的记忆中，那是永难忘记的……

……第二天早晨，电铃响了。娜达莎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位身穿蓝制服的民警，腋下夹着一个公文皮包。他举起手来，敬了个礼，然后彬彬有礼地说：

“请原谅打扰您了。你们打听的斯特罗加诺夫公民的住址，现将查询结果报告如下：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斯特罗加诺夫公民，住在乌鲁格—赫姆市中心大街门牌六十八号。”

“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个地址，”叶戈里雪夫说，挽着娜达莎的胳臂。“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这就是我要讲的红宝石的故事。红宝石，它是一种未来的石头。

它赋予钢以特殊的硬度。

它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人。每个人都应当自己为自己寻找红宝石……它是买不到的，从朋友那里也借不到……

马特维和叶戈里雪夫各人都为自己找到了红宝石。娜达莎也找到了。亲爱的读者，您找到了吗？

1979 年 12 月 21 日译于北京

书　号：10203・008
定　价：　　0.53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霏凡论坛 BBS.CRSKY.COM

观者 OCR、一校

20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05:27:51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96397